

書叢本基學國

解集子非韓

註集慎先王

行發語言印物國

卷



韓非子集解

卷一

初見秦第一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張儀說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補注云：張儀誤。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四年韓世家屬之王安五年。秦攻韓紀表未書。始皇十三年用兵於趙。十四年定平陽武城。宜安而後從事於韓。則非之使秦當在韓王安六年。紀表為是。吳師道以非為韓王安五年使秦。據世家言之。不知作五年者。史駁文也。又案趙本篇目頂格。下同。不復出。

臣聞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言下並有為字。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而不當策作言。

不審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唯大王裁其罪。亦當死。而言國策高誘注：訓裁為制。失其義。臣聞天下陰燕陽魏。

燕北故曰陰。魏南故曰陽。先慎曰：爾雅：裁度也。罪即指上言而不當。臣聞天下陰燕陽魏。燕在陰。魏在陽耳。周禮：柞氏疏引爾雅：山南曰陽。山北曰陰。陰陽隨山水。所指無庸取大小為說。連荆。

固齊收韓而成從。作收餘韓成從。將西面以與秦強為難。強秦先慎曰：虛說非強音。其兩切。臣竊笑之。世。

有三亡而天下得之。知三亡者得天下。虛文昭曰：天下得亡之形也。舊注：謬甚。宋本三亡作二亡。注同。

脫張文虎曰：三亡即下所云。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本脫依秦策三端也。天下。

而並同。不當作二。顧張說是。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慎曰：先。

乾道本無以逆攻順者亡。句張榜本有與策合是也。上言三亡。此不當少一。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

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十百萬○先慎曰：策作張軍數千百萬，姚本云：曾作張軍聲，案有聲字者是也。此魯

之士民，應不止此。况自張其聲乎？十涉下而誤。其頓首戴羽為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盧文弨曰：策無此下二

說文：頓，直項也。頓字無理。孫詒讓曰：頓首，疑作頓足。下文頓足徒跣，犯白刃，蹈鏑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

正與此文相應。是其證。王先謙曰：文選羽獵賦：賁育之倫，蒙盾負羽，後漢賈復傳：被羽先登，謂繫鳥羽為

標識也。戴與負被其義一耳。千當為干，形近致誤。干犯也。不至千人，皆以言死，謂未至犯敵。白刃在前，斧

人時，皆言必死。先慎曰：頓首當依策注，作頓首猶言抗首也。頓足亦通。然與戴羽文義不貫。白刃在前，斧

鑕在後，而卻走不能死也。及下非字，有跟字，是合也。非二字而誤。當依此訂正。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

不能故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信，故士民不死也。○先慎曰：不能故，策作不能殺，案殺乃故

能賞罰，無信正不能之實。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俞樾曰：事者治也。高注：呂氏春秋

也。若作殺，則文氣不屬。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一，用意之事。蓋事訓治，故一一用意謂之事也。此言有功無

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

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盧文弨曰：聞戰，頓足徒跣。○先慎曰：張儀傳：秦人捐甲徒跣，以趨敵，秦人懸衽也。郭注：脫衣而見體。史記：犯白刃，蹈鏑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

與斷生者不同。○先慎曰：拾補者作也。虛文。而民為之者，是貴奮死也。○先慎曰：策無死字。高注：奮勇也。夫一人奮死，可

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尅天下矣。○先慎曰：四對字，策作勝。今秦地折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故秦戰未嘗不尅，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開地數千里，此其大功也。○先慎曰：策其作甚，是也。先言秦之功極大，為下霸王之名不成，作反勢若作其，則

文氣平實其當
為其之殘字
慎曰異故
然其兵甲頓
士民病蓄積索
田疇荒困倉虛
四鄰諸侯不服
霸王之名不成
此無異故
○先

東策作中誤當依此訂下云
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
○先慎曰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齊
○先慎曰

之清濟濁河足以為限
○先慎曰策作濟清河濁
長城巨防足以為塞
○先慎曰水經濟水注平陰城

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壘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漢尚存續漢郡國志濟北國盧縣下劉昭注引
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先慎曰策作鉅坊案鉅字通坊誤當作防史記亦作

防齊五戰之國也
○謂五破一戰不剋而無齊
○為樂毅破齊於濟西○先慎曰見齊世家無字由此觀之

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聞之曰
○先慎曰且下削迹無遺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言禍敗之迹削去本

以齊為戒○虛文昭曰策作
削株掘根顧廣圻曰當從策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江南
○虛文昭曰吳師道云都言秦宜

作湖今按吳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清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湖清濟都同字湖是清
之譌王先謙曰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取江南六國表云秦所拔我江旁反秦楚世家所謂江旁十五邑也先慎曰

蘇秦傳集解引戰國策云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湖然則五湖在洞庭案說誤讀策文耳
高注鄧楚都也洞庭五湖皆楚邑也索隱五湖五處洲也劉

伏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
陳城六國表作王走陳白起列傳作東走徙陳故云伏謂竄伏也又曰此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事

秦策以此篇為張儀說秦王案儀以秦武元年去秦入梁後足以前三十三年矣又下
當此時也隨荆以

兵則荆可舉荆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
○文顧廣圻曰弱策作強高注言以強於齊燕遼

於秦非兵力所能驟及我滅敵勢強則齊燕自畏而親附故但中以凌三晉○盧文弨曰張本然則是一

言弱也下文兩言翦齊燕尤其明證策誤高順文為說亦未合

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荆人為和○昭王先謙曰史記秦紀

南郡王與楚王會襄陵此所謂軍退復和也楚世家襄王二十三年六國表昭王二十一年令荆人

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奉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下文所謂與秦為難也

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顧廣圻曰策無稷字以廟字句絕令

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為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於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

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云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

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十字

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為難故失霸王之道若

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

存而全句轉可據補先慎曰令字下屬是也立社稷主四字不誤白虎通社稷篇云土地廣博不可偏敬

五穀衆多不可一祭立社稷而祭之故謂之社稷主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先慎曰以天下又比

策無稷字自是脫文必欲以四句為對文亦太泥矣

周而軍華下○顧廣圻曰周當作意下文世家參下秦昭王九年魏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一十年齊韓魏趙

宋中山共攻秦文蓋指此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首在隴蜀尾沒勃碣張守節所謂自南山華山渡河

東北盡碣石者是函崱諸山皆華嶽支麓故函谷亦得稱為華下戰國之兵始終未踰秦關一步華山之

下固非天下所能軍大王以詔破之兵至梁郭下○先慎曰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

也此意猶言合謀

荆趙之意絕荆趙之意絕則趙危趙危而荆狐疑○盧文弨曰策作荆狐是顧廣圻曰狐當從策作狐衍

疑字不誤盧顧說非先慎曰彼趙云破膽則楚云狐疑趙既云危則楚不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

得僅云狐疑也孤危之與破膽狐疑語音輕重大相逕庭從策作孤為是

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魏氏為和○王先謙曰據史

記六國表魏世家

秦昭王三十二年魏安釐王二年也秦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又穰侯傳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

侯國大梁納梁大夫須賈之說而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帥其事也

立社稷主置宗廟令面以與秦為難句說詳上下西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

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穰侯營私邑謀秦故非諷云兩國之王先謙曰高注穰侯魏人治猶相也穰

死下文明斥其非不須諷也史傳云宣太后異父弟姓魏氏其先楚國之則非耳人是故兵終身暴露於

外士民疲病於內字此句不得更言暴露者零之假借暴謂日靈謂雨也其策文下句言游病游露同

同高注可證先慎案此及策並當作暴靈於外游病於內靈乃需之借字說文需雨霽也詩定之方中傳

靈落也零當作需亦假靈為之鄭風零露漙漙兮正義本作為需云靈落也是靈落即需落矣暴靈二字之

人多見暴露疲病少見暴靈游病故改靈為需改游為疲而古義俱湮矣淺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

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趙居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北韓之東故曰中央兼四國

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邯鄲無險固故曰不便下不能盡其民力當從秦策作

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曰不能盡其力足矣上文曰脈令不治賞罰不信此彼固亡國之

形也而不憂民萌改作氓如周禮途人以興勸利萌說文引作萌而今本皆作氓又說文衆萌字毛本作

氓之類是也幸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上黨大王以詔破之拔武安武安武安君將趙四十萬

拒秦秦將白起坑括四十萬當是時也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邯鄲不守下當有是字

衆於長平下故曰拔武安拔邯鄲筦山東河閒曰策作完河閒無山東二字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

此與下文然則是趙舉拔邯鄲筦山東河閒曰策作完河閒無山東二字先慎曰完即筦字殘闕當依此

訂正樂記鄭注。樂猶包也。謂秦軍包舉其地。可闢乃河間之譌。改從張榜本。趙本。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華。○順廣折曰。羊膺高注。羊膺塞名也。絳上黨。廣折曰。當從策。代四十六縣。策作三疑。是。上黨七十縣。○順廣折曰。七十策作十七。王渭云。即趙策。今作絳。代上黨。策作三疑。是。上黨七十縣。○順廣折曰。七十策作十七。王渭云。即趙策。今

七。不用一領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代上黨不戰而畢為秦矣。○先慎曰。乾道本代上有以字。盧文

字疑。即上句也。字譌。衍先。慎按。張榜本亦無。今據刪。東陽河外不戰而畢。反為齊矣。中山呼池。以北不戰而畢。為燕矣。○先慎曰。秦

皆趙地。故下云。趙舉。然則是趙舉。趙舉則韓亡。○先慎曰。策作然。則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不能獨

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拔荆。東以弱齊。燕。○先慎曰。乾道本燕上有強字。盧文弼云。衍強字。凌本

馬之口。以沃魏氏。○盧文弼曰。沃。策作流。王先謙曰。水經。河水注。黎陽縣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謂之鹿

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魏世家。無忌說。魏王曰。決焚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是一

後。王賁攻魏。卒引河溝。灌大梁。而取之。先慎曰。沃流二字。義同。說文。沃。作漢。灌。也。高注。流。灌。也。是一

舉而三晉亡。從者敗也。○先慎曰。高注。從者。山大王垂拱。以須之。○俞樾曰。策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

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天下編隨而服矣。○先慎曰。拾補編作編。服作伏

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天下編隨而服矣。○先慎曰。拾補編作編。服作伏

同。吳師道補注。作編。云。以繩次物。曰編。張本。凌本。此亦作。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

編字。順廣折云。藏本。同。今本編作編。誤。先慎案。吳說是。霸王之名。可成。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復與趙

氏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棄霸王之業。地會不可得。○盧文弼曰。管策作尊。先乃取欺於亡國。是

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而不亡。秦當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士卒。以攻邯鄲。不

能拔也。棄甲兵弩。戰竦而卻。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卻字。順廣折云。今本兵作負。誤

作怒吳引作擊不合先慎案而下當有卻字依今本增葉甲兵弩四軍乃引而退并於李下○先慎曰乾

字不成文兵當作與說文與古文作虞兵作扇二字篆形相近而誤○先慎曰復

李作李○盧文昭云復乃復之譌李吳注引韓作李先慎案李乃李之誤大王又并軍而至○盧文昭曰至

策作李高注李下邑名在河內張榜本趙本復作退李是今據改○盧文昭曰運或改作軍顧廣圻曰又

張榜本與戰不能剋之也○顧廣圻曰又不能反運罷而去反運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為餽罷而去為一

句罷讀為疲策作又交罷卻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俞樾曰運乃軍之誤上云大王又并軍而至此

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先慎曰顧

說較長不能及運言饋運不繼也文義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先慎曰固下當有以內者量吾謀臣外者

甚順當從之張榜本運作交依策改非○先慎曰固下當有以內者量吾謀臣外者

極吾兵力由是觀之○先慎曰張榜臣以為天下之從幾不難矣不難矣先慎曰乾道本難作能盧文昭

云案注是難字策作豈其難注曰上當有故字王渭云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案田疇荒困倉虛外

能當作難○先慎按張榜本作難今據改幾猶殆也願大王有以慮之也○先慎曰高

者天下皆比意甚固○俞樾曰皆字衍文蓋即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先

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將率天下甲兵百萬左飲於淇溪○先

趙本溪作裕盧文昭云裕策作谷先慎按御覽六十四八右飲於洹谿○盧文昭

百九十六事類賦二十一引飲下並有馬字無谿字下同○先慎曰策作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先

慎曰御覽事類賦並引以與周武王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戰一日○先慎曰策于下有領字張榜本趙

作洹水竭淇水不流○先慎曰策于下有領字張榜本趙

太公望為號到牧野而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傷也○先慎曰高注傷慈知伯率三國

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而灌之三月○盧文昭曰秦策趙策俱作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鑽龜筮占

兆以視利害○盧文昭曰策作錯龜數筮此筮上疑脫一字顧廣圻曰筮當從策作數筮二字案師邪篇

策止一讚字其數筭必何國可降乃使其臣張孟談於是乃潛行而出○先慎曰乾道本潛下有於字張

與策同當依以訂正○無於字案於疑游字之謬蓋韓子作游他本作行讀者旁注異文轉寫並存又以形近譌為於耳游者泗

水也此時城為水灌不沒者三版故泗水而出孫詒讓云十過篇云趙孟談曰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

之君潛下亦無於字先慎曰乾道本無反字顧廣圻云今本知上有反字策同先慎

案趙本正無於字今據刪反知伯之約○案有反字是今據補高注知伯與韓魏攻襄子張孟談辭於韓魏

韓魏與趙同故曰得兩國之衆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復襄主之初○虛文昭曰策作以成襄子今秦地折

反知伯之約也長補短方數千里名師數十百萬秦國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

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天下二字不重可作何無而字虛文昭云一本此上臣昧死願望見大王○先

慎曰策無願望字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

姚校劉作願望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誠

聽其說○虛文昭曰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張文虎曰依上文親

上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為王謀不忠者也○先慎

存韓第二

韓事秦三十餘年出則為扞蔽入則為薦薦○出貢以供若薦薦居人下先慎曰乾道本秦特出銳師取韓地而

隨之地也○先慎曰韓字當在而下取地略怨懸於天下功歸於強秦○王謂曰秦當作趙先慎曰秦字且夫

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今臣竊聞貴臣之計。○先慎曰：乾道本今下有日字。盧文弼云：日字衍。張本無。今據刪。舉兵將伐韓。夫趙氏聚

士卒養從徒。○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從下有徒字。今據補。欲贅天下之兵。○續也。明秦不弱。則諸侯必滅宗廟。○先慎曰：諸侯

宗廟必為秦滅。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計也。今釋趙之患而攘內臣之韓。則天下明趙氏之計矣。○韓為內臣。秦猶滅之。則天

下從趙攻秦。計為得矣。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修守備。戒強敵。有蓄積。築城

池以守固。今伐韓未可。一年而滅。拔一城而退。則權輕於天下。天下摧我兵矣。○先慎曰：說文。摧折也。韓叛。則魏應

之。趙據齊以為原。○若山原然。○顧廣圻曰：原當作厚。舊注誤。如此。則以韓魏資趙。假齊以固其從。而以與爭強。○先慎曰：與趙

之福而秦之禍也。夫進而擊趙不能取。退而攻韓弗能拔。則陷銳之卒。勲於野戰。○盧文弼曰：負任之旅。○張本作勤。

罷於內攻。○勞餉者。則合羣苦弱以敵而共二萬乘。○王渭曰：當衍而共二字。非所以亡趙之心也。○顧廣圻曰：趙當作韓。亡韓貴人之計也。均

如貴人之計。○均同也。謂同其計而用之。○盧文弼曰：張本人作臣。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廣圻曰：質如字。射的也。舊注誤。○顧

以金石相弊。○弊。盡也。盡以召士。○盧文弼曰：馮氏云：言其時之久也。注解謬。石何以召士。王渭曰：文選

兼。天下之日極。言其非計。則兼天下之日未也。今賤臣之愚計。○先慎曰：乾道本愚。上有遇字。顧廣圻云：遇即愚之誤。而

衍者。今從藏本。使人使荆重弊用事之臣。○先慎曰：重弊。猶言厚賂。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以安其心。從韓而伐

趙。趙雖與齊為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趙則韓可以移書定也。○先慎曰：韓。乾道本作轉。盧文弼云：藏本

收韓明矣。顧廣圻云：今本轉作韓。誤。此言定荆魏。俞樾云：轉字無義。趙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為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

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改轉為韓是也盧顧以上文已云從韓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
今案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
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為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第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
後人不達其義妄補韓字以實之盧顧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先慎案俞說是張榜本
轉亦作韓是我一舉二國有亡形國指齊趙則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用也以
今據改

秦與趙敵衡加以齊今又背韓而未有以堅荆魏之心夫一戰而不勝則禍構矣計者所以定事也不可
不察也韓秦強弱如顧廣圻曰韓當作轉俞懋曰韓秦強弱各本皆同顧氏謂當作轉誤先慎曰顧說是
一定強弱隨之若韓之在秦為天下兵質則秦必弱如非之計齊趙可亡荆魏必服則秦弱矣秦計
強弱豈非所敢言乎

意伐之心敬夫云意秦之伐之也張本凌本作我趙至殆也見二疏先慎曰乾道本疏作疎今依改非所以強於諸
侯也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閒焉不可悔也盧文昭云先慎曰乾道本大字脫張凌本有夫字閒作開

作閒顧廣圻云開當作閒反開也先慎案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先慎曰乾道
盧校是今據改存韓文止此下乃附見其事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甚以為不然○先慎曰

子字俞懋云子字衍文韓非因聞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甚以為不然○先慎曰
舉誤衍子字義不可通趙本無子字亦當從之先慎案張榜本亦無子字今據刪甚以為不然○先慎曰

有臣斯二字盧文昭云舊本不重一本有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昭曰腹心舊本倒虛
先慎案臣斯二字誤覆以下皆李斯言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盧文昭曰腹心舊本倒虛

處則核然核妨心腹虛也而病本音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為妨核音艾也○盧文昭曰腹心舊本倒虛
則發矣謂疾得冷卒然而走必發矣喻秦雖加恩於韓有急韓為一臣之心必見矣○顧廣圻曰虛處溼

也按此當以虛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
舊注皆誤以極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

也按此當以虛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
舊注皆誤以極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

也按此當以虛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
舊注皆誤以極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

也按此當以虛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
舊注皆誤以極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

也按此當以虛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
舊注皆誤以極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

也按此當以虛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
舊注皆誤以極處則核然若居濕地為句虛乃衍字也蓋即處字之誤而覆者著而不去為句以極走

憂矣為句極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注並云極讀為亟。是其證。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為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訓極為困。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而刪走字。未得其旨。先慎曰。俞說是。乾道本注。洽作令。今依趙本。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為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俞越曰。報讀為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趙當作秦。夫韓不服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王潤曰。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為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崎塞之患。○先慎曰。謂諸國兵將復至函谷。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為重於韓也。○先慎曰。非之來。秦為存韓也。則韓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闕陛下之意。因隙說。雖為秦心。必為韓故。云為重於國。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淫而聽納之。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為計矣。疑伐也。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人見大王。見因內其身而勿遣。○盧文弨曰。凌本大王。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為市。則韓可深割也。○王先謙曰。韓遣韓非入秦。在王安六年。其時滎陽上黨悉已入秦。存者獨潁川一郡地耳。非存韓之說。不得已而為宗社計。李斯所云深割者。即盡入其地之謂也。○因令象武曰。象當作蒙。蒙武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先慎曰。蘇即荆蘇。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先慎曰。荆疑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秦遂遣斯使韓。

也。李斯往詔趙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勦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時五諸

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先慎曰：韓世家釐王二十三年，趙魏共伐韓，韓使陳釐告急於秦。秦

一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

韓自懿侯後，事見世家者，如昭侯十一年，如秦宣惠王十九年，以太子倉質秦，襄王十年，太子嬰朝秦，

釐王時兩會秦王，非不世世事秦，而無世不被秦兵，常出兵佐秦伐諸侯，其得秦救，惟釐王二十三年一

役而已，所謂戮力一意以不相侵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先

特策士之游談，初無關於事業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先

曰：秦昭王九年，齊魏韓共擊秦於函谷，十一年，齊韓趙魏宋中山五國共攻秦，韓襄王十四十六年，事也。

先慎曰：乾道本關作闕，虛文昭云：藏本作關，下云：先為鴈行以攻關，先慎案：關乃關字形近而譌，即函谷

關，今據藏本改。諸侯兵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先慎曰：秦割地以和，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

而先攻荆。○先慎曰：據表記，世家：秦昭王二十七年，楚頃襄王十九年，韓釐王十六年也。自是連

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先慎曰：謂與秦為兄弟也。已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

中國，展轉不可知。○先慎曰：展轉猶反覆也。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十五年，攻韓，取十城，未知即此事。

否，四十七年，秦即攻上黨，亦未嘗解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先慎曰：乾道本

張本人作臣，先慎案：下文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先慎

亦作臣，作臣者是今據改。疑衍上文，夫趙氏聚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先慎曰：乾道本不重欲伐秦

士卒無兵字，即其證。凌本補：顧廣圻云：藏本重欲伐秦三字，非也。先慎案：重三字，文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

襄較足，未必乾道本獨是，而衆本皆非也。顧說太泥，今據補。

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者於韓。○王先謙曰：此言魏遣使於秦約共攻韓。秦欲送其使於韓，所以誑恐之。今秦王使臣斯

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羸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先謙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下有得字，今據補。

請歸報秦韓之交必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邪？臣斯願得一

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於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

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於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

鼓鐸之聲於耳。○先謙曰：邊鄙殘國，固守於上，脫盈字。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於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

夫棄城而敗軍。○顧廣圻曰：敗軍當作軍敗。軍句絕，敗下屬。王先謙曰：言割城而又敗其軍於義自順，無庸倒文。則反掖之寇，掖也。○虛文昭曰：反於掖

下言內變將作也。注迂晦。王先謙曰：謂韓本國之寇與下秦與兵對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先謙曰：乾道本不重聚散

國無軍重聚散二字語乃明顯。今據補。城固守，與上城盡對文。無使字是。則秦必與兵而圍

王一都之為都者，臣知五人，是也。韓世家：公仲請王賂秦以一名都。楚陳軫言：得韓之名都一，正與此

文一都相類。道不通，則難必謀。○王先謙曰：說文：慮難曰謀。其勢不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顧廣圻曰：用

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於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

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先謙曰：乾道本無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見字，今據補。今使臣不通，則韓之

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察圖之，而賜臣報決。○趙用賢曰：此當時記載之文，故并敘李斯語。

難言第三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纒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比於班，洋洋美，顯有編次也。○虛文，張曰：順

比不拂逆也。注言順於慎，比於班，轉難解，凌本澤。敦厚恭祇，林引作敦厚恭祇，是也。今據改。鯁固慎完，

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先慎曰：乾道本拙作拙，順廣圻云：藏本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

摠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先慎曰：意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僭而不讓。○先

乾道本僭作僭，拾補急下旁注，意字虛文，張本意作急，探一作深，凌本潛作僭，順廣圻云：今本急作

也。疏遠之臣，慮事廣肆，並及人主之親近，以刺取其向背，閱大廣博，妙遠不測。○先慎曰：意林則見以為

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順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家作織，誤。虛文，張曰：張本作言而

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順廣圻曰：逆當作說，難篇所謂米鹽博辯也。作家字是。選，五

弗如字者，非今本因之，改弗作不，尤誤。列女傳：不拂不寤，亦用寤字。言而遠俗，詭躁人閒，則見以為誕。○

慎曰：釋名：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先慎曰：儀禮聘記云：辭多

官辭多，殊釋文學。○王先謙曰：殊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先慎曰：乾道本性作信，虛文，張曰：張凌本

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舊事說：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

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

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先慎曰：乾道本難言作不少。顧廣圻云：今本不少作難言，誤。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愛臣第四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故危其身上逼。人臣太貴，必易其主。○盧文昭曰：一作人臣太擅。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

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不相從服。臣聞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王謂

作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姦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

大，天子之害也。羣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將相之管主而隆國家。○孫貽讓曰：日本蒲阪圓本作後主而

凌本同，非八經。篇家隆劫殺之難，貽讓案：管主後主並無義。管當作營，形近而誤。營主謂營惑其主也。此淮南子原道訓高注營惑也。隆國家當依蒲阪圓本。刪國字。隆家言排諸大家使爭鬪，詳後八經篇。此

君人者所外也。君當疎外，斥遠之。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先慎曰：乾道本

三句顧廣圻云：今本也。下衍十四字，先慎案：下四美，即指此身位威勢而言。少三句，則下四美無著。今據補。此四美者，不求諸外，不請於人，議之而得之矣。先

慎曰：識當作義，義者事之宜也。人君合其宜，則得之矣。故曰：人主不能用其富，則終於外也。既不能用富，臣則竊之。○先慎曰：富此

君人者之所識也。昔者紂之亡，周之卑，皆從諸侯之博大也。殷諸侯文王周諸侯秦襄王。○先慎曰：從當

又改為從。下文皆以羣臣之太富也。晉之分也。趙魏齊之奪也。簡公也。皆以羣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

以弑其君者。○先慎曰：子罕劫宋子之奪燕，皆以類也。○孫貽讓曰：以類當作此類。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從此術也。是故

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臣雖有貴賤質之以備。謂薄其賞賜也。臣贊則易制。○王先謙曰：廣雅釋詁，故不赦死，不宥刑，赦死宥刑，是謂威淫。社稷將危，國家偏威。君威散，臣威成，故曰偏威。○先謙曰：是

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俞樾曰：威字衍文，藉當讀爲籍，詩韓

古注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卽此籍字之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藉於六蓋，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晉大臣之祿雖大，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藉於士卒，臣

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威淫及國家。黨與雖衆，不得藉於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偏威而誤衍威字。舊注不解威字，是舊本猶未衍也。黨與雖衆，不得藉於士卒，故人臣處國無私朝。

居軍無私交，其府庫不得私貸於家。樹福也。此明君之所以禁其邪，是故不得四從。○四鄰之國，自私

注說非也。此四從四典，謂通謂乘也。左文十一年傳注，駟乘四人共車，從謂從車，皆論貴臣隨從。車乘之事，下云不載奇兵，卽蒙上四從而言。史記商君傳，趙良曰：五羸大夫之相秦也，行於國中，不從車

乘，不操干戈。又曰：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駢乘。參乘爲駢乘，四乘爲駢乘，二者略同。商君正以從車載兵甲，故爲趙良所責。可證此文之義。先謙曰：四從孫說是舊注，當在居軍無

私交下傳寫不載奇兵。○王先謙曰：淮南墜形訓高注，奇隻也。奇兵佩刀劍之屬，與上四從對文，不載謂

誤置於此耳。不載奇兵，不載以從戰國策，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卽此義也。惟傳違以備非

嚴峻，此法制已然者，非之言此，特以中其意。非傳非違，載奇兵革，罪死不赦。此明君之所以備不虞者也。

主道第五

道者，萬物之始。物從道生。故曰始。是非之紀也。彰故曰紀。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先謙曰：乾道本注，可作

亦今據張榜本。趙本改。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得其紀也。故虛靜以待，命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

則知動者正也。○俞樾曰：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智而爲智者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

則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臣因欲雕琢以稱之。○盧

文詔曰。自將二字疑。倒當與下文一例。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君見其意。臣因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

去智。臣乃自備。好惡不形。臣無所效。則戒而自備。○王念孫曰。去舊去智。本作去智去舊。惡素為韻。舊備

篇不恭祖舊。與備為韻。皆其證也。後人讀舊為巨。救反。則與備字不協。故改為去舊去智。不知古音智屬支部。備屬之部。兩部絕不相通。自唐以後。始溷為一類。此非精於三代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故有

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先慎曰。當作有賢而不以行。與有智而不

賢去勇不作。去行是其證。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君智則臣去賢而有功。去君賢則臣去勇

而有強。去君勇則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溲乎其無功。其所願

廣圻曰。溲讀為窶。正字作慶。說文云。空虛也。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懼乎下。○盧文詔曰。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

斷事。故君不窮於智。用臣智。故賢者敕其材。○盧文詔曰。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

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盧文詔云。子字衍。顯廣是故不賢而為

賢者師。君雖不賢。為賢者師。賢臣之師。不智而為智者正。為臣之正。○先慎曰。乾道本為下有上字。盧文詔云。為下衍。上字

刪。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字為是。正成經。又相均也。據舊注。則所見本文勢讀之。無功。此之謂賢主之經也。

法經也。道在不可見。君道必使臣不可見也。○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闡見疵。○先慎曰。人不知虛靜。見而不

盧文詔曰。張本不提行。

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合閱焉。官有一人。○顧廣圻曰：搗推篇有作置。勿令通言。則萬物

皆盡。○各令守職。勿使相通。情既相猜。則自盡矣。函掩其跡。匿其端。○虛文弼曰：掩字疑是注。凌本無。顧廣

下誤。孫詒讓曰：函當為亟。函俗作函。形近而誤。爾雅釋下不能原。則先慎曰：原當作緣。緣因也。掩跡匿端。

詰云：亟疾也。此當以亟掩其跡為句。顧讀非。虛校尤誤。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

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作緣字。是其證。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

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軌柄固。則人意望絕也。○先慎曰：各本望上有能字。拾補

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望字。誤。此當衍能字。先慎案：無望字者。因上有絕其能而妄刪。不謹其閉。不固

其門。虎乃將存。○權柄不固。則篡國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

其主之側。○顧廣圻曰：句絕為姦臣。○王念孫曰：臣當為匿字之誤。匿謂為惡。讀居君側而為姦惡也。逸

上威。百匿即百惡。明法篇比周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惡。漢書五行志朔而月克東方謂之仄。惡。善大傳

作側。匿是匿與。惡古字通。主所與虎為側。側匿。武賊為韻。若作臣。則失其韻矣。顧廣圻曰：臣當作以。以正

先慎曰：王說是。聞其主之忒。○王念孫曰：聞蓋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顧廣圻曰：餘當作閉。其門。奪

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顧廣圻曰：刑讀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人

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

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財利相應。此緣聲同而誤。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先慎

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明作名。今據改。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

退以為寶。○先慎曰：靜退當作虛靜。此承上虛靜以待令而言。下不事操，不計慮，而知巧拙，福不自操事。

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不約而善增言。

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俞樾曰：增字義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子不約而善會，亦即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會，又誤為增耳。先慎曰：約當作事，言已應事已增，正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

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責其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專以作其事，按當作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脫藏本有先慎案：二柄篇亦有得字。今據

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不當。○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

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盧文弨曰：是故誠有功，則

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顧廣圻曰：此句下有脫文。先

不驕也。

不驕也。

卷二

有度第六 ○先慎曰：乾道本六作七，據趙本改。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強為不曲法從私。○盧文弨曰：注奉法者弱，則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

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荆以亡。荆全之時與荆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遂殊者則由奉法有強弱故也。○顧廣圻曰：氓當作民。下二句同。舊注

未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顧廣圻曰：襄當作昭。下同。史記年表世家：燕無襄王。下文云：殘齊

在昭王二十八年。或以一謚襄也。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襲謂重繞在外。謂燕都在薊。涿方城在外。猶左傳言表裏也。涿與方

城二地。注誤。方城見燕世家。漢志：涿屬涿郡。薊方城屬廣陽國。方城詳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

者輕。謂鄴國得燕爲黨者。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顧廣圻曰：當云：攻燕救趙。年表五年：擊燕二十年救邯

鄴二十一年救趙。又世家：取地河東。文昭曰：注河東故南燕國所在。凌張本作故南燕之地。無下河東二字。家二十年云：趙得全也。

德之誤。作得之。先慎曰：此蓋五年。擊燕所得。注謂燕人與魏非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顧廣圻曰：魏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魏

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勝於淇下。雖陽之事。荆軍老而走。○先慎曰：注趙本爲老。作而。老。師久爲

蔡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先慎曰：乾道本無

本有今據補。故有荆莊齊桓。則荆齊可以霸。○先慎曰：乾道本桓下有公字。盧文弨云：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

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謂

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

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授之以

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以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

周能由譽進所以比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

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先慎曰上行字當作法好賞惡罰

公法去私行行公法下行私重輕公法奉公法廢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

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既多遮相隱蔽雖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

無功邪臣朋黨則忠臣橫以非罪而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先慎

良下無臣字盧文弼云之所以三字衍一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良下有臣字先慎案注云則良姦邪

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姦臣進也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王渭曰輕公法矣

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顧廣圻曰能當作態態人即荀子之態臣見臣道篇先

近習能人之心即其證乾道本不壹至主之廷先慎曰趙本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

非所以尊君也君之徒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先慎曰乾道本無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不移故也盧文

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召曰注下移誤不移故臣曰亡

國之廷無人焉先慎曰此篇多本管子明法篇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

相尊而不務尊君先慎曰張榜本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

大臣務相尊同相益相尊對厚國尊君而言張榜本相作之誤

爲事。○顧廣圻曰：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篇。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游。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

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方冊謂成國之法。布在

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弊。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

用。則君臣之閒。明辯而易治。○明辯。謂善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雖謂校。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

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缺上之心。軍旅辭難。則士有偷存之志。○先慎曰：乾道

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言也。有目不以私視。視也。而上盡制之。爲

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暖。熱則救之以清。凡此皆用

衍文。下不致弗搏。與不得不救。相對成文。明此不當有入字。舊注不審。而鑽錐傳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

曲爲之說。非張榜本刪入字是也。又案清暖寒熱。據注文當作寒暖熱清。鑽錐傳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

○盧文弨曰：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公則政平

弗藏本。作不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感。公則政平

以無百里之感。○顧廣圻曰：感讀爲感。所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治之至也。今夫輕

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道法強諫。凌主

不可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

謂仁。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行惠。收下。作福者耳。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揚主

不可謂義。○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作。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先慎曰：陂字無

利其家。臣不謂智。可謂智也。○盧文弨曰：注何危以恐主恐誤作怨。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

所簡也。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盧文弨曰：簡，棄也。先王之法曰：此下五句文

與洪範有異，或別。臣毋或作威。更有毋或作福。句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字作無，顧廣圻云：今本

無所毋，先慎案作毋，字是。今據改洪範，正作毋，或作

有呂氏春秋，貴公篇引，亦作或。與此同注，或有也。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

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先慎

張榜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先慎

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真偽斯術也。先王所守之要，○先慎曰：先王

之所守要，即揭權篇。聖人執要之義，注說非。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顧廣圻曰：本

險作，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耶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

陰誤。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耶近侍之官也。○俞樾曰：勢當作

注曰：警近也。警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

相對成義。警勢形近而誤，或古字通也。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而豪強不敢踰。○先慎曰：注

之非，說文：漢水上人，所會也。故湊下，文利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是也。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

任勢使然也。已穩，則上之任，尚有餘而功教既已平，羣臣既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如

地形焉，即漸以往，而巳。地之見耕，漸就削滅也。○先慎曰：即當作積聲之誤也。此謂人之行路，積漸不覺

法度自持也。喻意言行路非言耕者注非御覽引作既亦誤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雖至於

失端易面而主 尚不能自知 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司南即指南車也 以喻國之正法 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

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 不令遊意法外 為惠法內 皆所以防 動無非法 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 臣動皆

以法其或凌過遊外 即皆私也 虛文昭曰 遊外二字 一本脫外字 遊作滅 是後為峻 形近而譌 當在法上 傳寫誤

舊注誤 先慎曰 過為過之誤 顧說是也 一本脫外字 遊作滅 是後為峻 形近而譌 當在法上 傳寫誤

倒耳峻法所以過滅外私也 與下嚴刑所以 遂令懲下也 句正相對 今本譌誤 遂不可讀 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 通也 王先謙曰 遂令且懲下也 遂

而行使 威不貸 錯制不共門 威當主錯故不貸 臣向門錯置也 威制共則衆邪彰矣 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

必下竟 威不貸 錯制不共門 威當主錯故不貸 臣向門錯置也 威制共則衆邪彰矣 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

衆法不信 則君行危矣 行不信則非所言也 言行相詭不祥 莫大焉 與此意相近 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

邪法不信 則君行危矣 行不信則非所言也 言行相詭不祥 莫大焉 與此意相近 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

尺寸雖齊 必有詭文 子德篇 詭作危 並其證也 舊注未達 假借之旨 危當以君位言 不當以君行言 是

知舊說 刑不斷 則邪不勝矣 故曰 巧匠目意中繩 然必先以規矩為度 其規矩為意 雖復中繩 而不可用 當

字當為 以 上智捷舉中事 必以先王之法為比 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 當以先王之法為其比 制也 人

字之譌 以 上智捷舉中事 必以先王之法為比 君知雖敏而中事不可用 當以先王之法為其比 制也 人

與巧匠同意 非謂君也 捷疾也 中 故繩直而枉木斲 準夷而高科削 等令就下也 權衡縣而重益輕 減重

事合於事也 中音竹 仲反 舊注誤 故繩直而枉木斲 準夷而高科削 等令就下也 權衡縣而重益輕 減重

權衡 斗石設而多益少 減多益少 故以法治國 舉措而已矣 錯諸枉之錯 以法敷治 國家不外舉錯二者

乃平 斗石設而多益少 減多益少 故以法治國 舉措而已矣 錯諸枉之錯 以法敷治 國家不外舉錯二者

上文因法敷 審賞罰 先王 法不阿貴 繩不撓曲 法之所加 智者弗能辭 勇者弗敢爭 刑過不避大臣 賞善

不遺匹夫 故矯上之失 詰下之邪 治亂決繆 絀羨齊非 謙曰 羨有餘也 即上削高輕重之意 一民之軌 莫

如法 屬官威民 屬官欲令官之屬已 王念孫曰 舊注甚謬 屬當為屬字之誤 俗書屬字作屬 形與屬相近 故屬

誤作屬。荀子富國篇誅而不賞則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不致以貴勢法審則勤厲之民不勸今本厲誤作屬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二柄第七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俞樾曰注訓導為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為道道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

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為由本書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公亦言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猶言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見景公亦言由裔款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即所由矣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先慎曰張榜本導作道云由也俞說與之合藝文類聚十一引主作王無之所導三字臣下有義字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

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也○盧文弨曰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而賞之○盧文弨曰注其恩誤之恩今人主非使賞罰之也○盧文弨曰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而賞之○盧文弨曰注其恩誤之恩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歸其臣而去其君矣

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盧文弨曰注去其君各本俱無其字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於狗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案以下文例之當有於字據人主者以刑德制

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請君爵祿而與羣臣所以樹私德於衆官○先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

慎曰外儲說右上篇作行諸大臣

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盧文弨曰此別一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

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而簡公弑

子罕徒用刑德不兼而宋君劫。故今世爲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

殺擁蔽之主○顧廣圻曰擁當作壙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俞樾曰失刑德而使臣用

人主將欲禁姦之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言名也事則也言事則相考則合不可知也○先慎曰乾道

顧廣圻云今本言下有字誤異當作與先慎案張榜改爲人臣者陳而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陳下

云刑當作形案刑形二字本書通用與字依盧顧校改爲人臣者陳而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陳下

主道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謂因其所言之事以求其效不外使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

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

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先慎曰不當

名也害當作不當名之害下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句法正同注所見本尚不誤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先

此言因功失法則國無所守故不當名之害甚於有大功注謂功大震主非也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先慎曰乾道本殺作典意林與作殺是也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

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

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官以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揚權第八揚謂舉之使明也。權謂量事設謀也。先慎曰。乾道本注。揚下有權字。據趙本刪。孫貽穀云。文選蜀都賦。劉逵注。韓非有揚權篇。今權作權。誤注。說非。顧廣圻云。廣韻揚。推都凡也。

天有大命。人有大命。臣晝夜四時之候。天之命也。君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齒。說情而

損精。香肥所以甘口也。用之失中。則病形皓曼。所以說情也。既之過度。則損精。賢才所以助理也。用之失

謂穀云。意林及文選。七發注。皆作損。注同。顧廣圻云。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故去甚去

捐亦當從七發注。引作損。先慎案。損注同。顧廣圻云。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故去甚去

泰。無上泰字。先慎案。甚上有泰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據。身乃無害。權不欲見。素無為也。○顧廣圻曰。句有

人之權。不使人見。虛以應物。不必自為。執要。以觀其效。虛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四方謂臣民。中央謂主君

居。改從。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以用也。君但虛心以待。四海既藏。道陰見陽。方也。藏謂

不見也。其能如此。則君當導臣之陰。以見君之陽。陰陽接。則君臣通也。○王先謙曰。道由也。詳見前

右既立。開門而當。左謂左輔右弼也。君臣既通。輔弼之臣。斯立。如此。則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四方賢才

後據趙。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賢才既來。莫敢變易。但行之不已。須有所除。去無不隨。化而成。○盧文昭曰。不

注衍。是謂履理也。故君能履理。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

用其能。上乃無事。用先慎曰。御覽九百一十八引。上有所長。事乃不方。不方。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

上文云。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所長。是失其為上之道。

不洽。皆承。矜而好能。下之所欺。居上者矜其能以欺之。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以入其諛。佞材則辯惠也。其材上

下易用國故不治。上代下任下操用一之道以名為首。一謂道可以常行古今莫二者唯其正名乎故曰

本今本一下有之字今據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既使名命事故事

羣書治要引尸子分事篇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即韓非所本使字作令不見其采下故素正故

疑此使字涉注文而誤注以釋上令字以命釋下令字非上令字本作使字也皆事也上不見事則下事既素且正。○虛文昭曰注訓采故皆為專非也趙氏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

云不見其采是聖人靜以自居輜匿光采臣下以故守素而趨於正此說是也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其

任之彼則自舉其事○顧廣圻曰句失韻有誤先慎曰事當作定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因其事以與之

下文使皆自定之承此而言若作事之則使皆自定句為無著矣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彼則自舉之

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矣。○先慎曰乾道本注在上者從而以名舉之則刑名審不知其名復脩

其形也。○顧廣圻曰脩當作循注未譌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既以參同故有此人而用之二者誠信下

乃貢情。二人者謂誠信也賈謂陳見也謹脩所事待命於天。君人者能謹修其事天毋失其要乃為聖人聖

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為常。夫智巧在必背道必有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亡因天

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既去智巧上因天之道下則反形之理二者督考參驗鞠盡之其事

圻疑督參鞠之句有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常當虛靜以後人凡上之患必同其端。端謂所陳事之首也臣

誤未審注本之誤耳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先慎曰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善者以之施教則無途與同一而隨從夫道者

趙本上作人虛文昭云人張本作上信而勿同萬民一從其善者以之施教則無途與同一而隨從夫道者

弘大而無形德者覈理而普至至於羣生斟酌用之萬物皆盛而不與其寧。道德不與物道者下周於事

因稽而命與時生死。○顧廣圻曰生死當作死生與下文情韻舊注未譌先慎曰注趙本報下有命字

參名異事。通一同情。參考異事之名。必令通一。而又同情。故曰：道不同於萬物。於萬物。故能生德。不同於陰陽。故能成於陰陽。○先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衡不同於輕重。故能知其輕重。繩不同於出入。故能正和。不同於燥溼。故能均。君不

同於羣臣。故能制於羣臣。○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子字。於羣作羣於。顧廣圻云：君下藏本。凡此六者。道

之出也。此六者皆自道生。道無雙。故曰：一是故明君貴獨道之容。以獨為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下當陳其名言。

於君。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虛文。昭曰：一無也。字是。顧廣圻曰：同調。韻與詩車攻五章合。

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為之入。凡聽言之道。或有未審。必出言以入於此也。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審察其事。

位自定。明識其分。則物類自辯。聽言之道。溶若甚醉。溶。開漫之貌。凡聽言者。欲聞以招明。愚以求智。故聞然若甚醉者。則

見所出。俞樾曰：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為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顧廣圻曰：溶字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為閒。不

皆止。作容。一為容貌之容。一為動容之容。傳寫增。脣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脣齒可以

水旁。因失其義矣。先慎曰：俞說是。注泰。趙本作奉。脣乎齒乎。吾不為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發言語也。

吾不為始。則彼自為始。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離。謂分析其所言。彼既分析。吾遂知

發自下。情上不與之為構也。構。結也。○先慎曰：構。講古通。謂虛靜無為。道之情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

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參三也。伍五也。謂所陳之事。或三之以比物之情。或五

散。皆無所失泄也。○先慎曰：動泄不失。當作動不失泄。有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凡所舉動。溶然。則動之

也。○先慎曰：溶。說見上。喜之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怨而遂止。○顧廣圻曰：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先慎曰：喜

之惡之也。句喜與事。惡與怨。為韻。外儲說。右。上篇。誣乎。其已乎。也。乎。其往。歸田。成。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

子乎。誣。為。喜。與。事。惡。與。怨。為。韻。外。儲。說。右。上。篇。誣。乎。其。已。乎。也。乎。其。往。歸。田。成。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

道舍。去喜惡。以虛其心。則上不與其之。民乃寵之。謂下之為事。成。故。得。受。其。榮。寵。也。上。不。與。義。之。使。猶。為

之。先。慎。曰。上。固。閉。內。扇。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也。由。內。扇。謂。閉。心。以。察。臣

而。視。庭。也。八。尺。曰。咫。尺。寸。者。所。以。度。長。短。既。閉。心。以。參。驗。之。咫。尺。以。度。量。之。二。者。以。具。則。大。小。長。短。皆。之

其所不相犯。錯如此。則可賞則賞。可刑則刑。無乖謬矣。○顧廣圻曰。上固閉內扇。上字。當有脫文。尺字

當衍。舊注以尺寸釋咫。因誤入正文也。先慎曰。案固疑因字之誤。上不與共。不與議。因閉心以察之。如

從室視庭。尺寸不失也。因與固形近而誤。似無脫文。注謂字。乾道本。作講誤。據拾補。改以具。當作已。具。因

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惡必及。刑刑賞不。善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已說於一事

二事。則人知他事皆然。故曰。三隅乃列也。主上不神。下將有因。故神者。隱則莫測。其所由者。有因也。既不神。其事不當。下考其常。主事

則下以常理考之。所以較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命。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

與和調並言。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

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

天孰疏孰親。載。故。無。疏。覆。地。無。私。能。象。天。地。是。謂。聖。人。厚。而。無。私。也。欲。治。其。內。置。而。勿。親。內。謂。君。之。機。密。也。

置之臣。勿私親之。○先慎曰。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

乾道本注。欲作故。今從趙本。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則。每。官。置。一。人。焉。夫。兩。雄。必。爭。官

有二人。適足以增其猜競。故一人。大臣之門。唯恐多人。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不能得之。治道

則專而不恣。豈有移易并兼之事。大臣之門。唯恐多人。權在之故也。凡治之極。下不能得。不能得之。治道

無論此。故曰。治之極也。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去至要而邪滿。○先慎曰。蓋邪指右

廣圻曰。周當依本書。主道篇作同。先。獵民愈衆。姦邪滿側。言謂狡猾之民。則益多。而姦邪之臣。益於左右

矣。注：非故曰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君之富臣更從臣貸君之貴臣更令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

焉。專信一人則形勢聚焉。故失其都。先慎曰：乾道本注：勢腓大於股，難以趣走。臣重於君，難以趣疑。趨主

失其神，虎隨其後。以伺神。謂君可測知。曰：注：能為虎隨。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威藏用外，若狗然。所以陰謀

事，主不蚤止，狗益無已。事相求，皆為狗。益其朋黨，無有已時也。同虎成其羣，以弑其母。相益即是虎成羣

也。虎既成羣，為主而無臣，奚國之有。臣皆為虎，故曰：無臣也。臣無則國亡。故曰：奚國之有。先慎曰：此謂

注：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是也。舊注：誤。趙本無。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

寧。主既施刑，虎則懼而法刑苟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謂君君臣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荀作狗，據拾補

下文人真韻，言申法刑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為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先慎案：顧讀信為申，是也。狗

當從拾補，改作荀。狗字涉上文而誤，不得反以為證。此謂君荀申其刑法，則臣昔之為虎者皆反其真而

為人矣。反其真，指臣而言。欲為其國必伐其聚。聚謂朋黨交結伐之者，所以離散其朋黨也。不伐其聚

彼將聚眾，欲為其地，必適其賜。地亦國也。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俞樾曰：呂氏春秋重己篤故，聖人

與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不，適其賜，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仇人，求益而與之，則是以斧

本作假之，不可彼將用之以伐我。既得斧與我之見伐，不亦宜哉。黃帝有言：上下一日百戰。夫上位可寶，上

常不得二欲之心，欲靜則不能欲取。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下既有美之心，常匿私以割斷

其上。操舊注：未誤。先慎案：張榜本趙本均作上操。今據改。故度量之立，主之寶也。故度量可以割斷下。黨與之

具臣之寶也。君位故為臣寶。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四指為扶，上於度

得利已數倍多矣。○虛文昭曰：扶字誤從牛旁，注同。得意林作失。有國之君，不大其都。大其都，臣將

之臣，不貴其家。大夫稱家，貴其家。臣將凌己。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其臣，貴其過己。將

彼曰：備當作誤。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太子者，君之副貳，國之重鎮，今欲備

度量，臣人四面謀君，常在圍中，今自內厚者虧之，薄者靡之也。○虛文昭曰：靡之當與易，我有好爵，吾與爾

靡同義，虧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若明之漸虧也。亦取其既盛必衰，天之道也。○先慎

漸以云：人臣之侵其主，如地形焉，積靡之若熱，若鑽火之取熱，不見其消，有時而盡。故云靡之若熱，此與上虧之

若月本作急，今從趙本。簡令謹誅，必盡其罰。盡刑罰也。毋弛而弓，一棲兩雄，當立人官也。○先慎曰：注立趙本

刑法作法，所以古通。人當作之言。一棲兩雄，其鬪嘽嘽。爭鬪貌。豺狼在牢，其羊不繁，豺狼喻吏，一家二貴，事乃無

功二貴爭出，命服役者不。夫妻持政，子無適從。夫唱婦隨者，禮之正也。今夫妻

木枝扶疏。木喻臣也。披為落，其枝也。數落木枝扶疏，將塞公閭。謂臣威權覆主，充塞公閭。○先

公庭將虛，主將壅圍。圍，圍也。○顧廣圻曰：圍當作圍，圍與下文。數披其木，無使木枝外拒。

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毋使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心。春風所以發生萬

之所以榮益於下者也。枝本大矣。春風又發其榮，以增其重。則披枝而害心。喻臣本實矣。君又加公子既衆

之恩賞，以增其威重，則臣將二而危君矣。○先慎曰：注趙本威下無重字。虛文昭云：張本有公子既衆。

宗室憂吟。○宗室謂太宗適子家也。庶子既榮，勢凌適子，故憂吟也。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毋使枝茂。木數披，黨與乃離。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凡四見，拔離韻。案：掘其根本，木乃不神。○盧文弨曰：或云根本二字當字句與上文同。填其洶淵，毋使水清。洶淵，水之停積，水清鑿之者必衆，喻雖族和附之者必多也。○顧廣文是也。此句洶字蓋亦衍文，舊注不釋洶字，是舊本未衍也。上文木數披，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本，乃不神，填其洶淵，使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洶字，今衍本字洶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披，則更失之矣。先慎曰：俞說衍洶字是也。定之方中，淵與人協，楚詞清與入協，風賦清亦與人協。詩：燕淵與身人協。楚詞：卜居清與身人協。詩：猗嗟清與成，正淵易訟，淵與成，正淵則淵清。古自爲韻，疑有誤，非也。盧文弨云：注雖字非。探其懷奪之威，爲○先慎曰：注淵字當作測。主上用之，若電若雷，而可畏，故若雷電也。

八姦第九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道引也。言姦臣或誘引君之左右，或誘引君之百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便僻得嬖，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乘因也。夫人孺子等，由因君醉飽之時，進以燕娛之。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等使之惑，主主惑則姦謀可成也。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優笑者，謂俳人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謂君所欲進，則左右近習俱共進之；所欲退，則俱共退之。命之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則皆應問之，則皆對。○先慎曰：乾道本注無應字，今從趙本。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爲人臣者，內事之以金玉玩好。○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比，顧外爲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事近習之臣，外又

爲行非法漸化其主主既習非則其位可得而奪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也○先慎曰乾道本注姦上有主字今從趙本

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爲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先慎曰

乾道本下有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畢字今據刪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必益爵祿用此以勸其心使之犯忤其主主犯則君臣有隙姦臣可以施謀也○先慎曰乾道本

注必作心依趙本改處約言事謂平居約之言事也注謂又更處置非也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

心此人主之殃也爲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

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爲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

廷市井皆勸譽己以塞其主臣行其惠則主澤不下流故曰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人主

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以辯說君門隔於九重賢俊希得與振故言談論議希也○先慎曰平

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謂其言巧便聽者示

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設施縲屬浮虛之辭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強何謂威強曰君人者以羣

臣百姓爲威強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爲人臣者聚帶劍之

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強八曰

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先慎曰乾道本人作臣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臣作人今據改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

國大則索小國

國小則事大國

兵弱則畏強兵

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兵壓境則在內制攝其君以便己私下文使之恐懼正承上震攝而言薄者

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即此義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

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凡入臣之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讀者見篇首云

知所道成姦即所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既云所以即不得復有道字矣不可不察焉明君之於內也娛其色而不行其謁不使私請防初

姦之同於後文廣雅釋詁任使也聽父兄大臣之言恐其妄舉故以罰使於後也此多一使字不令妄舉防三姦

於後當則任之不當則罰之虛文昭曰任謂保任舊注非先慎曰虛說亦非使字衍不令妄舉防三姦

其於觀樂玩好也必令之有所出謂知其所從來不使擅進不使擅退羣臣虞其意防四姦之養

必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也王謂曰擅退二字當衍七字為一句舊注誤先慎曰案當作不使擅進

擅退羣臣虞其意今重不使二字注所據本不重不使二字故云不令度君意擅有所進退明以不使貫

下三項也張榜本無擅進不使擅退六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刪之不可從其於德施也縱禁財發墳倉積粟於倉利於民者必出於君不使

人臣私其德防五姦之民萌也其於說議也稱譽者所善毀疵者所惡必實其能察其過考實其能不使羣臣相

為語防六姦之流行其於勇力之士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本有於字先慎案軍旅之功

無踰賞邑闕之勇無赦罪邑闕勇者謂特不使羣臣行私財防七姦之威強也不使羣臣行私財即上文先

彰威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也注依誤文釋之亦非其於諸侯之求索也法則聽之不法則距之防八姦所謂亡君者乾道本提

行顧廣圻云當連前誤提行自此至卷末同先慎案張榜本不提行今從之非莫有其國也而有之者皆非己有也亡君雖有國非己有之令臣

以外為制於內則是君人者亡也君自外制內而君不擅舉手如此者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

聽大國則誅求無厭每事皆聽其傾國猶不足有上張本則有辭而見伐故聽聽大國為救亡也而亡亟於不聽顧廣圻

聽大國與上文云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曰凡此言不聽皆是聽聽大國與上文云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曰凡此言不聽皆是聽

息矣○先慎曰拾補外下有市字盧文弼云脫一本有先息矣○先慎曰拾補外下有市字盧文弼云脫一本有先

慎案外下脫交字注云臣不外交是注所據本有交字慎案外下脫交字注云臣不外交是注所據本有交字

王說是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王渭曰之不聽當作知不聽先慎曰王說是不受彼臣之浮言以罔誣其君也○王渭曰之不聽當作知不聽先慎曰

舊提行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者量其能賦祿

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不肖論有功勞

○先慎曰論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先慎曰論諸侯以勢位之重也有所委屬而君用之

行是也父兄大臣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財利多者買官以為貴有左右之

交者請謁以成重功勞之臣不論○先慎曰謂不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棄事而財親是以

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墜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先慎曰謂不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墜而簡其業此亡國之風也○先慎曰謂不

十過第十

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先慎曰音下。文有不已二字。五曰貪懷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先慎曰喜下。

文作好。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先慎曰羣書治要引無。

而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先慎曰削國。下。文作國削。

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奚謂小忠。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

陽操觴酒而進之。○盧文弨曰穀陽。呂氏權勳篇淮南人。開訓俱作陽穀。顧廣圻曰左傳作穀陽。子反曰先慎曰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御覽三百八十九四百九十七引作穀陽。豎穀陽。子反曰。

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先慎曰乾道本無穀陽曰非酒也。六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氏春秋有豎穀陽曰非酒也。七字。此脫。今據藏本增御覽三百八十九引作豎曰非也。四字。子反之為人。說苑敬慎篇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下有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也。二句。子反之為人。

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絕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事三字。此脫。有。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

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

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先慎曰乾道本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飾邪。籍同。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先慎案作恤。是今據說苑作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

也。不穀無與復戰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云脫。藏本有呂氏淮南皆有後飾邪。籍亦有先慎。案上文共王欲復戰。召子反而謀。是欲與子反謀復戰也。不當少與字。今據藏本補。

以義同。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奚謂顧小利？昔者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君其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求假道焉。必假我道。君曰：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馬也。若受吾幣，不假之道，將奈何？荀息曰：彼不假我道，必不敢受我幣；若受我幣而假我道，則是寶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馬猶取之內廄，而著之外廄也。君勿憂。君曰：諾。乃使荀息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賂虞公，而求假道焉。虞公貪利，其璧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夫虞之有虢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虞虢之勢，正是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不可願，勿許。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之還，反處三年，興兵伐虞，又剋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還作而還，誤。反字當在與字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穀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喻老篇云：還反滅虞，亦可證。俞樾曰：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其證。先慎曰：淮南人間訓與呂同。此之上脫克字，趙用賢本改之，為而屬下，為句，非是。反字當依顧移與字上。荀息牽馬操璧而報獻公，獻公說曰：璧則猶是也，雖然，馬齒亦益長矣。○王先謙曰：殺與呂覽淮南合。

故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盧文弨曰：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奚謂行僻？昔者楚靈王為申之會。○先慎曰：乾道本會作命，拾補命。宋太子後至，執而囚之。狎徐君之輕侮。

拘齊慶封，中射士。中射士官有上中下。○顧廣圻曰：本書說林上下篇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謝呂氏春秋去宥篇云：中謝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昭四年傳。

言椒舉不同。孫詒讓曰：呂覽高注云：中謝官名也。謝與射通，字當以射爲正。蓋卽周禮夏官之射人也。楚策亦有中射之士。鮑彪注云：射人之在中者，鮑不引周禮，則似謂能射之人在中者與余說不同。中射者，射人之給事宮內者，猶涓人之在內者，謂之中涓。庶子之在內者，謂之中庶子。矣。周禮射人與大僕並掌朝位，又大喪與僕人遷尸禮記檀弓云：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鄭注云：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亦合二官爲名，以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史記韓信傳連敖集解如淳云：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官，亦合二官爲名，以爲侍御近臣之名。曰僕射，史記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此義尙與古合。李涪刊誤引孔衍則云：僕射小官，扶掖左右者也。此因後世僕射字音夜而爲之說，不足據也。先慎曰：孫說是舊注，謂官有中下，誤。諫曰：合諸侯不可無禮，此存亡之機也。昔者桀爲有戎之會，而有緡叛之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有戎有緡皆昭曰：或左昭四年傳作仍黎丘。史記楚世家作黎山。左但云黎戎狄。左傳史記俱作東夷。顧廣圻曰：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叛之。幽王爲太室之盟二句，此上下兩事，各脫其半也。由無禮也。君其圖之，君不聽。涉。先慎曰：下君字。遂行其意，居未期年。顧廣圻曰：句有誤。左傳云：不過十年。靈王南遊，羣臣從而劫之。靈王餓而死乾溪之上。故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

奚謂好音。昔者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爲我聽而寫之。先慎曰：各本無我字，史記樂書論衡紀妖篇御覽五百七十九引有我字。今據補。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十五引琴作瑟。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虛文昭曰：似卽左傳所云：虎祁之宮。顧廣圻曰：史記夷作惠，正義曰：一酒酣，靈公起曰：舊本曰：上衍

公字。今據論衡刪。顧廣圻曰：起下有脫字。先慎曰：史記無起公二字。彼刪。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起字。此衍。公字。惟論衡不誤。顧氏不知公字衍文，故疑有脫字。今依王刪。

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先慎曰：拾補鼓下旁注撫字。盧文弨云：撫藏本作鼓。先慎案：趙本鼓亦作未終。師曠撫止之。○先慎曰：史記論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王先謙曰：遂，平公曰：此道奚出？

鼓亦作未終。師曠撫止之。○先慎曰：史記論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王先謙曰：遂，平公曰：此道奚出？

念孫曰：此道奚出，本作此奚出。道者由也。言此聲何由出也。史記作是何道出。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地部所引補論衡作此何道出。皆其明證矣。孤憤篇法術之士奚道得進。晏子春秋雜篇景公問魯昭公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呂氏春秋有度篇。客問李子曰：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史記趙世家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義並與此同。今作此道奚出者，後人不知道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盧文弨曰：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案上下文均作曠。藝文類聚九十引正作曠。今據改。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

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曰：試黃本作示。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引並同。黃本試作示。誤。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又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八。○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危。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十御覽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九。引堯作邑。又九百一十六引作得試之乎。亦非。元文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

之誤。本書作堯。疑本是一字。史記魏世再奏之而列。○盧文弨曰：而下風俗運

家。症因上屋騎危。危在上。故曰上危。卽後世所謂屋山俗稱屋脊。再奏之而列。○盧文弨曰：而下風俗運

引覽九百十六引作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

引覽九百十六引作再奏成行而列。五百七十九。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

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先慎曰乾道本無坐字盧文弼云坐字脫藏

慎案論衡亦有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今從藏凌本增

鬼神於西泰山之上○盧文弼曰黃藏本張本作皇文選赭白馬賦注引亦作皇古通用先慎曰舊本無

據補又御覽五百七十九及事類賦引作西山無泰字脫也駕象車而六蛟龍○先慎曰論衡事

也並錯○先慎曰論衡錯作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顧廣圻曰進當作迅先慎曰論衡御覽引無而字畢方也

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盧文弼曰騰藏本作騰鳳皇覆上○先慎曰論衡大合鬼神

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顧廣圻曰主當作吾先慎曰主不足聽之事類賦引足下並有以字聽之將恐有

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北方起○盧文弼

作之先慎曰玄雲樂書作白雲論衡藝文類聚四十一又一百事類賦御覽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

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先慎曰墮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先慎曰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賦三年作千里平公之身遂癘病○先慎曰乾道本癘作癘盧文弼云癘字之譌宋本作癘顧廣圻曰

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奚謂貪愎昔者智伯瑤知伯率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滅之反歸休兵數年因令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

與段規諫曰不可不與也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驚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誤彼來請地

而弗與。則移兵於韓必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狃習也。得地於韓。將生心他求也。又將請地他國。他國且有弗聽。不聽。則

知伯必加之兵。如是。韓可以免於患。而待其事之變。康子曰。諾。因令使者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說。

又令人請地於魏。宣子欲勿與。○顧廣圻曰。宣上當從策更有魏字。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今請地於魏。魏弗與。則

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如弗予。其措兵於魏必矣。○先慎曰。必矣。下。趙本有。宣子諾。○先慎曰。宣子

康子曰。諾。文法正。同此脫策有曰字。因令人致萬家之縣一於知伯。知伯又令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邑。趙襄子弗與。知伯

因陰約韓魏。將以伐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也。陽規而陰疏。○顧廣圻曰。規。當從策作親。三使韓

魏。而寡人不與焉。三使陰以相約。知有異志也。其措兵於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闕子。○先慎曰。難

說詳彼。簡主之才臣也。其治晉陽。而尹鐸循之。尹鐸。安子之屬大夫。○先慎曰。循。遵也。謂尹鐸治晉陽。仍遵

繼之。非尹鐸爲安子屬大夫也。策鐸作澤。誤。國語作鐸。其餘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而已矣。君曰。諾。乃召延陵生。○顧廣圻曰。令將

軍車騎先至晉陽。○盧文昭曰。軍字。君因從之。君至。疑衍君字。策無。而行其城郭。及五官之藏。城郭不治。

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邑無守具。襄子懼。乃召張孟談曰。寡人行城郭。及五官之藏。皆不備具。吾

將何以應敵。張孟談曰。臣聞聖人之治。藏於臣。○顧廣圻曰。臣當作民。不藏於府庫。務修其教。不治城郭。君其出令。

令民自遺三年之食。有餘粟者入之倉。遺三年之用。有餘錢者入之府。遺有奇人者。使治城郭之繕。奇餘

聞人。奇音羈。○盧文昭曰。有上藏本無遺字。顧廣圻曰。遺下有脫文。藏本刪遺字也。君夕出令。明日。倉不容粟。府無積錢。○先慎曰。無。當作不容。庫不受甲兵。

居五日而城郭已治守備已具君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守備已具錢粟已足甲兵有餘吾奈

無箭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楛楚牆之○顧廣圻曰句絕讀為粟荻

曰牆事類賦十三御覽三百○先慎曰各本其作有楛二字顧廣圻云有楛二字當衍策無

五十引並作鷹並注云音牆其高至千丈○先慎曰乾道本無此四字策同案下文有餘金矣文法正同疑

作其今君發而用之有餘箭矣○先慎曰乾道本無此四字策同案下文有餘金矣文法正同疑

據改而試之其堅則雖菌幹之勁弗能過也○先慎曰各本幹作餘拾補函作箇餘作幹旁注籀字盧文弨云

誤以策作箇而改耳菌策作籀同字先慎○先慎曰乾道本脫之字依上

案藝文類聚六十御覽引並作幹今據改君曰吾箭已足矣奈無金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

發而用之於是發而用之有餘金矣號令已定守備已具三國之兵果至至則乘晉陽之城遂戰三月弗

能拔因舒軍而圍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舒字顧廣

慎曰御覽三百二十又七懸釜而炊○先慎曰御覽三百二十有易子食析骨炊是也此脫史記趙世家

百五十七引無居而二字懸釜而炊趙襄子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板城中

襄子守晉陽固有其事財食將盡士大夫羸病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羸病吾恐不

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國之可下張孟談曰臣聞之亡弗能存危弗能安則無為貴智矣君失此計者○盧

曰失策作釋先慎曰失當為釋之誤臣請試潛行而出見韓魏之君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臣聞唇亡齒

寒今知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也雖然知伯之為人也麤中

而少親。○顧廣圻曰：臨策作騰按。當讀為恒。史記王翳傳。夫秦王世而不信人。徐廣曰：恒一作粗。即此字。我謀而覺，則其禍必至矣。為之奈何？張孟談曰：

謀出二君之口，而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盧文弨曰：臣下藏本張本皆無之字。二君因與張孟談約二

軍之反，與之期日。○先慎曰：三當作二。軍指韓。魏之軍趙既被圍，不待約也。夜遣孟談入晉陽，以報二君之反。○盧文弨曰：二君三本

此下有於襄子三字，襄子迎孟談而再拜之，且恐且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顧廣圻曰：以讀為已。策脫去二君以

此因朝知伯而出，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先慎曰：說苑貴德篇作智果。智過怪其色，因入見知伯曰：二君

貌將有變。君曰：何如？曰：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先慎曰：意行二字互誤。策作其志矜其行高。君

不如先之。君曰：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而三分其地，寡人所以親之，必不侵欺。○盧文弨曰：侵當作我。兵

之著於晉陽三年，今日暮將拔之，而嚮其利。○盧文弨曰：嚮響通。何乃將有他心，必不然。子釋勿憂，勿出於口。明且

二主又朝而出，復見智過於轅門。智過入見曰：君以臣之言告二主乎？君曰：何以知之？曰：今日二主朝而

出，見臣而其色動，而視屬臣，此必有變。君不如殺之。君曰：子置勿復言。智過曰：不可，必殺之。若不能殺，遂

親之。君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此皆能移其君之計。○先慎

康字皆後人所加。智君與其二君約。○先慎曰：與其二字誤倒。破趙國，因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

過言時不應有也。則二主之心，可以無變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

過見其言之不聽也，出，因更其族為輔氏。至於期日之夜，趙氏殺其守堤之吏，而決其水灌知伯軍。知伯

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之軍。而擒知伯。○盧文弨曰：知伯之軍藏本作知氏之軍。知伯身死。軍破。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故曰：貪復好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

奚謂耽於女樂。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盧文弨曰：王宋本作主。秦本紀作王。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也。○顧廣圻曰：說苑反質。當作當何。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

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顧廣圻說苑禪

作釋下文亦云。舜釋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顧廣圻曰：說苑財作裁。同字。先慎曰：御削鋸脩其迹。磨其斧迹。○顧廣圻曰：說苑作消銅鐵。脩其刃。猶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無所錯其削。削鋸高注。削兩刃。句刀也。讀綃頭之綃。其下未詳說苑。卽出於此。而傳寫互有誤。仍各依本書。先慎曰：各本其作之案。之當作其。注云：磨其斧迹。是注所據本尙未誤。御覽七百五十六引正作其。今據改。流漆墨其上。○流布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

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漆其外。○先慎曰：各本漆作染。王念孫云：染當爲漆。謂黑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

染。因譌而爲染。御覽四百九十三引此。正作漆。說苑亦作漆。先慎按：王說是。御覽又七百五十六引同。今據改。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顧廣圻曰：顧廣圻曰：蔣席名。蔣草

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頗作額。誤。頗緣。謂其緣邪。裂之。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

服者。三十三。○顧廣圻曰：說苑作三十。有二。下文亦作五十。有二。夏后氏沒。般人受之。作爲大路。而建九

旒。○先慎曰：御覽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聖擘。○顧廣圻曰：四營作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

引路作轡字通。

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先慎曰：趙本服作亡。誤。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

史廖而告之。○顧廣圻曰：他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王繆。經廖同。字。王蓋姓也。先慎曰：顧說是。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

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顧廣圻曰：道當依說苑作遠。未聞中國之

聲，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先慎曰：乾道本期作其。顧廣圻云：後當依說苑作厚。乾

據以疏其諫。○顧廣圻曰：諫說苑作開。史記秦本紀亦作開。皆當讀開為諫。彼君臣有閒，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

戎王。○顧廣圻曰：此上當有內字。二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作二列。史記與此同。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九引作三人。誤。因為由余請期。○先慎曰：請告也。期歸

余不遺，以失其期，使君臣有閒。此秦先告以歸期之計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

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

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故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亡國之禍也。○先慎曰：亡上當有則字。上文有。

奚謂離內遠遊？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先慎曰：說苑正義篇作齊景公案。說林上篇有鴟。號令諸

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先慎曰：涿聚說苑作燭趨。晏子春秋外篇作燭鄒。古今人表作燭離。本

用左哀二十三。年傳又作顏庚。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盧文弨曰：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

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

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

內田成子者矣。○先慎曰：趙木成子，作子成，下同，皆誤。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雖內遠遊，則危身之道也。○先慎曰：上文則上有，而忽於諫士句，此脫。

奚謂過而不聽於忠臣？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管仲佐之，管仲老，不能用事，休居於家。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卽不幸而不起。○先慎曰：乾道本起下有此病，二字，盧文弨云：凌本無，今據刪。政安遷之，管仲曰：臣

老矣，不可問也。雖然，臣聞之，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君其試以心決之。君曰：鮑叔牙何如？管仲曰：不可。

鮑叔牙爲人，剛愎而上悍。○盧文弨曰：鮑上脫夫字，各本皆有悍，藏本作捍，下同。先慎曰：蒼頡

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爲用，其心不懼。○盧文弨曰：懼，藏本張本作具，先慎曰：懼字是言下不爲用而不畏也。非霸者之佐也。公曰：

然則豎刁何如？管仲曰：不可。夫人之情，莫不愛其身，公妒而好內，豎刁自贖。○先慎曰：贖，

難一篇其身不愛，又安能愛君？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先慎曰：乾道本則下無衛字，如下有曰字，盧

是也。乾道本如下衍曰字，先慎案：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

虛願說是，今據補衛字，刪曰字。管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

年不歸見其父母。○先慎曰：故字疑衍，欲字當在上後人遂於之下，加故字耳。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

也，又能親君乎？○先慎曰：以上下文例。公曰：然則易牙何如？管仲曰：不可。夫易牙爲君主味，君之所未嘗

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先慎曰：子首，趙本作首，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

爲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爲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

夫堅中則足以爲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衆。多信則能親隣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君曰諾。居一年餘。管仲死。君遂不用隰朋。而與豎刁。刁蒞事三年。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爲亂。桓公渴餒而死。南門之寢。公守之室。身死三月不收。蟲出于戶。○先慎曰：二柄篇雖一篇戶作尸誤。故桓公之兵橫行天下。爲五伯長。卒見弑於其臣。而滅高名。爲天下笑者。何也。不用管仲之過也。故曰：過而不聽於忠臣。獨行其意。則滅其高名。爲人笑之始也。

奚謂內不量力。昔者秦之攻宜陽。○顧廣圻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韓世家同在宣惠王十六年。韓氏急。公仲朋謂韓君曰。○顧廣圻曰：朋

策誤作明。當依此。訂他書又作馮。與國不可恃也。豈如因張儀爲和於秦哉。因賂以名都。而南與伐楚。是患解於秦。而害

交於楚也。秦害交於楚也。公曰善。乃警。警。防戒也。○先慎曰：連。將西和秦。楚王聞之。懼。召陳軫

而告之。曰：韓朋將西和秦。今將奈何。陳軫曰：秦得韓之都。一○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一作而。屬下。誤。當

皆作以。一名都。驅其練甲。○先慎曰：史記。國策作而具甲。秦韓爲一。以南鄉楚。此秦王之所以廟祠而求也。其爲楚害必矣。王其

趣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以奉韓。曰：不穀之國雖小。卒已悉起。願大國之信意於秦也。信申因願大國令

使者入境。視楚之起卒也。韓使人之楚。楚王因發車騎。陳之下路。謂韓使者曰：報韓君言。弊邑之兵。今將

入境矣。使者還報韓君。韓君大悅。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顧廣圻曰：策同。姚校云：告

之誤。史記作伐。以名救我者。楚也。聽楚之虛言。而輕誣強秦之實禍。則危國之本也。○王引之曰：此言韓王聽虛

告釐負羈曰。軍旅薄城。○先慎曰。薄。迫也。吾知子不違也。○如不致違君言。非本心也。○先慎曰。謂知不背吾也。注說非。其表子之閭。寡人將以爲令。軍勿敢犯。曹人聞之。率其親戚。而保釐負羈之閭者七百餘家。此禮之所用也。故曹小國也。而迫於晉楚之間。其君之危。猶累卵也。而以無禮洩之。此所以絕世也。故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卷四

孤憤第十一 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由之寢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先慎曰。廣雅。子天下篇。以繩墨自矯。荀子性惡篇。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先慎曰。重。重人也。莊以矯飾人之性情而正之。其義並同。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先慎曰。重。重人也。莊無令而擅爲。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爲重人也。○從己。况其餘乎。此爲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王渭云。爲當作謂。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舊注未譌。先慎曰。爲謂古通。不必改作。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燭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虛文。昭曰。注所下衍存字。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爲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爲用也。○先慎曰。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曰。外指敵國。下文諸侯不因是也。百官左右學士皆屬內。注誤。

得見故當塗之人獨訟而稱冤○先慎曰案依注所據本說作訟故云獨訟而稱冤此解非也訟古通誦
 誦猶說也史記呂后紀未敢訟言攻之漢書作誦言案隱云誦說也此謂當塗之人獨常常與君言說而
 法術之士見且猶不得與言乎此漢書注誤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
 且暮獨訟於前反對法術之士言舊注誤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
 悟乎○先慎曰王氏念孫俞氏越並訓此道字為由案奚道得進猶言何時得進也士無時得進則人主
 無時得悟語正相當奚道得進即蒙上以歲數而又不得見言則道為時字變文尤其明證不得進則人主
 道有由義以例此也人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勝則法術之士
 主篇正作奚時得進也人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勝則法術之士
 必危而見陷○先慎曰乾道本注又下無與字今據趙本增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以為罪而誅之○先慎曰乾道本公上
 無以字依下文當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
 有今據張榜本增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俠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
 不僂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先慎曰乾道本僂作僂顧廣圻曰今本僂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
 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
 之彼雖無功伐可使近權令者威重之○先慎曰顧廣圻於其下添不字云藏本同今本無不字誤乾道
 之本名作明譎先慎案名字是今據改借字當在名字下其可以美名借者與其可以功伐借者句法一
 律上不當有不字借藉古通莊子應帝王篇釋文引崔注藉繫也其人可以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
 功伐維繫者則貴以官爵可以美名維繫者則重以外權二事平說舊注誤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
 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趙同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以知其真偽即行誅罰不待見功而爵祿重
 所進雖未見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
 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
 尊夫越雖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越國為異國即敵國也○顧廣圻曰藏
 連文是所見本雖字即國之誤天越微逗國富兵彊句絕中國視越國最遠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
 故取以為况外儲說上篇越人雖善溺亦借越為喻是其證注訓異國非

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爲越也。大臣專國常有謀君之心，卽已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自知。己國卽與越國不異，所以然者，良以不察。己國類於越國，故也。○兩類字當作賴，賴，利也。涉下不察其類者也。句而誤。今本智作知，誤。二智字皆讀爲知。本書屢見。先慎案，既讀爲知，則令本之作知，不得爲誤。類似也。知己之國，不似越之不得制，究不能自制其國，是不知國之。不似己之國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孫詒讓曰：主字衍。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而不知收取其柄，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謂秦也。○先慎曰：此書作於韓、秦，王見之，始伐韓，得非非在秦時作也。今字泛言當時諸侯注誤。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迹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襲，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先慎曰：人主驚，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先慎曰：智者之策，決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先慎曰：智者之行，程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絜固身。深藏本張本俱作絜，下同。先慎案：乾道本此作絜，下二絜字皆作潔。潔，潔文。絜，通用。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以貨事人也。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爲治。○先慎曰：不重說似。闕文也。○顧廣圻曰：其修士修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作精辨。下文云：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卽謂賈賂不聽請謁，卽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息并言精辨與并言修潔同例。舊注智士不重說似。不能以貨賂事人，則總蒙修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當作恃其精潔治辨，因衍其修士三。

字則此文專屬修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謂不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修

從也○先慎曰謂不以財貨賂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

言起矣精謂修士精潔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治亂謂智士材辯能治於亂也○顧廣圻曰精潔之行決

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先慎曰乾道本而作則順廣圻云今本則作而今據改不

以功伐決智行決智行當以功不以參伍審罪過雷罪過當參伍之參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

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萬乘之患大臣太

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公正也此當以此當患也○先慎曰注說非公訓為共荀子

應作爲患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顧廣圻曰與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

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

之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

稱蕃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專授人官與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誑也設詐謀以

於其臣○先慎曰趙本注授誤投此人所譎主便私也譎誑於主也○先

慎曰乾道本注誑作譎誤改從趙本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譎誑以移主意十中但有二三

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先慎曰拾補人下旁注臣字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

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汚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汚愚之人也。○大臣挾愚汚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言侵奪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先慎曰。侵流朋黨。當作朋黨。侵漁與下比。周相與對文。比周相與。以阿黨之人為忠信與親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忠。慎心改從趙本。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同是非。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亡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

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以招福。逆而制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顧廣圻曰。史記列傳有索隱云。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今按各依本書者。不悉。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而說。雖忠見疑。故曰。非吾知之說之難也。○顧廣圻曰。當依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史記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之。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相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諦。今正之。此句之義。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難也。同。先慎曰。舊注固失。顧說亦未為得也。凡說之難。四字總挈一篇。非吾三句。又別說難本意。再。又以凡說之難。引起正文。此言知其事理。則能說其是非。此非吾所難也。又案注。吾知之。當作其。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雖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如行注。所以則為難也。則當作明。先慎曰。此言辯論。能令吾意明晰。又非所。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吾亦復難。有不可循。理曰。史記索隱。云。此難也。舊注非。趙本注。脫失字。後人依史記改之。顧廣圻曰。失當。依索隱。引此作。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故史記以失為佚。此作橫。失疑。後人依史記改之。顧廣圻曰。失當。依索隱。引此作。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智辭焉。即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先慎曰。張榜本。橫失作。橫佚。據索隱。改也。橫。失二字。顧謂極。騁智。辯是。索隱云。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尙非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

可以吾說當之。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心而發唱故所說能當。○盧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

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利說之彼則為己志節凡下而以卑賤相

為謂字同此如李克治中山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之

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為己無相時之心而闊遠事情矣如此則必見棄而不用是也所說陰為厚利而

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所說之人

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私用其言外明弃

其身以飾其名高也。○盧文弼曰注私用其言上有則字脫先慎曰陽收其身而實疏之如齊宣王欲中

國而授孟子室之類陰用其言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先慎曰御覽四百六十

二引語作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雖不泄謀說者泛語

亦敗作禍者及之故其身危。即下鄭大夫關其思對武公言胡可伐之類。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

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所說之人顯出其事有所避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

召曰彼顯有所出下史作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此注既知情露必有危己之心。○盧文

所出又知所為先慎曰盧說是隰斯彌使人伐樹數創而止之曰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即其意規異

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此者為君規謀異事而智謀之士當知

也疑已滿之便以為不密而加誅也。○先慎曰規異事而當句知者揣之外而得之句當謂當其主之心

王謂有臣下謀上者吏白光讓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能也。史記正義謂說事當理非。說行而有功

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泄之光讓

則德忘。○盧文弼曰：忘，史作亡。案隱引此作見，忘，井云勝於德亡。先慎曰：據索隱云：則唐人見之本。

作見，忘，不作德忘。此作德忘者，後人依史記而改也。注云：猶忘其德，則宋時已改矣。亡，忘古。

通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功猶忘其德，若不行，有敗，始生焉。此正危身之道也。○盧文

弼曰：注蓋始生，蓋疑妒之誤。若袁紹之於田豐，是也。先慎曰：盧說非此，即行鄰。

父以牆壞有盜，因疑鄰父之類。○注：蓋字，即疑字之誤。又案：注行說當作此，即行鄰。

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挑，謂發揚也。○先慎曰：乾道本此，下脫亦有者字。今據補云：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

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必不能而強不已，而止。

危也。○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以，據趙本改。強，其所不能為。若項羽欲東歸而說者言關中之類，止其所不

能已。若景帝決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彊欲止之，之類。注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弼云：不討，或是不付之誤。

有謂當是不計，猶言失計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已矣。○代也。論大人必談以道德宏曠，彼則以為

此皆未見作不許之本耳。而周亞夫彊欲止之，之類。注不許一本，作不討。盧文弼云：不討，或是不付之誤。

而人短，以為竊己之事情，乃為刺譏。閒之是也。此大人指位言，以疑其論已。史記正義云：說彼大與之論

細人，則以為賣重。○義同和氏篇。大臣貪重，又云：近習不敢賣重，重即權也。索隱云：蘇彼細微之人，言堪大

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嘗，試也。論君

轅是也。注謂斗筲之人。○誤。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謂為藉君之所。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也。○嘗，試也。論君

試已也。含怒之深淺。○先慎曰：乾道本增注同。○順廣折云：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盧

今本增作憎。史記作憎。今注改。盧文弼云：注試已下，衍也。字。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徑直。○盧

作則不知而屈之。智本與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野斛謂博明細雜之物。

知通此加，以為二字疑非。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米鹽之為物，積羣萃以成，野斛謂博明細雜之物。

博文則多而久之。顧廣圻曰：正義云：時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按：交久二文皆誤。當作史本。○略事陳意，則曰

書難言，篇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來作久，依史記改也。○略事陳意，則曰

怯懦而不盡。○略言其事粗陳其意，則謂已怯懦而有所畏懼，不敢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陳之事廣

有陳說不為忌諱則謂草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凡欲說彼野凡鄙俗直而侮慢也所矜則隨而光飾之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之如此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順旨而不忤○虛文昭曰注順旨張本作順指

不能已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雖下意從已而不能止其私此則為之飾其背私之義而以公

不能順公為少有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

以激彼存公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若所說心以公

不能及如此者則舉簡私之過見背公之惡以不行私急為多所以成其高○俞越曰此兩文相對言其

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已則說者必為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此乃見不能已之不足為

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

不能及之不足為恥矣不能已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為之飾其美若管子以是數者為不害霸是也

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不相蒙舊注必牽合為說宜其不可通矣

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所說或矜以

舉彼同類之異事以寬所取之地令其取說於我而我佯若不知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

如此者所以助其智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有欲作有所誤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

見其合於私利也欲彼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為此又微言成此美欲陳危害之事

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也又微毀誹當為私患其人必以誠而可試之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

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說者或延譽異人與彼同行或規謀

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之行若與彼同汗則大文飾之言此汗何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

為文飾言此敗何所失如此必以己為善補過而崇重之也○先慎曰史記脫有與同汗者則必以大九

字乾道本注其異人之行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得或自多矜其力當執譽之無自勇其斷則

無以其謫怒之補作或自以斷為勇則無得以其先所罪謫而動怒之也○先慎曰乾道本其斷作之斷捨

榜本改謫敵古通注云罪謫非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窮屈之凡此皆所以謀為智則無得以其先所因敗而

趙以無傷也○先慎曰大意無所拂悟辭言無所繫靡然後極聘智辯焉極聘○虛史曰意史作忠史非

辭互易案悟與忤通索隱正義所見史記尚不倒繫靡各本作擊靡注同也索隱引顧廣圻曰先慎曰御

覽通四六字大怒之時說尤為難無所拂悟者若觸警之諫齊太后是也擊靡擊古字相通說文繫縛也

又作靡也引申為繫束字易蒙釋文擊本擊中擊釋文靡本又作擊陸作擊京作擊排索隱謂說文繫

本無別有所擊射排擯也案辭言恐有所擊排即多瞻顧縛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說者因

則得親近於君終不見疑其辭又得自盡也○顧廣圻曰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句有誤盡下當依索隱引

道親近不疑猶曰此所以親近不疑也○顧廣圻曰此道所得親近不疑句有誤盡下當依索隱引

親近不疑所道即所以也讀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矣伊尹為宰百里奚為

虜皆所以干其上者也○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先慎

本如上有加字盧文弨云加字各本無顧廣圻云○藏本無加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

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先慎按加即如字誤而後人依史記改之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編猶

振舉救也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先慎曰今仕者後人依史記改之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編猶

謂所經久遠也○先慎曰乾道本編作離注同既作未據張榜本改史記同索隱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

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姓也。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鄆城

界。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

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慎曰。

外儲說下。篤宋作鄭。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夕盜至。其家甚智其

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當浪反下同。厚者為戮。薄者見疑。武公所以戮其所厚。欲令胡

不疑也。富人所以疑其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知也。但處用其知不得其宜。故或見

薄者不當為己同憂也。則非知之難也。處之則難也。疑或見戮。故曰處之難也。○先慎曰。乾道本處之作

處知未據張榜本改注云。處之難也。亦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管取

士會於秦。繞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人雖以為聖。後秦竟以言戮之。是亦處知失

宜也。○盧文弨曰。繞朝贈士會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則朝當已言於秦君。留士會不遣。失

言戮之。此不知其謀。故云然。注乃云。後秦竟以言戮之。適不用也。則朝當已言於秦君。留士會不遣。失

治要則作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先慎曰。乾道本聞有作聞往。虛文弨云。李善注。文選陸韓卿

要作有是。唐人所見本。自作有。李注無有字。脫也。此謂人聞其母病。有夜來告者。形彌子得傳聞。彌子矯

駕君車以出。○先慎曰。治要出作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犯別罪。○先慎曰。選注引作犯別罪。盧

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先慎曰。張榜本不盡作而盡。屬下為句。治要藝文類聚八十六。白孔

之史作而犯則罪。先慎按。治要藝文類聚。引作犯則罪。是唐人所見。皆有犯字。今據補。異日與君遊於

並作啖。下同。按說文啖魚啖也。啗食也。讀與含同。自食爲啖。食人爲啗。二字義別。此作啗是也。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先慎曰治要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引以作而。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先慎曰史記啗我作食我。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先慎曰治要變作移。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盧文弨曰史作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此多。臉字先慎曰治要無上以字之字及下而字。愛憎之變也。○先慎曰治要愛上有人主二字。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先慎曰治要無見罪二字。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先慎曰藝文類聚七白孔六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卞和。楚上有於字。藝文類聚白孔六帖無璞字。奉而獻之厲王。○盧文弨云楚世家無厲王。後漢書孔融傳注引作武王。王成王是也。疑今本誤。顧廣圻曰新序云荆厲王武厲王共王亦不同。先慎曰後漢書注引是御覽三百七十二。六百四十八。引作武王。王成王是其證。武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盧文弨曰後漢注引誑而作謾。已先慎曰御覽六百四十八。五百五事類賦引並作謾無而字。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先慎曰楚山當作荆山。涉上文得玉於楚山而三日。誤。藝文類聚荆山下引正作荆山。白孔六帖同。

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

○先慎曰：乾道本泣作泪，今本作淚。虛文昭云：淚，藏本作泣。後王聞之，使人問其

故曰：天下之別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

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先慎曰：事類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雖

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害也。所獻之寶，設令未美，亦無害於王也。○先慎曰：乾道本玉作圭，虛文昭云：然

猶兩足斬而寶乃論。論寶若此其難也。今人主之於法術也，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羣臣士民之私邪，主

之於法術，未必如和璧之急，乃更禁其臣人，為卞和之忠，苟無卞和之忠，誰肯犯禁而論其法術？然則有

亂也。○先慎曰：此下當有脫文。注急忠二字，乾道本互譌。今據趙本改亂字，亦誤。未詳所當作。然則有

道者之不僂也。特帝王之璞未獻耳。帝王之璞，卽法術也。有道之士，所以不見譽者，則以未獻法術也。○

未獻耳。先慎案：特卽直也。持當為特殘缺字，改從今本。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於耕農。○先慎

業者有禁，故流民急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先慎曰：故游說之士，以則法術者，乃羣臣士民之所禍也。人主非能

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先慎曰：周當為用之誤。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先慎曰：珠玉人主之所急，然兩足則而始論法術，不知和璧之急，故至死亡而不論。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若

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實作貪，按貪卽實。不如使封君之子孫

三世而收爵祿。○先慎曰：喻老篤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則三絕滅百吏之祿秩。○虛文昭曰：絕滅

廣圻曰：絕滅當作纒滅，纒裁不起於吳起，蓋楚法廢弛，故吳起然。絕滅百吏之祿秩，二字疑當作減。願先慎曰：願說是纒絕偏旁同，故誤。損不急之枝官，枝官謂非要急者，若樹之枝也。然養樹以奉選練之士。

悼王之期年而薨矣。○先慎曰：矣字，依下文不當有。吳起枝解於楚，商君教秦孝公以連什伍，設告坐之過。○使什家伍

中有犯罪或有告者，則并坐其什伍，故曰告坐。燔詩書而明法令。○先慎曰：困學紀聞，即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詩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無異也。塞私門之請，而遂

公家之勞。○於公有勞者，不滯其功賞。禁游宦之民。○設法以禁之也。而顯耕戰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

八年而薨。○先慎曰：國策，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記商君相秦十年，索隱云：國策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說也。案此作八年，與史記國策皆不合，疑八上奪十字。商君車裂於秦。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

苦法而細民惡治也。當今之世，大臣貪重，○大臣虧公法而行私，細民安亂。○先慎曰：游宦之

俗，此篇非未入秦時為韓著之，故得引秦以為喻。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術哉。

○先慎曰：此世所亂無霸王也。○顧廣圻曰：今也。字衍文。

姦劫弑臣第十四

凡姦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信幸之勢者也。○先慎曰：各本信作親，今據治要改。下正作信。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

所憎，臣因而毀之。凡人之大體，取舍同者，則相是也；取舍異者，則相非也。今人臣之所譽者，人主之所是

也。此之謂同取。人臣之所毀者，人主之所非也。此之謂同舍。夫取舍合○先慎曰：治要合下有同字，疑合

上此之謂同取，此之謂同舍而譽。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先慎曰：各本無取字，夫姦臣

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羣臣者，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先慎曰：各本非作所，今據治要改。下文正作非。非參驗以審之

也。○先慎曰：依上，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故主必蔽於上。○先慎文：非下脫有字。蔽作欺。孤憤篇云：故人主愈蔽而大臣愈重。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語意正同。是欺當爲蔽之誤。今據治要改。而臣必重於下矣。此之謂擅主之臣。國有擅主之臣，則羣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先慎曰：治要法作令，功作力。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入之情也。今爲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爲姦利以弊人主。○先慎曰：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治國若此，其過也。而上欲下之無姦吏之奉法，其不可得亦明矣。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先慎利字涉上文而衍，下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先慎曰：解老篇目不能決黑白。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富貴，事上而求安。○先慎曰：化上二字當在行正理上。若以道術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王渭疑術之誤。事上與上我以忠信事上相對。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顧廣圻曰：道藏本脫止不字。按此乃乾道本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之第七八兩葉也。藏本出於乾道本可知矣。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爲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也。○先慎曰：二者不可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顧廣圻曰：人上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爲重人者衆。○盧文弨曰：而以法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

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俞樾曰：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非論得不得也。蓋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

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則賞罰必用于後矣。人主誠明於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先慎曰：苟

而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僞詐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

之行。盡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先慎曰：依下文。而字當衍。妄毀譽以求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

淵而求生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爲姦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貪污

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先慎曰：依上文。當有也字。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此其

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顧廣圻曰：蔽。本今本弊作蔽。下得守其

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

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爲我也。○俞樾曰：不得不爲我。涉下句而誤耳。下文云：恃吾

不爲己視。天下不得不爲己聽。此使人不得不爲我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弨

不爲我之義也。可據以訂正。先慎曰：俞說是。恃人之以愛爲我者。危矣。○先慎曰：利當作安。下云不

本增。據凌恃吾不可不爲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先慎曰：利當作安。下云不

證。即其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

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妄。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爲明也。非耳若師曠

乃爲聰也。不任其數。○先慎曰：各本。不上有目必二字。盧文弨而待目以爲明。所見者少矣。非不弊之術

也。○先慎曰：治要弊作。不因其勢。○先慎曰：乾道本不上有耳必二字。因作固。盧文昭云：藏本張本皆無。藏二字。本書通用。耳必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固作因。先慎案：治要亦無耳必二字。固

作因。今據刪改。而待耳以爲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聽。○先慎曰：各本無。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先慎曰：治要無而字。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聞

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

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先慎曰：史記衛鞅傳：困未作而利本事。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亂兵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賞告姦。○先慎曰：史記衛鞅傳：困未作而利本事。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爲收擊。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故未作困而本事利。當此之時。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

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

被刑者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顧廣圻曰：衆當作罪。涉上文而誤。孝公不聽。遂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

而私姦者衆也。○顧廣圻曰：私下當有告字。先慎曰：商君之法。賞告姦則告姦非私也。私即告之誤。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

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罰重。而告姦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爲己視聽之道也。至治之法術已

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先慎曰：謠諑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情實也。

○先慎曰：說文：謠，多言也。吹，妄語也。此諛字當作吹。言愚學。謂智慮不足以避窞井之陷。○顧廣圻曰：句

於所聞。妄談治亂。誦說先古之書。使人主聞之。不敢變法。而理智慮不足以避窞井之陷。○顧廣圻曰：句

井當作井。窞，韓詩外傳五云：兩臂相扶。不陷井窞。則即智慮不足以避窞井之陷。○顧廣圻曰：句

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也。即智慮不足以避窞井之陷。○顧廣圻曰：句

乾道本無非字。顧廣圻云：聽其言者危。○先慎曰：狃於循禮不敢變更。此亦愚之至大而患

之至甚者也。俱與有術之士。

○先慎曰：與，讀若爲。禮記內則：小切之與，稻末。周禮：隨人注作小切之爲稻米。是其證。此言世之愚學與法術之士，皆名爲有術之士，而其實不同也。

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

○先慎曰：乾道本相作於。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作相。今據改。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

比有術之士也。猶螳蟻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

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耆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

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

○先慎曰：趙本係作繫。虛文弼云：藏本張本繫作係。案二字古通。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

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

○先慎曰：依下文。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

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聖人爲法國者，

必逆於世。

○顧廣圻曰：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

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衆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

亦難哉。

○顧廣圻曰：幾。當在離字下。

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於世者也。○虛文弼曰：楚莊王之弟春申君。○顧廣圻曰：與

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

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先

視當作示，以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也。與下自裂。其親身之裏，以示君同義。下正作示，明此視爲示之。曰：得爲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

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

賜死。○先慎曰：以當作不。謂不賜妾死也。

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

而以其子爲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父之愛子也。猶可以毀而害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毀字。藏本父上有夫字。盧文弨云。毀是也。猶可而害也。淺人不達古語。於而上又增入以字。則不可通矣。先慎按。凌本作猶。可以毀而害也。是也。下文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即蒙此句。明各本脫毀字。俞氏據誤本。勢不得不刪字以就已說。今據凌本補。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戮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先慎曰。釋名。車裂曰輶。輶散也。肢體分散也。是二當作支。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人下有臣字。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先慎曰。人下當有主字。爲音于。僞反。固左右姦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之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妄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與貧困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與字。盧文弨云。與字脫。一本有先慎按。有與字是也。下有與字。卽其證。今依拾補增。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顧廣圻曰。當衍有字。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顧廣圻曰。不外當作外。不勝。不亡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嚴重罰者。民之所惡

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衰。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檄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爲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幾也。○盧文弨曰：藏本無欲字。故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顧廣圻曰：犀字未詳。俞樾曰：顧氏偶失考耳。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云：犀堅也。然則犀車良馬。卽堅車良馬矣。吳子應變篇云：車堅馬良。是其義也。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先慎曰：趙本水誤永。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牽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盧文弨曰：處。凌本作功。處位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爲天子。桓公得管仲。立爲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臣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盧文弨云：臣字脫。凌本有。先慎按：有臣字是下所謂忠臣也。卽承此。今據補。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爲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先慎曰：乾道本人字在使字下。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人字在使字上。今據改。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智伯也。豫

讓乃自黔劓。○盧文弨曰：黔，藏本張本作黜。本當作錯。顧廣圻曰：當作黥。先慎曰：顧說

伯報襄子之仇，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爲人主之名。○先慎曰：刑當作形。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

也。而世主以爲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先

乾道本無者字。盧文弨云：凌本有者字。今據補。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

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諺曰：厲憐王。○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連前，誤。戰國策以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

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先慎曰：謂讀爲殺。策作弑。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盧文

策韓詩外傳皆有。今據補。雖長年而美材。○盧文弨曰：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而各爲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

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先慎曰：父兄，謂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

的而立不義。○盧文弨曰：弑，外傳作捨。顧廣圻曰：故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

反，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紱王而殺之，遂自立也。○先慎曰：事見左昭元年傳。齊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

室，及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入室。○先慎曰：左襄二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

刃於廟，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先慎曰：北賈舉射公中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

而立其弟景公。近之所見。○盧文弨曰：外傳作世。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百日而死。○先慎曰：事見噲老篇。卓齒之用齊也。○顧

韓非子集解

卷五

亡徵第十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羣臣爲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內困作右仗。盧文昭云：右仗，本內困。今據改。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顧廣圻曰：句絕。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先慎曰：春秋不厲篇，士民罷路。呂氏春秋不厲篇，士民罷路。呂氏春秋不厲篇，士民罷路。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衆言參驗。○先慎曰：乾道本不以衆言。顧廣圻云：今本下以字作不。先慎案：謂聽以爵之尊卑，不參驗衆言得失。今據盧校改。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先慎曰：八衆言得失，今據盧校改。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此亡國之風也。即此意，緩心而無成。○先慎曰：乾道本而無作無，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而作無，今據乙。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壓，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先慎曰：乾道本無淫下有刑字。顧廣圻云：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篇。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於此淫下妄加刑字，乃誤之甚者。凡別本異同，大率類此。故略不復載。先慎案：訓淫爲淫辭，已嫌添設。且與下言辯說無別。顧說非也。喜淫刑與下好辯說而文不當少一字。今依凌本增。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很藏本○盧文昭曰：俱。悞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

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幣在外。上閒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顧廣圻曰。句有誤。命繼曰。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也。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者。可亡也。○顧廣圻曰。藏本。○盧文弨曰。謂字衍。凌本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臣易慮。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盧文弨曰。謂字衍。凌本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羣臣易慮。而國更置。○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國下有更字。今據補。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攜。國攜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顧廣圻曰。民當作人。逆當作近。按此言近刑人也。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先慎曰。習字疑。當作近。按此言近刑人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私。誤。按。簡行而貴公者。韓子之家法也。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盧文弨曰。城郭惡。無畜積。財無地。一本倒。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先慎曰。楚語。臣能自壽也。注。壽保也。主數卽世。○先慎曰。數。音色各反。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

亡也。變偏而心急。○先慎曰：拾補變作偏，盧文弨云：一作孽，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誤按：當作變。

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輕疾而易動發。六字為一句。心，惰忿而不嘗。

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音義引丁音云：辨本作變，皆其例矣。輕疾而易動發。○顧廣圻曰：心，惰忿而不嘗。

前後者可亡也。○顧廣圻曰：心當作必。先慎曰：皆量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先慎曰：乾道本教。

藏本今本無。欲字今據刪。貴臣相妬。○盧文弨曰：臣，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

君不肖而側室賢。○先慎曰：八姦篇云：何謂父兄曰：側室，即君之父兄行也。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

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先慎曰：乾道本怒作怨，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怨作怒，今據改。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

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

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

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

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世下有細字，按：世下脫字，未詳其所當作。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

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

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

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

而故人退。○先慎曰：親，讀為新。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

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太侈。○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太作大字同。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塔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鄰者可亡也。○先慎曰趙本傲作傲說文傲倨也从人放聲古本作敖通作傲釋文禮記樂記傲僻字又作敖左襄二十年傳大夫敖本又作傲是其證盧文昭拾補傲下旁注傲字云藏本作傲下張本多同。亡徵者非曰必亡。○盧文昭曰一本有也字。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倚者也。○先慎曰下其字疑衍。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三守第十六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之情。○王先謙曰舉臣猶言衆臣。若後世言舉朝之比。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先慎曰能人解見有度篇。使人臣之欲有言者不敢下。適近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聞人主。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先慎曰是守不完者一也。愛人不獨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先慎曰是守不完者二也。惡自治之勞。憚使羣臣輻湊用事。○先慎曰乾道本用事作之變。顧圻云今本之變作用事。今據改。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大臣。如是者侵。○先慎曰是其守之不完也。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己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先慎曰乾道本羣臣下有直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直字。按直當作且。先慎案無直字是今據刪。

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先慎曰。壹。則主言惡者必不信矣。也。與初見秦篇主謀義同。此謂事劫。至於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王矣。○先慎曰。拾補止塞下旁。本止塞。別本多同。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止塞作者止。

備內第十七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爲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意憊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弑主也。爲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傅趙王而餓主父。爲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傅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矣。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爲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先慎曰。誤。上下文並作骨肉之親。卽其證。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爲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死見疏賤。○顧廣圻曰。藏本今

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之。此字當作疑。下又云。而子疑不為後。此後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

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鳩毒扼昧。扼昧謂暗也。中絞綰也。之

所以用也。故桃左春秋曰。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挑。案皆未詳。俞樾曰。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即樛兀之

春秋矣。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

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四初學記二十引。傷作腸。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御覽初學

記引。利下。故與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與

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

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國。策趙四有

此下四句。暈圍作。其賊在內。備其所憎。禍在所愛。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王藏本作主。不食非常之食

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先慎曰。拾補內外作外內。盧文弨云。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

之驗。先慎曰。拾補參下旁注三字。盧文弨。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

皆相參而觀之。盧文弨曰。注。張本作皆相觀。而士無幸賞。顧廣圻。無踰行。重賞字。誤按。本書南面篇

參之。舊脫皆字之。先慎曰。趙本無皆之二字。士無幸賞。顧廣圻。無踰行。重賞字。誤按。本書南面篇

云。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殺必當罪不赦。盧文弨曰。當字下。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先慎曰。乾道本

先勞。即此無踰行之意。殺必當罪不赦。盧文弨曰。當字下。則姦邪無所容其私矣。先慎曰。乾道本

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今按此與徭役多不相。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權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賢曰。謂

權勢之人得爲民復除重役也。先慎曰：趙說非也。重字承權勢而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言下云：下無重權，卽其證。復除重役則苦民歸心，故其權勢重也。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人臣。○先慎曰：下云偏，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而釜鬻間之。○盧文弨曰：蘇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然守法之臣，爲釜鬻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爲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先慎曰：乾道本而上有然字，盧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爲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相爲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顧廣圻曰：此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未也字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混者。先慎曰：疑權勢下有脫文。校者因旁注也。字以完此句。

南面第十八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顧廣圻曰：當衍任下在字。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先慎曰：衛嗣君貴薄疑，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讎，而主反制於其所不任者。○先慎曰：是恐爲任者所制而反制於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顧廣圻曰：當衍而無道得小人之信矣。○顧廣圻曰：作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先慎曰：意林非譽交爭，則主惑

亂矣。○先慎曰：意林無亂字。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於忠信，無以不禁。○偽為忠信，然後

三者，悖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

信，不得釋法而不禁。○王先謙曰：不以無心，此之謂明法。

人主有誘於事者。○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有壅於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曰：顧廣圻

索資以事誣主。○顧廣圻曰：少索資，以事誣主，句藏本同。今本少作必，誤。俞樾曰：誣字無義，疑誘字之

乃因而多之也。王先謙曰：少索資，矯為廉，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王先謙曰：多，則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

讓廣雅釋詁：誣，欺也。俞說非，下乃言誘也。如是者，謂之誘。○顧廣圻曰：誘，下，誘於事者，困於患者，必為憂患所困。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

進言不信。○王先謙曰：下云：出大費而成，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賞。○盧文弨曰：不上脫夫字，凌本有

有功者必賞，當作事，雖有功不賞，先慎曰：顧說是，下云：事雖有功，必伏其罪，即其證，凌本不審而妄改，不可從。則羣臣莫敢飾言以悖主，主道者。○先慎曰：謂使

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先慎曰：人主之患在於任臣，然以下

之人，皆得而任之，故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

羣臣，羣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王先謙曰：二勢者，主拒諫，臣緘默，兩有必然之勢。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

壅於言，壅於言者，制於臣矣。主道者，使人臣有必言之責。○先慎曰：乾道本有必作必有，盧文弨云：必有

據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

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先慎曰：依上下。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責。○顧廣圻曰：藏本則人臣

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王先謙曰：明其

曉然於主心。有爲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

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

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

亦有害。

不知治者。○先慎曰：舊連上。顧廣圻云：當以此句提行。今從之。必曰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

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先

郭偃墨子所染篇作高偃，高與郭一聲。轉左傳作卜偃，章杜注晉掌卜大夫。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

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

雖拂於民心。○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爲

顧氏知拂民心與適民心相對而不誤。先慎曰：乾道本脫必字。藏本趙本脫心字耳。當作拂於民心，必立其治。

知必立其治，與嚴必行之，又相承也。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戈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

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先慎曰：管仲下當有之字。與上句相對。是以愚贛竄墮之民，多不可曉。疑有脫

誤。先慎曰：乾道本愚作遇。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贛作苦小費而忘大利也。○顧廣圻曰：故蚤虎受阿謗。廣圻

句而輟小變而失長便。○顧廣圻曰：逗按，駭字有誤，未詳所當作。故鄒賈非載旅。○顧廣圻曰：句狎習於亂而容於治。○顧廣圻曰：逗，故鄭人不能歸。○顧廣圻曰：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諸說七術六微外，諸說左右四篇之經相同，必韓子此下尙有其說，亦如四篇之說者而令佚之耳。先慎曰：顧說是，遠日暮安暇語汝當即鄭人不能歸佚文。

飾邪第十九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

危。○顧廣圻曰：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龐煇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顧廣圻曰：顧廣圻曰：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先慎曰：乾道本後下無得字。王渭云：當衍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國亂節高。○顧廣圻曰：節作飾，誤。十過篇，其行矜而意高。自以為與秦提衡。○先慎曰：世家悼襄王四年，龐煇非他時之節也，即其節高之義。

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先慎曰：攻出二字互誤。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顧廣圻曰：世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又年表云：秦拔我闕與鄴，取九城，即其事也。龐援揄兵而南，則鄴盡矣。○盧文弨曰：龐援即龐煇，亦作龐涓。顧廣圻曰：援讀為煇，史記燕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不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

慎曰：乾道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湣王事見史表，世家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

昭云：凌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湣王事見史表，世家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

昭云：凌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湣王事見史表，世家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

昭云：凌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湣王事見史表，世家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

昭云：凌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湣王事見史表，世家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

昭云：凌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湣王事見史表，世家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

昭云：凌本利作地，今據改。主不得意而死。○先慎曰：趙世家，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先慎曰：魏安釐數年西鄉以失其國。○先慎曰：魏景湣王事見史表，世家此非豐隆五行太一。○先慎曰：張

而去之。斬子反以爲大戮。故曰豎穀陽之進酒也。非以端惡也。端故子反也。實心以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

而已矣。此行小忠而賊大忠者也。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若使小忠主法。則必將赦罪。赦罪以相愛。○先

乾道本不重赦罪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赦罪。今據補。是與下安矣。然而妨害於治民者也。當魏之方明立辟。○顧廣圻曰。逕從憲令行之時。○顧廣圻曰。當衍行字。按下文當趙之方明國律。逕從大軍之時。句當燕之方明奉

法。逕審官斷之時。句其句例同。又下文云。故曰明法者強。承此三句之三。明字也。有功者必賞。有

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及法慢。妄予。○顧廣圻曰。及法慢三字。爲一句。妄予二字。爲一句。而國日削矣。當趙之方明國律。從

大軍之時。人衆兵強。辟地齊燕。及國律慢。用者弱。○顧廣圻曰。而國日削矣。當燕之方明奉法。審官斷之

時。東縣齊國。南盡中山之地。及奉法已亡。官斷不用。左右交爭。論從其下。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

故曰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強弱如是其明矣。而世主弗爲。國亡宜矣。語曰。家有常業。雖飢不餓。國有常法。

雖危不亡。夫舍常法而從私意。則臣下飾於智能。○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盧文弨云。張凌本皆有下字。顧廣圻云。藏本臣下有下字。是也。先慎案。意林臣下有

下字。今據補。臣下飾於智能。則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治國之道廢也。治國之道。去害法者。則不惑於智

能。不矯於名譽矣。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之君。會稽之上。○盧文弨曰。之君二字。凌本無。防

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先貴如令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先

謙曰。首以遵令爲貴。故曰先貴。如令說亦可通。故鏡執清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

爲明。搖衡則不得爲正。法之謂也。故先王以道爲常。以法爲本。本治者名尊。本亂者名絕。凡智能明通。有

爲句言自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不說邪字疑其所據本作是以智過法立智。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訂正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凌本作以邪爲智與舊注不合。非是。先慎曰：俞說非邪語辭屬上爲句以智過法立智。當作以知過法立智。古文之智皆欲過公法立私智。是讀爲智者。並加日字於下。此涉上下文而誤。舊注云：以此思之。則知凡臣下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是其所見本尙作知字不誤。如是者禁。○顧廣圻主之道也。○顧廣圻曰：禁主之道。禁字衍。主之道三字逗屬下。自若是者禁至此。今必明於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夫令必行。禁必止。人主之公義也。必行其私信於朋友。不可爲賞勸。不可爲罰沮。人臣之私義也。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故公私有分。人臣有私心有公義。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先慎曰：人臣之公義也。汙行從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明主在上。則人臣去私心行公義。亂主在上。則人臣去公義行私心。故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害國而利臣。君不爲也。○先慎曰：乾道本害作富。爲作行。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至夫臨難必死。盡智竭力爲法爲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字。子。故先王明賞以勸之。嚴刑以威之。賞刑明。則民盡死。民盡死。則兵強主尊。刑賞不察。則民無功而求得。有罪而幸免。則兵弱主卑。故先王賢佐盡力竭智。故曰：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審。先王之知矣。

卷六

解老第二十 ○盧文弨曰：此及下篇當依老子各章分段。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先

謂得者。兩得字。各本作德。案。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正。承上得者言之。御覽七百二十引。正作得。明作德。誤。今據正。凡德者。以無為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

用固。為之欲之。則德無舍。○王先謙曰。舍。止也。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

有德。○先慎曰。生有德。承上不。全無功。兩者言。疑無功。上脫不全二字。乾道本有作於。虛文。昭云。藏本張

凌本有作於。凌本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作有。誤。先慎案。作生有德者。是也。本無而致有之。謂

生。老子云。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有德。則無德。文不成。義德上當有生有二字。不德。則有德。○先慎曰。不得。則在有德。虛文。昭云。在字疑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先慎曰。舊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先慎曰。說

也。靈臺清靜。自然而虛。若無道。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虛也。虛者。謂其意所

術之人。有意為虛。所謂故也。無制也。○虛文。昭曰。今制於為虛。是不虛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

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先慎曰。德經。河上公。王弼。本不作以。葉夢得不作

條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

仁為之。而無以為也。○先慎曰。今

德經。無也。字。義者。君臣上下之事。○虛文。昭曰。凌本。事作禮。先慎。父子貴賤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

也。臣事君宜。下懷上宜。○先慎曰：乾道本脫下宜字。顧廣圻云：此下宜字。顧廣圻云：此下宜字。今依增。子事父宜。賤敬貴宜。○先慎曰：乾道本亦誤。此承上父子貴賤言。明字當作賤。依藏本今本改。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先慎曰：九字爲句。謂知字屬下。爲句非友。朋依上當作朋友。親者內而疏者外宜。○顧廣圻曰：今本無宜字。藏本有。義者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先慎曰：乾道本貌情作情。貌而下同。虛文。昭云：情貌倒。從張本作。貌情。先慎案：虛說是。貌即文飾也。禮記月令疏引定本：飾謂容飾也。容飾即容貌也。下文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內指情言。飾即貌也。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作禮者所以飾貌情也。貌上更有飾字。蓋校者旁注飾字以釋貌義。刊書通而作情貌者。誤。今據乙。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以明之。○先慎曰：乾道本故作其以作而。誤。下文故好言繁辭以信之。與此正。實心愛而不知。相對顧廣圻云：今本其作故。先慎案：御覽引其作故。而作以。今據改。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節作飾。今據改。故曰：禮以貌情也。○顧廣圻曰：此及喻者。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曰：文其不然者。即有誤也。今皆正之。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衆人之爲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先慎曰：乾道本下之字作以。顧廣圻云：今本上以字作之。不當作以。改從今本。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字。誤。案：此以十四字爲一句。故曰：攘臂而仍之。○顧廣圻曰：經典釋文仍作仍。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仍。先慎曰：仍王弼作仍。說文仍因也。仍亦因也。仍仍字異義同。道有積而德有功。德當作積。德者道之

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盧文弨曰：凡而後下俱不當有失字。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下失字。

禮為情貌者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云：當提行。此為情貌。與前文自別。先慎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提行。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

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

之珠，不飾以銀黃。○先慎曰：御覽八百三十八引。黃作黃金。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

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先慎曰：乾道本無樸字。顧廣圻云：今本禮下有樸字。按：句有

文不成義，故曰：禮薄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顧氏謂曰：下必引老子文。故疑誤。不知此即本老子

改從今本。故曰：禮薄也。○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所以亦用故曰：以明之，非必盡引老子成文而不知此。即本老子

是謂深其根，固其柢。本書無是謂二字。善建者不拔，本書僅云：故曰：拔之類是也。又有增多其字，以足義

者是謂道紀。本書作道理之者也。喻老篇：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而老子元文：作子孫祭祀不輟是也。

此既云禮薄也，下又申明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正與下文故曰：道之華也，又申之以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故

曰：無不克，又申之以故曰：無。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

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王先謙曰：禮繁者實衰，與實衰者貌薄。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王

先謙曰：通人謂衆人。緣衆人之實心而形之於事，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顧廣圻曰：歡當作

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先慎曰：依下文是。以曰：亂之首。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皆無也。字下道之華也。同。而亂之首乎。○顧廣圻曰：今德經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王先謙曰：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先慎曰：忘與妄通。左傳哀二十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妄。

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忘或作妄。此忘妄古通之證。無緣而忘，何以論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

鳴於門外。○先慎曰：乾道本無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有字。先慎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先慎曰：御覽引無

乾道本無在其二字。今據御覽事類賦引補題：御覽事類賦作驪。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先慎曰：御覽引無

是字。角作頸。誤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術。嬰衆人之心。華焉殆矣。○先慎曰：竭其聰

下仍作角。可證。○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補題：御覽事類賦作驪。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先慎曰：御覽引無

人之心為之營惑。如故曰：道之華也。嘗試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

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當

以二字不誤。與故字同。上文故曰：道之華也。此言是以曰：愚之。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先慎曰：也字

首也。語正相同。皆本老子文變。故言是以者。避下故曰：以成文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先慎曰：也字

而愚之首也。○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也字。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顧

曰：今德經下處字作居。非傳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先慎曰：徑絕即妄

本與此合。下不處其華同。行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先慎曰：徑絕即妄

絕同義。解見下文。所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顧廣圻曰：去當有禮字。而取緣理好情實也。○顧廣圻曰：故曰：去

彼取此。○先慎曰：以上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

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先慎曰：乾道本富下無

顯廣圻云藏本有貴者是也。而福本於有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先慎曰老子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倚因也。以成其功也。

先慎案依上文應有今據補。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有則字。衣食美則驕

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先慎曰道乾本無行字顧廣圻云今據補理下御覽有也字。行邪僻則

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先慎曰王先謙曰禍與此對文不當更有生字此緣上生字而誤衍。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先慎曰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伏匿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

而妄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先慎曰乾道本下有天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天字卜祝未詳先

慎案天字衍今依顧校。刪卜祝疑為十倍之譎。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衆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

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諡人曰孰知其極。先慎曰此變文而言與是以曰愚之首也同例。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

貧賤死天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

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先慎曰與失路等下衆人

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盧文昭曰子字張本無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盧

曰日字凌本無顧廣圻曰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矣字傳本與此合故皆作固。皆無以字先慎曰王弼作人與此同陸希聲趙孟頫本作民迷其日固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盧文昭曰內言行相稱也。先慎曰稱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謂能死節輕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外二字凌本倒言行相稱也。先慎曰稱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謂能死節輕

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王先謙曰：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閒

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先慎曰：書謂德經。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

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

人事天莫如嗇。○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若。經典釋文作如同此。先慎曰：趙孟頫本亦作如。

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

理。○盧文弨曰：謂張本作爲。先慎曰：爲謂古通俗人妄改。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衆人離於患難。陷於禍。猶未

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盧文弨曰：禍患二字。張凌本倒。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

是以蚤服。○盧文弨曰：張本謂作惟。以作謂。凌本作復。上下句皆同。王弼本作復。釋文復音服。顧廣圻

也。上文徒於道而服於理。又云。不從道理。又云。虛無服從道理。即解老子蚤服之義。服從之服字。當作

服。更無疑義。知韓子所見德經本。作服。不從復也。因學紀聞卷十。引老子服作復。並引司馬公朱文公說

云。不遠而復。謂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作復。據此。則王弼本仍作復。與本書合。宋儒據釋文爲訓。未檢韓子也。凌氏依誤本。老子改本書。非是。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先慎曰：故上當有則字。故舊也。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

重積德。夫能令故德不去。新和氣日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公作是。謂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與此合。

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先慎曰：河上公作剋，下同。無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

戰易勝敵則兼有天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人民其術遠。則衆人莫見其端末。莫見其

端末。○先慎曰：下末字。乾道本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端下有末字。今據增。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

能終其天年。而後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

則其會遠。其會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盧文弨曰：夫張本作天。顧廣圻曰：不

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先慎曰：乾道本見下脫其字。爲下。能上當有體道二字。先慎曰：顧說是。不

有國。○盧文弨曰：顧莫知其極四字疑衍。顧廣圻曰：今德經及傳本皆無則字。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

旋者。其建生也。長持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顧廣

德經柢作帶。傳本作柢。與此合。經典釋文云：柢亦作帶。今案：帶字非此之用。俞樾曰：根上當有直字。上云有曼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下云曼根者。蓋承上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即曼

根。柢是直根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持生也。○先慎曰：乾道本持上脫以字。顧

當補先慎案。上文亦有以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

字明乾道本脫。改從今本。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

之道也。○顧廣圻曰：傅本及今德經皆無兩其字也。字深上有是謂二字。先慎曰：是謂二字。顧說非。以上見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先慎曰：治要無矣。字。

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先慎曰：治要無矣。字。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

令更則利害易。○先慎曰：乾道本提行。顧廣圻云：藏本連上為一條。今據改。易音夷。益切。利害易則民務變

民務變謂之變業。○先慎曰：各本無下民字。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

則多敗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宰。○先慎曰：各本宰作澤。案澤字誤。當作宰。割烹宰夫之職。當烹時

隸形相似。因譌為畢。淺人不審。妄加水旁。作澤。耳。治要引作宰。明唐本韓子不誤。今據改。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

法。○先慎曰：各本無虛字。而作不。案百字誤。重猶難也。貴虛靜而難變法。文曲而有致。作不則率然。故曰

治大國者若烹小鮮。○顧廣圻曰：傅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先慎曰：治要有者字。

人處疾則貴醫。○先慎曰：舊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

禍害。○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舉動理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舉動理。按夫內無瘧疽瘰癧痔之害。○顧

曰：痔當作疔。說文：疔，小腹痛也。小徐本云：讀若紉。詩：小弁釋文曰：搗韓詩作疔。集韻：四十九疔。疔，或

從壽。先慎曰：疔字不誤。此皆指身可見之病而言。說文：瘰癧，瘰癧也。瘰癧，瘰癧也。瘰癧，瘰癧也。瘰癧，瘰癧也。

對文是輕。故曰以道莅天下。○顧廣圻曰：傅本此下有者字。蓋唐人所見老子本有者字。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

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人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昭云：傷下脫人字。張本及今德經皆有人字。是也。傳鬼崇也。疾人。○王渭曰：也字衍。鬼崇疾人四字作一句。讀與下文人人逐除之之謂人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法則上亦不行刑。上

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民。○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民皆作人。按韓子自作民。先慎誤本老子刪之也。河上公王弼傳本並有。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

外不事利其產業。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

慎曰：乾道本下則字作而。盧文昭云：凌本而作則。今據改。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先慎曰：兩上並有夫字。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先慎曰：以

有道之君外無怨讐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讐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顧廣

字當衍。八字爲一句。內有德澤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先慎曰：人當作民。下文遇諸侯有禮義則役希起。治

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

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先慎曰：乾道本通淫作淫通。顧廣圻云：今本作通淫

之物。謂不以馬遠致奢侈之物也。若作遠淫通物則不辭。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疇。○先慎曰：乾道本

矣。下文得於好惡。怵於淫物。淫物連文是其證。改從今本。

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於仍作唯。今據藏本補。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顧廣圻曰。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按。喻老無。先慎曰。糞播古通。

人君者無道。○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道下更有道字。盧文弨云。張浚本君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君下有者字。乾道本重道字。譌。先慎案。乾道本脫者字。空格於下。淺人妄增道字以補之。今據

校改。則內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則畜生少。兵數起則

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殆。戎馬乏則將馬出。○顧廣圻曰。將當作倅。形近之誤。鹽鐵論

數發。戎馬不足。倅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即本於此也。他書又作字。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史記平準書云。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馬近臣。誤同字。

郊者言其近也。今所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先慎曰。倅馬近臣。非軍中故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矣。○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先慎曰。而字。依上文當作則。有欲甚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

難生。○盧文弨曰。二經字。張本作輕。顧廣圻曰。藏本二經字。皆作輕。按經當作徑。上文必緣理不徑絕也。陸行不緣理為徑。周禮云。禁徑。論者是也。水行不緣理為絕。爾雅云。正絕流曰亂。是也。藏本所改失

之。先慎曰。經徑二字義同。易上經釋文。廣雅釋言。經徑也。釋名。徑經也。言人之所經。由是觀之。禍難生於由也。二字疊訓。左傳。二十五年。傳。趙衰以壺飧從。徑釋文。徑讀為經。是經徑古通用。由是觀之。禍難生於

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有禍。退之。既退之後。更思闕伺中傷。故令

有禍也。姦起則上侵弱君。禍至則民人多傷。○先慎曰。依下文。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夫上

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大於可欲。○顧廣圻曰。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誤。傳本及今德經皆作罪。據經典釋文。王弼老子無

此句。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人無毛羽。○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不衣則不犯寒。俞

是曰。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下文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先慎曰。上屬天而下不著地。以腸胃為

俞說非。此與下文不食則不能活。句例正同。不當有足以二字。犯勝也。根本上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

虛。則不憂矣。衆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王先謙曰。有字當

在罪字下。罪有時活與終身不解。文義相對。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憂。連上。今提行。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

害至。禍害至而疾嬰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先慎曰。乾道本重痛禍薄外四字。苦下有痛雜於腸

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衍。顧廣圻云。痛禍薄外四字。藏本不重。按此疾嬰內則痛為一句。苦痛雜於腸胃

禍薄外則苦為一句。下多複衍。先慎按。虛顧說是。據藏本。張本刪四字。依拾補刪七字。苦痛雜於腸胃

之間。○顧廣圻曰。八字為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顧

曰。今德經僭作大。非傳本與此合。傳本及德經利皆作得。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得也。又云。其欲得

之憂不除也。仍作得。可證喻老不誤。先慎曰。李約本僭作甚。說文僭痛也。古音甚僭同。利當作得。顧說是

以上見四道者。萬物之所然也。○先慎曰。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

道理之者也。○顧廣圻曰。句有誤。按。自上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所解。何文詳。老子第十四章

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彼也。紀理也。先慎曰。顧說是也。道字逗。紀理義同。故道經作紀。韓子

改爲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王先謙曰。薄迫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為物之制。萬物各異理。制上之字衍。萬

物各異理而道盡。○先慎曰。乾道本萬下五字不重。稽萬物之理。故不得不化。物之理不變。則不通。不得

不化。故無常操。○王先謙曰：言不執一。無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

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之字。按：依上下文當補先慎案。顧說是。依今本補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或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並有。

之字是。日月得之以恆其光。○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得下有之字。今據補。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

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孫詒讓曰：統疑當作終。言壽與天地同長也。終統二字篆文形相近而誤。

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紂桀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

乎常在吾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今據補。以為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

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萬事得

之以敗，得之以成。○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物字緣上文而誤。依拾補改。道譬諸若水。○先慎曰：意林語作之。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

即生，譬之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先慎曰：放下當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

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先慎曰：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功以處見其形也。故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先慎曰：趙孟觀本

物作象，以上見十四章。

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物字。盧文昭云：張凌本有。今據補。故定理有存

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

慎曰。乾道本地上有與字。俱作具。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

無攸易。無定理。○先慎曰。乾道本下者。字在謂常二字。句絕。屬上。而常者三字。逗屬下。今本兩常下。各有者字。

誤。先慎案。顧虛說是。據改。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先慎曰。乾道本常下。有所字。虛云。所。

謂云。常字句絕。先慎。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顧廣圻曰。傳本第二十五章云。故強字。然。

案。虛顯說是。今據刪。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虛文昭曰。道下之字。凌本無。顧廣圻曰。傳。

而可論。○王先謙曰。惟。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虛文昭曰。道下之字。凌本無。顧廣圻曰。傳。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

與九竅。十有三者。○先慎曰。者。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

文昭曰。徒下也。字一本無。三下者。字衍。顧廣圻曰。德經無也。字者。字。至其死也。○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

按。本書之例。當作故曰。生之徒。十有三也。先慎曰。也者。二字。皆衍。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今據補。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先慎曰。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

三。○先慎曰。據此。明上有。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不止。則。

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死地也。○虛文昭曰。下死字。衍。凌本。故曰。民之生。生而動。○顧。

曰。當於。動皆之死地。○顧廣圻曰。亦十有三。○先慎曰。乾道本亦作之。拾補作亦。顧廣圻云。傳本之作。亦。

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雨降集，曠野閒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先慎曰：乾道本風露作虎兕，誤。顧廣圻云：今本兕虎作風露，今據改。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爪角害之。○先慎曰：乾道本脛上行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虛字，今

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先慎曰：乾道本脛上行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虛字，今據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皆提行，今本誤連。先慎曰：上即解陸行不遇兕虎三句，不當提行，改從今本。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無

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先慎曰：乾道本藏本重是也，今據補。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先慎曰：河上王弼本

與此入山不特備以救害。○顧廣圻曰：山當作世。故曰：入軍不備甲兵。○盧文弨曰：張凌本作被，顧廣圻曰：藏本彼反案，藏本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備，先慎曰：備被義同。廣雅釋詁：備，具也。史記韓侯世家：集解引張揖注：被，具也。故本書作備。王弼本作被，甲兵以在己者，言明作備，作被二字並通。河上本作避，聲之誤也。注謂不好戰以殺人，則依文立訓，非是。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先慎曰：乾道本容作

德經亦作容，先慎案釋名：容，用也。合事宜，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顧廣圻曰：今德經無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先慎曰：德經無矣。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先慎曰：乾道本

云張浚本皆重。顧廣圻云。藏本重務致其福。是也。今據補。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

道。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見必行之道。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則其從事亦不疑。有明字。今據張榜本刪。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慈。先慎曰。傳本。慈。上有夫字。

周公曰。連上。今據補。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修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衆。民衆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此與上故謂之善攝生矣。句同。

也。顧說非。一律皆變文。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依上文作小大。當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王先謙曰。後言者。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先慎曰。有權謀者。能決議於大庭。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一也。謂下不當更有爲字。是以故曰。此當衍故字。或衍是以字。上文或作是以曰。或

作故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為字

是其證○事皆作器經典釋文作器韓子自作事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

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戰作陣與

難故勝也是晉時本作勝傳本誤於○當作以慈字逗老子慈上有夫字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顧廣

也當是韓子所引有夫字○王先謙曰有善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衛慈之也○王

曰盡下之字訓為往天下之道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先謙曰

皆往生於其心是以慈衛之也○本吾作我寶之作保之陸希聲趙孟頫作

保而持之傳本與此合以上見六十七章○河上王弼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顧廣圻曰解第五十三章行於大道所謂貌施也者○顧廣圻曰德經作

慎曰貌飾也下文所謂飾巧詐也施○河上公云徑邪不不正也此大字衍佳麗也

讀為迤迤邪也○說詳老子集解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河上公云徑邪不不正也此大字衍佳麗也

謂服文采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顧廣圻曰德經作田田荒則

府倉虛○顧廣圻曰德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

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先謙曰王弼河上公獄訟繁倉廩虛而有以淫侈

為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先謙曰國之受傷故曰帶利劍○先謙曰此下未解諸夫飾智故以

至於傷國者○顧廣圻曰十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虛文昭曰資老子作財顧廣圻曰

經作財貨非國有若是者則愚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隨先慎曰乾道本作下無

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改從今本大姦唱則小盜和等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等先則鍾瑟皆隨先慎曰鐘等唱則諸

樂皆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

盜等矣顧廣圻曰故下當有曰字德經無而者之矣四字等作夸今按韓子自作等先慎曰乾道本資貨作貨資據道藏本拾補校張凌本乙上文正文資貨不誤夸字無義當依此訂正以上見五十

三章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

外物亂於玩好也恬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先

慎曰此與上故曰迷同例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先慎曰德經善達者不拔一於其

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脫先慎曰德經善襲者不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

謂祭祀不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宗廟按此不當重傳本及德經絕皆作輟經典釋文不輟張劣反喻老篇作輟先慎曰此亦當作輟身以積精為德家以資財為

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顧廣圻曰今德經之下有於字非傳本無與

此合下四句同按淮南子道應訓引此句亦無於字先慎曰趙寫本無於字真者慎之固也治家者先慎曰者字依拾補引馮校增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

則資有餘故曰修之家其德有餘一例顧廣圻云有當作乃當據改與上下治鄉者行此節則家之有餘

者益衆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顧廣圻曰今德經邦作

國者漢人避諱改也。邦與豐韻。作。益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先

廣圻曰：傳本普作。修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益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耗，則萬不失一。○先

溥按：普溥同字也。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顧廣圻曰：藏本有此句。德經亦有先慎以邦觀

止自無不知者。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顧廣圻曰：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

邦。○先慎曰：王弼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顧廣圻曰：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

以上見五。邦河上本邦作國。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顧廣圻曰：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

十三章。

卷七

喻老第二十一 ○盧文弨曰：藏本連六卷中。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顧廣圻曰：當作日。遺傳不用，故曰：卻走馬以糞。○先慎曰：解老有也。字說詳上。天下無道，攻擊不休，

相守數年不已，甲冑生蟻，蠶鷲雀處幄帷，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先慎曰：解老有矣。字。翟人有獻豐狐玄豹

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皮之美自為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為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

為罪，虞虢是也。○先慎曰：乾道本以城上有則字。盧文弨云：凌張本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以城上

則字而誤增，以城與地為罪，承夫治國者言。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攻趙，不已。韓魏反之，

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盧文弨曰：遂卒被分。○先慎曰：十過漆其首以為淩器。○先慎曰：說苑建本

沃也。浸沃。若今人之浸麵。士虞禮。明齊澆酒。鄭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澆釀。此酒也。澆器。卽釀酒之器。淮南道。應訓。作飲器。飲器。亦酒器也。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飲器。韋注。榼。也。皆爲酒器。後人不識。澆字。本義。遂以晉語。少澆。釋之。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而得文王。韋注。少澆。小便。言其易也。之澆。釋之。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乘。與垂棘

之壁。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僭於欲得。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顧廣圻曰。乾道本無王字。有王字。先慎案。此與富貴其可也。相對成文。不當少一字。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先慎曰。不求於外。今據補。有國者不務廣土。先圖自立。邦基既定。故可霸王。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可也。先慎曰。不與此合。皆作

故可。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富貴。於之下。補足字。爲當作常。人無欲心。則能常守其真根。故曰。知足之足。常足。以上見四十六章。

楚莊王旣勝。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先慎曰。呂氏春秋。孟冬紀。楚孫叔敖。有功于國。疾將死。戒其子曰。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此不以其邦爲寢邱。不奪也。獨在。藝文類聚。五十一引。作獨存。在義同。言惟孫叔敖所請之地不收也。此不以其邦爲

收者瘠也。顧廣圻曰。故九世而祀不絕。孟傳。九世作十世。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兩不。顧廣圻曰。德經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顧廣圻曰。德經無以其世。孫叔敖之謂也。五十三章。見制在己曰重。先慎曰。乾道本連。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先慎曰。重可御輕。故曰。重

爲輕。根靜爲躁。君故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顧廣圻曰。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傳本。君子與此。故曰。二字。故曰。當爲是以之。譌道經。邦者。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十七年。傳國。立王子。何以爲

王自稱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

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先慎曰：惠文王四年，公子成李兌圍主父宮三月餘而餓死沙邱宮。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圉曰：顯廣

臣按：上文云重為輕根，本根也。河上非是。主父之謂也。先慎曰：以上當作本傳，本作本經，典釋文云：本河上作。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先慎曰：君於臣不當以開言開疑上之誤。失則不可復得也。先慎曰：失其

君，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先慎曰：深字衍，唐諱淵，改深後

人回改兼存深字耳。上人君之淵亦無深字，即其證。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為德。君見

罰，臣則益之，以為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臣乘其威。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

補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先慎曰：六微篇邦作國，河上王弼並作國，莊子引作國，後漢釋詁傳亦

上。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顯廣折曰：藏本今本觀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

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先慎曰：越語：吳越戰於五湖，章注：五湖今太湖，初學記：七引揚州

之。○顯廣折曰：傳本作禽，與此合。經典釋文：傳，河上本作禽，先慎曰：古無禽，禽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河上本欲，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先慎曰：將遺之以廣車。先慎曰：或作使非，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仇由。

智伯欲伐我，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高注：廣大車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顯廣折曰：起事於無形。先慎曰：虛說誤

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先慎曰：還，桓侯故使人問之。榜本無故字。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先

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也字。依下二句當有先慎案。史記亦有今據補。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盧文弨曰：火齊新序作

大劑。先慎曰：火齊，湯治腸胃病。倉公傳：齊，即中令循，不得前後。洩三日，飲以火齊，湯而疾愈。又齊王太后病，難於大小溲，溺飲火齊，湯而病已。新序作大劑者，齊劑古通。大乃火字之誤。當依此訂正。在骨

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盧文弨曰：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

○顧廣圻曰：曰字當衍。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蚤從事焉。○其明證也。先慎曰：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文昭曰：當分段。今從之。○盧文弨曰：張凌無令有後患。鄭公又不聽。○先慎曰：及公

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

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先慎曰：虞虢之所以相救者，非彼此見德緣滅亡隨之耳。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

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先慎曰：張榜本已作以。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

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顧廣圻

無兩也字。先慎曰：見六十四章。

昔者紂為象箸。○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弨曰：史記淮南作晞。凌本同。此自作怖。後

文昭云：當分段。今從之。而箕子怖。○盧文弨曰：怖當作箝。下文及說林上同。先慎曰：顧

漢始以此名官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屬官有先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先慎曰北堂書鈔一文王見如淳云前驅也先或作洗汲黜傳作洗馬是其證

訾於王門夜不懈亦不忘王即古玉字顧廣圻曰戰國策云而武王羈於王門又呂氏春秋云武王事之夙

王即玉字高所說見淮南道應訓彼注玉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羈當即晉之譌顏色不變而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

霸也不病宦趙本先慎曰宦武王之王也不病晉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顧廣圻曰

字傳本有與此合皆無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韓子自作不病是以無病也傳本作是以不吾病今德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先慎曰此謂不以病病故能除病以上見七十一韋

宋之鄙人二條皆當連得璞玉而獻之子罕二柄篇有子罕當別一人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

為君子器不宜為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

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而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顧廣圻曰周字句絕讀依淮南道應訓塗字淮南作徐此文上徐

又加土於事者為也為生於時知者無常事王謂曰知當作時先慎曰王說是道塗為徐字形近之誤後人

知者不藏書顧廣圻曰淮南脫不字知讀曰智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高誘注曰

喜焚其書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王先謙曰書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曰河上

公注復之者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也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歸字也字又傳

學不學之過歸字疑衍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顧廣圻曰：有誤未詳。先慎曰：顧說非也。下因字微逗。其義甚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王先謙曰：靜則物有定形。乘其機以引導之。不待雕琢而聽其自然。以成其靜。則建乎德。動則順乎道。

而成。豐殺莖柯。○顧廣圻曰：豐是豐殺。謂肥瘦也。殺音所。拜反。作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先慎曰：列

帖八十三引亂。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顧廣圻曰：功列子作巧。先慎曰：功當作巧。列子下文云：聖人

化則無不周。即承此巧字言之。功巧形近而誤。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先慎曰：白孔六帖引

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先慎曰：乾道本智上無之字。此皆一

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俞樾曰：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云：豐年大禾。臧獲不能惡也。

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顧廣圻曰：恃字傳本及

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先慎曰：治要引老子也。作馬。以上見六十四章。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虛耳目竭於聲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

福雖如丘山。無從識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顧廣圻曰：兩可以二字。今

於字。下知字。今德經作見。傳本作知。與此合。淮南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知字。亦作見。先慎曰：闕。蓋河

上公及傳本作規。畢沅考異云：說文窺小視也。闕。閃也。閃。闕頭門中也。方言：凡相窺視。南楚謂之闕。蓋穴

中窺視曰窺。門中窺視曰闕。老子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顧廣圻曰：期上當有於字。下文及本書外諸說。右下皆同。先慎曰：顧說是。古於

反據此以改下文於字爲子誤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先慎曰趙本主作王誤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

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

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先慎曰誘道誘馬於道也而先後心在於臣上何以調於馬○顧廣圻曰今本上作尙先慎曰上尙古通張榜本

何作可誤此君之所以後也○先慎曰此當連下爲一條

白公勝慮亂○先慎曰秦策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顛立倒杖策顛上貫顛按顛卽顛字之別體也玉藻鄭

注顛或爲道可借證矣先慎曰御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顛之忘將何爲忘哉○顧廣圻曰爲

覽三百六十八引無而字顛作顛無者字少傳本作齡與各本異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顧廣圻曰傳本及

不先慎曰作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思遠則忽近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視故曰不見而明○顧廣圻曰傳本及

時以舉事因資而立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先慎曰趙孟頫本不

楚莊王莅政三年○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弼無令發無政爲也右司馬御座○盧文弼曰張而與王

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顧廣圻曰史記楚世家新序無不翅餘嘿然無聲此爲何

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先慎曰乾道本長上有觀字顧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先慎曰雖無

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

處士六而邦大治舉兵誅齊敗之徐州○顧廣圻曰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圍齊勝晉於河雍合諸侯於宋

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先慎曰以上見三十三章。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先慎曰事類賦九引無而字。周惡賢

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

其資。雖知大迷。○先慎曰知讀為智。趙本大作太誤。是謂要妙。○顧廣圻曰傳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先慎曰河上注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見二十七章。

說林上第二十二。○盧文弨曰藏本卷七起先慎曰案隱云。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

湯以伐桀。○先慎曰以已同。而恐天下言己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

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於子。○先慎曰言湯欲嫁名於務光。故讓務光以天下。受湯之天下。是並弑君之名而受之。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俞樾曰事字衍文。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僕與行為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為行之事也。讀者誤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

增事矣。孟卯曰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先慎曰長音直良切。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公也。○先慎曰言雖受僕

公。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吾今見之。

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為太宰曰。○先慎曰各本謂作請。緣上文請字而誤。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作謂。今據正。君已見孔子。亦將視子。

猶蚤蝨也。○先慎曰乾道本重孔子二字。趙本視子作視之。盧文弨云已張凌本作君。凌本不重孔子。藏本凌本之作子。顧廣圻云今本下子字作之。誤。按孔子二字不當更有先慎案。趙本君亦作已。

誤。御覽不重孔子二字。今據刪。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爲白里之盟。○顧廣圻曰：白，將復立於天子。二字當衍，策無。彭喜謂鄭君曰：○顧廣圻曰：彭策作

房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鄭卽韓也。韓策有謂鄭王曰：章，本書七術。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

○先慎曰：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小下並有國字。

晉人伐邢。○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先慎曰：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敵，齊不重，且夫持危

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敵晉，齊實利。○先慎曰：齊當爲其之誤，下其

其名實美。○王渭曰：桓公乃弗救，子胥出走。○顧廣圻曰：燕策云：張丑先慎曰：邊候得之。○先慎曰：候，吏也。

欲執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八

字作憂而二字誤。吳越春秋作闕吏因舍焉，正作因字。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顧廣圻曰：左傳云：奔吳。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

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不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顧廣圻曰：宣，策作桓，說苑權謀篇。魏宣子弗予。任章曰：○顧廣圻曰：說苑權謀篇

今人表中，中有任章。先慎曰：淮南人閒訓作任登，登增聲，近，本書外。何故不予？宣子曰：無故請地，故弗予。

諸說左，上篇作王登，王卽王之誤。任王古通，章登蓋一人而二名耳。先慎曰：請當爲索，上下文並作索，策亦作索。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

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矣。○盧文弨曰：伯，張凌本。周書曰：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先慎曰。王應麟疑此為蘇秦所讀周書陰符之類。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先慎曰。質的也。存韓篇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義正同。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先慎曰。策自作遂。說苑亦作遂。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先慎曰。輟一本作輒。非。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顧廣圻曰。宋衛策無孫字。荆大說。許救之甚歡。○廣顧圻曰。歡當從策作勸。高注勸力也。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齊。此人之所以憂也。

而荆王說。○先慎曰。策說下有甚字。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顧廣圻曰。刻趙策作利。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許之。策有歡。當從策作勸。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顧廣圻曰。墨子非儒篇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先慎曰。各本作涸澤。誤。藝文類聚九十六。御覽九百三十三。事類賦二十八。引作澤涸。今據乙。

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先慎曰。

○先慎曰。御覽九百三十三。事類賦二十八。引作澤涸。今據乙。

各本脫字者二字。文不成句。藝文類聚御覽引有。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云。先慎曰。乾道本無必字。虛文。御覽事類賦引。補字者二字。先慎曰。乾道本無而行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下有而。有必字。今據補。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行二字。按不當有先慎案而行二字。不當省。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引亦。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有今據補。

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顧廣圻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顧廣圻曰。周策無問之曰。客四。問其巷而不知也。○先慎曰。各本卷下衍人字。周策作問其巷而不知也。無人。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

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先慎曰。詩小。今君天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顧廣圻曰。樛留。韓策作樛。案樛留同字。本書難。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先慎曰。難一篇。犀

不。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顧廣圻曰。此樹。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顧廣圻曰。有策以

驕主內。○顧廣圻曰。此衍。下內字。策無先慎曰。有外爲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

子天。○顧廣圻曰。此衍。下內字。錯移在此。有外爲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

外。○顧廣圻曰。此衍。下內字。錯移在此。有外爲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

也。○顧廣圻曰。此衍。下內字。錯移在此。有外爲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

未。○顧廣圻曰。此衍。下內字。錯移在此。有外爲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

也。○顧廣圻曰。此衍。下內字。錯移在此。有外爲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

也。○顧廣圻曰。此衍。下內字。錯移在此。有外爲交以削地。○王念孫曰。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

○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宋君曰。○先慎曰。御覽引宋作梁。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盧文
七引續作繼。無寐字。○先慎曰。今在酒誥中。楊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
字。孫云。衍。先慎曰。今在酒誥中。康誥亦有佚文。後人纂輯酒誥。並康誥佚句。亦併錯入。當據此訂正。彝酒者。
亡夫。是漢時已無酒誥。而康誥亦有佚文。後人纂輯酒誥。並康誥佚句。亦併錯入。當據此訂正。彝酒者。

常酒也。○盧文曰。孫移是。今從之。常酒。謂常飲酒也。○孫移正。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管仲隰朋從桓公

伐孤竹。○先慎曰。各本桓上有於字。伐上有而字。意林及御覽四百九十。事類賦三十引。並無於字。而字。今據刪。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

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先慎曰。各本寸上

有一字。而下有勿字。意林及御覽卷三十七。又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

九百四十七。事類賦引無一字。勿字。今據刪。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

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先慎曰。乾道本聖人上無師字。顧廣

朋之聖智。尚師老馬與蟻之所知。而今人不知己之愚。以師聖人之智。是謂過矣。師老馬與蟻。與師聖人之智。相比成文。聖人上。不當無師字。今據藏本。今本補。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

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二字。是也。此脫。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

○先慎曰。謁者。漫云。可食。故食者。不任罪。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

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眡其一目。奚如。○先慎曰。三

百六十六。引作瞞。下同。注云。大叶切。閉目也。蓋卽韓子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眡君。奚爲不殺。先

舊注。玉篇。瞞。閉一目也。本此爲訓。眡。爲目旁毛。義稍隔。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目。眡君。奚爲不殺。先

慎曰藝文類聚十七引君曰不能勿眎惠子曰田駟東欺齊侯○先慎曰各本欺作慢顧廣圻云慢讀爲作瞽眎兩目君奚弗殺君曰不能勿眎○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慢並作欺是也下駟之欺人正承此欺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焉○先慎曰瞽以閉目爲常駟以欺人爲常習與性成又何尤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先慎曰欲結援晉楚故使公子宦焉乾道本上官字作宦據趙本改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虛文昭曰周君二字當重患之馮沮曰○顧廣圻曰即周策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顧廣圻曰與馮沮且也沮且同字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顧廣圻曰與韓策○顧廣圻曰與不如行賊於韓傀則君必以爲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公自問張譴曰○先慎曰各本無公字拾補自改君顧廣圻云居當作君月當作日○先慎案居一月與下孟孫條及六微篇居三月文法正同虛顧二家不知自脫公字故改上下文以就其義皆非也御覽八百十引有公字今據補○顧廣圻云居當作君月當無正重法而畏上○先慎曰御覽引無重字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治要御覽六百四十五初學記十七引無而字中山策亦無說苑貴德篇而作以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初學文侯謂堵師贊曰○顧廣魏策作觀姚校○先慎曰吳語車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先慎曰吳語車注罷歸也謂樂羊云後語作堵

歸自中。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先慎曰：各本孟下提行。治要連上。自樂羊為使。秦西巴持

之歸。○先慎曰：各本持之歸。作載之持。歸案。載之持。歸。語重復。蓋一本作載之歸。一本作持之歸。校者誤

據改。淮南子。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之字。作其母二字。孟孫適至而求麀。○先慎曰：各

歸至二字。復。今據藝文類聚御覽。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先

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麀。安在。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先

淮南子。說苑。居三月。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

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先慎曰：各本西巴作巴西。案上兩云西巴。此誤。治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

刺之。衛君曰：子爲之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吳王用之於我也。乃

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脫。凌本有。先

乾道本不上無必字。鏘作蓋。盧文弨云：凌本有必字。先慎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則必旄

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茨之下。○先慎曰：喻老篇作

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顧廣圻曰：見端以知未。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先慎曰：

也。欲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江聲曰：商蓋，商奄也。辛公甲曰。○先慎曰：即辛甲。周太史見左襄四年傳。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顧廣圻曰：懼當作懼。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先慎曰：御

七徒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先慎曰：禮王制正義云：生絹曰縞。而欲徒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履爲屨之也。○先慎曰：說文：履，履也。履，足所依也。是履爲足踐之通稱。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先慎曰：禮王制鄭注：股尙曰：而縞衣裳是周則所依也。是履爲足踐之通稱。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先慎曰：禮王制鄭注：股尙曰：而縞衣裳是周冠則所依也。是履爲足踐之通稱。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先慎曰：禮王制鄭注：股尙曰：而縞衣裳是周冠則所依也。是履爲足踐之通稱。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

東軫貴於魏王。○顧廣圻曰：魏策云：田需接。田陳同字軫。當依策所需。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橫樹之卽生，倒樹之卽生。○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虛文昭云：凌

作則二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矣。○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虛文昭云：凌

今據至以十人之衆。○虛文昭曰：凌本至。作夫先慎曰：策作故。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

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先慎曰：乾道本衄上無而字。顧廣

當有而字。今據補衄乃衄之俗字。廣雅釋言：衄，縮也。又衄之假借。說文：衄，下云：朔而己衄而灰已灰而土

月見東方謂之縮。衄，衄音女六反。義相近。故通用。此言人血盡則皮肉皆縮。己衄而灰已灰而土

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先慎曰：言不能爲。崇也。趙本及作反。談。今季孫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人表第五。見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王先謙曰：家田

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先慎曰：離割也。見儀禮士冠禮注。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

之數也。○先慎曰：數急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盧文昭曰：大事二字。而

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先慎曰：莊子山水木篇。楊作陽。釋文。司馬云：陽朱也。案：楊陽二字古通。本

人其惡者貴。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逆旅小子對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

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先慎曰：行音下。孟反。去音起。呂反。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先慎曰：書益稷。鄭注：成猶終也。國語

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盧文昭曰：反上脫自字。張凌本有

張凌本涉下文。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顧廣圻曰：先慎曰：御覽五百四十一引此。正同

而衍自字耳。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顧廣圻曰：先慎曰：御覽五百四十一引此。正同

人主令臣聚斂。附益傷損。國體與教其嫁子無異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反舍。○先慎曰：各本不

有而字。御覽八百。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反作

十引無今據刪。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先慎曰：意必以人言罪我。○先慎曰：意未出境而公子惡

引及見二。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先慎曰：意必以人言罪我。○先慎曰：意未出境而公子惡

字作交。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先慎曰：意必以人言罪我。○先慎曰：意未出境而公子惡

之曰爲趙來閒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爲則異。○先慎曰：以下當有好士之三字。爲則異。下文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公孫友自刎而尊百里。○盧文
走之爲則異。與此語句一律。明此脫好士之三字。淮南時則訓注爲故也。○盧文曰：乾道本無以
當作支。先慎曰：虛說是。豎刁自宮而諂桓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先慎曰：乾道本無以
左傳作枝。枝支同字。○盧文曰：趙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
字。張凌本有。先慎案此與。慧子曰。○盧文曰。狂者東走。本狂作往。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
上下文法一律。今據補。慧子曰。○盧文曰。狂者東走。本狂作往。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
走之爲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卷八

說林下第二十三○顧廣圻曰：藏本。逆前爲卷非。

伯樂教二人相隄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隄馬。其一人舉隄馬。其一人舉隄馬。其一人舉隄馬。○顧廣圻曰：今本無此六
六字。當在下文。自以爲失相。上。衍此字。其猶之也。古人其之通用。呂氏春秋音初。篇注云。之其也。之可
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舉隄馬。其一人。即謂舉隄馬之一人。因傳寫誤。衍此字。又不知其之同義。故移於
上。以爲疊句。趙本知其誤。而不知其所以誤。遂刪此六字耳。蓋一人舉隄馬。一人自後循撫而馬不隄。故
舉隄馬之一人。自以爲失相。而自後循撫之一人。解之曰。子非失相也。文字極爲從順。一經譌誤。遂不可
讀。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隄。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
補。此其爲馬也。踳肩而腫膝。夫隄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巧於相隄馬。而拙於

任腫膝。○顧廣圻曰：乾道本任下有在腫膝而不任，拙於八字。按：有者衍也。俞樾曰：乾道本錯誤，不可讀。

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馬，拙於任腫膝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馬，而拙於在腫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為踈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馬而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是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請任字而誤。

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是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請任字而誤。

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無而任，拙於腫膝七字與俞說合。今據刪夫事有所必歸，字是誤以在字為衍文，而不知衍任字也。又無而任，拙於腫膝七字與俞說合。今據刪夫事有所必歸。

而以有所。○先慎曰：語意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曰：置猿於柙中，則與豚同。柙中二字作檻，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見於奧。○先慎曰：各本無見字，御覽一百八十八引身，藏室之尊處也。已處於尊，客坐於旁，故文子以為侮而不敬也。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為

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

烏有翮翮者。○盧文弨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周尚銜羽，李善注引此。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

顛，乃銜其羽而飲之。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趙用賢曰：鱣似蛇，即鱣段字。蠶似蠋，人

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持鱣，○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九，疑有脫文。鱣似蛇，即鱣段字。蠶似蠋，人

引持作取，下七術篇作握。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為賁諸。事類賦真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以千里之馬時一有。○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

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

諸育

六引並有以字。其利緩。鷲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孫詒讓曰：此所引蓋逸周書。佚文淮南子汜論訓云：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高注：用可否相濟也。常謂君者，權謀也。謀度事宜，不佚其道。兩文同出一原，而意皆不甚明晰。以高說推之，似謂上言而下用之者，爲事之常；下言而上用之者，則爲權。時暫用權與常相對爲文。故文子道德篇亦云：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卽隱隱淮南書語。蓋尙得其指。此云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惑古字與或通用，或亦不常用之言。與淮南子文子言權略同。韓子引之者，以况千里馬時一其利緩，猶下言上用之不可爲常耳。

桓赫曰。○顧廣圻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杜也。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後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先慎曰：乾道本後作不，盧文弨云：不字衍。先慎案：張榜本不作後，今從之。崇侯惡來，知不適射之誅也。○先慎曰：書大傳一注：適得也。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先慎曰：二人窺見紂心之喜怒，而不明國事廢興。比干子胥，知事而不知心。○先慎曰：二人能料國事之成敗，而不知己之生死。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顧廣圻曰：三讀爲參，高誘注：戰國策云：參三人並也。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顧廣圻曰：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卽其義。宋君貴重其生，輕賤其國，則太宰長擅宋，故參坐而無惡於太宰矣。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扞也。○王引之曰：鞅爲馬頭鞅，非射所用。鞅當爲決，決誤爲決，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鞅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途，箸於左臂，所以扞弦也。

韓非子集解 二 說林下第二十三

五十五

也。故曰執決持扞。操弓關機。衛風芻蕘篇童子佩鞬。毛傳曰。鞬。決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飲。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戈。抉。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抉。謂引弦。矰也。拾。謂構扞也。鄉射禮。祖決。遂。鄭注曰。決。猶圍也。以象骨為之。箠。大擘。指以鉤弦。圍體也。遂。射矰也。以韋為之。箠。左臂。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決。挾。賈子春秋篇曰。丈夫釋決。軒決。決。並與決同。拜軒。並與扞同。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說文。射滿弓有所嚮也。字或作扞。扞字從子。不從干。扞引弓也。黃蛇。郭注曰。扞。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墜塞篇。扞弓而射之。高注曰。扞。張也。弱子扞弓。則矢必妄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扞。禦之扞。則義不通。今本呂覽淮南。扞字皆誤。扞。惟山海經。不誤。則賴有郭音也。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水至於邊。則無水矣。是涯為水之止境。許書收韓子而無涯字。疑脫文。答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富之以涯。廣圻云。今本無上以字。今據刪。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

其富之涯乎。欲富無厭。故忘其涯也。先慎曰。亡讀為忘。謂廣圻云。今本無上以字。今據刪。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無玉字。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曰。孫論讓

金者。謂償其值百金。負猶後世言陪也。韓詩外傳。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魏書刑法志云。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通鑑宋紀。初三省注云。備陪。償今人多云陪備。負陪。擊近字。通陪。今俗作陪。

古無。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先慎曰。御覽引作得十溢焉。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此字。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驕妒之。因曰。臣能擿鹿。音藪。勞擊也。見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

也。乃言衆驕妒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先慎曰。左哀十六年傳。楚公孫朝帥師。丈人送之曰。晉強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

伐陳。杜注。子西子。此言公子當即公孫朝。丈人送之曰。晉強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

奚憂。吾爲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慮陳南門之外。○先慎曰：公子方伐陳，丈人卽爲廬。公子曰：是何也。

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己獨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蝨食蔬，相與訟。○先慎曰：各本無食蔬二字，御一蝨過之。○先慎曰：御一蝨過之。○先慎曰：御一蝨過之。○先慎曰：御一蝨過之。

地一蝨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先慎曰：說文臘冬至後三戊臘祭百神，詩汝墳釋文：楚人名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先慎曰：說文臘冬至後三戊臘祭百神，詩汝墳釋文：楚人名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

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嘬其身而食之。○先慎曰：各本自作母，夤臞人乃弗殺。○顧廣圻曰：卷

蟲有蝨者。或作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先慎曰：乾道本蝨作就，爭下無食字。齧下有也字。遂相殺，下有

食自殺三字。盧文弨云：蝨蝨皆非。據顏氏家訓勉學篇：改正作蝨，爭下脫食字。顏有張本同。齧下有也字。遂相殺，下有

遂相下食，因自三字衍。俱依顏改。下蝨字當併改。顧廣圻云：古今字。蝨亦古之蝨字。舊注當云：或作蝨。下有食字。先慎案：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正作蝨字。等下有也字。是也。今據改。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

皆蝨類也。○先慎曰：乾道本蝨作就，說見上。

宮有壘，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壘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先慎曰：乾道本連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弟矣。公孫弘曰：吾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

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先慎曰：乾道本滿下有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八字從本刪。先慎案：八字涉下文而覆衍。顧廣圻謂也。當作矣。是也。御覽文。昭云：下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從本刪。先慎案：一百八十引無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今據刪。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先慎本脫之字。盧文昭云：之字張浚本有。先慎案：御覽引有之字。今據補。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為曲，直為直。先慎曰：數句當是子西對子貢言。孔子二字疑子西之誤。子貢導其釣名。子西者則為曲直者則為直。此其恆性也。皆子西對子貢之言。下直於行者曲於欲。即指孔子曰：本同。孫星衍云：宋本提行誤。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畜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先慎曰：孟子趙注振揚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顧廣圻曰：趨魏策作宵。按又作霄皆同字。謂宮他曰：為我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也。必因公。先慎曰：策作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也。因以有齊魏矣。顧廣圻曰：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

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

達者相收○先慎曰乾道本先作相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相字作先慎案作先者是今據改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弑君小白

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先慎曰

上有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養字按未詳先慎案養字涉上下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

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先慎曰御覽八百三十八引處作備裘作衣荆王伐吳吳使沮衛

歷融犒於荆師○顧廣圻曰未詳左傳云暨由餘多不同先慎曰荆將軍曰廣圻云今本而作荆今據改

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先慎曰乾道本無乎曰吉三字顧廣荆人曰今

荆將以女釁鼓其何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作欲盧文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人來也固視將軍怒

○盧文弼曰人凌本作臣怒字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

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

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委由注或作仇首史記樛里子傳作仇猶首者曾之誤本書說林

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臨淮有虫猶縣漢書地理志同而道難不通○先慎曰呂氏春秋作而無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

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顧廣圻曰。曼。呂氏春秋作蔓。先慎曰。枝。御覽五百七十五引作之。下同。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

以來。卒必隨之。○先慎曰。乾道本必作以。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作。必。呂氏春秋作必。光慎案。御覽引正作必。今據改。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

章曼枝因斷轂而驅。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顧廣玩曰。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衛七日。先慎曰。御覽引作十月。越已勝吳。又索卒於

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

師與分吳。○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作。以。誤。盧文弨曰。以。張凌本作與。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

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顧廣圻曰。說苑。權。以賂之。

荆伐陳。○先慎曰。說苑指武篇云。楚莊王案。倚相子期與莊王不同時。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十日。○顧廣圻曰。說苑指武篇云。雨

文。雨而夜除星見也。集韻有姓晴醒三文。先慎曰。姓星疊韻。古文本通用星。毛詩星言夙駕。韓詩云。星者

精也。精今晴字。漢書天文志。孟康注。醒。精明也。章昭注。精。清明也。郭璞爾雅釋天。注。隕。雨止無雲也。是。星

姓。精。皆今之晴字。而詩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

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先慎曰。御覽。引陳作有戒。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

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索兵於魏。○王涓曰。子字衍。策無孫詒讓曰。存韓篇亦云。書言韓子之未。可。舉則子字似非衍。先慎曰。子字不當有。存韓篇亦誤。孫說非。白。願借師

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

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搆於己。乃皆朝魏。○顧廣圻曰。搆。策。齊伐魯。索讒鼎。已。篇。新。序。節。士。篇。云。峯。鼎。魯。作。講。按。搆。講。同。字。

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顧廣圻曰：呂氏春秋新序云：柳下季。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先慎曰：各本之下有信字。俞樾云：信字衍文。君曰：我愛則義不可通。先慎云：俞說是。御覽四百三十引正無信字。今據刪。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毋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

不立，則曰來效賊也。○光慎曰：效致也。咎爲韓君以兵車爲其弟之戒，否則咎爲韓賊，則以兵車致賊於韓也。

靖郭君將城薛。○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齊策無新序雜事同。將作欲先慎案無曰字是。御覽一百九十二引正無曰字。今據刪。客多以諫者。靖郭

君謂謁者曰：毋爲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

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

能止，繳不能絀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

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盧文弨曰：城上不字。衍齊策無顧廣圻曰：新序作罷民，邦城

覽一百九十二引乃不城薛。蓋不審輟爲輒之誤，而誤刪之也。

荆王弟在秦。○先慎曰：說苑權謀篇云：楚公子午。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百十引射作尉。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

之。晉見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公曰：可以城壺丘矣。

○先慎曰：乾道本壺作壺。今據趙本改。下同。說苑正作壺。左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箕諸瓠丘。注：瓠丘，晉地。河東東垣東南有壺丘。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

秦秦不出也。

先慎曰御覽無也字。

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

如出之。可以得荆。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爲我出荆王之

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百鎰遺晉。

顧廣圻曰。藏本鍊作諫。鎰作溢。按作溢是也。諫當作鍊。鍊同字也。先慎曰。御覽同。藏本誤。不可從。淮南子云。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以百鎰鍊金遺晉。語自可通。毋庸改字。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逆作溺。按所改誤也。逆當作

遂形近之誤。十過篇云。不可遂。又云。子其使遂之。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

先慎曰。說難篇作宋。

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

其子爲智。

先慎曰。以上當有其家二字。說難篇作其家甚智其子。以巷人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 藏本卷八起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

先慎曰。各本鏡上有故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七十

御覽七百十七。初學記二。十五引。並無故字。今據刪。

道無明過之惡。

先慎曰。各本惡作怨。藝文類聚御覽初學記引作惡。今據改。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

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

先慎曰。各本自緩作緩。已。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三百七十六引。緩已作自緩。已。案自字是佩韋以自緩。與佩絃

以自急。文法正同。己字誤衍。御覽四百五十九。意林引。並作自緩。無己字。今據改。

董安子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

先慎曰。治要安作闕。說有餘補不足。先慎曰。張榜本無有字。虛文弼云。脫。張凌本有。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以長續

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虛文昭云。世凌。本作勢。先慎案。治要正作勢。今據改。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先慎曰。治要。朱作婁。下同。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先慎曰。此言因其可得之勢。求其易行之道也。即承上勢不便道不可而言。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爲生死。人主有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盧文昭曰。賢聖舊倒。今從張凌本。撲作撲。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張凌本。有今據補。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先慎曰。非讀爲誹。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斲作斷。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曰。繩之外矣。疑作繩。犬體篇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孤憤篇必在其證。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於。顧廣改。六曰所

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盧文弼曰。凌本無不重死。則令不行也。八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盧文弼曰。常。張凌本作長。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

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故。若饑而食。○盧文弼曰。饑。當作飢。下同。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盧文弼曰。凌本寄下有治字。衍文。理治也。其道順。故後世服。○先慎曰。絕。今使人饑寒去衣食。令使人去饑寒。盧文

弼云。從凌本增改。作今使人饑寒去衣食。先慎案。盧校是。今依改。顧廣圻謂。作令者。誤以令字屬上。證非。雖責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雖誤。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先慎曰。既盡而

對。無有則輕法。重下對無有四字。先慎案。顧說是也。今據藏本。今本補二字。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先慎曰。其字當為甚之殘闕字。甚病與危國相對。為文

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先慎曰。忠言也。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

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先慎曰。謂以拂耳之言為福也。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顧廣圻曰。七立。一。字為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般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先慎曰虛文昭拾補改身爲臣顧廣圻云此二句以其力與其身相對言人字非先慎案顧說是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字○顧廣圻曰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萬乘也○虛文昭曰齊下不當有故字張凌本有而

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先慎曰此指田成而言殺天子也○虛文昭曰凌本作以成

得奪主句絕殺當作桀形近之誤桀字遐天子也句與上文故齊萬乘也句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康王剖軀之背史記云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軀以天性剖背是其證矣先慎曰顧說是凌本不得其

義而改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僇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先慎曰乾

順廣圻云藏本今本僞下有爲字先慎案詳僞天性爲非小得勝大○顧廣圻曰藏本同

爲是天性爲非相對成文有爲字者是今據補○先慎曰乾道本而作正虛文昭云凌本正作而顧廣

明主墜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先慎曰乾道本而作正虛文昭云凌本改趙用賢云

近失正國之理也是據誤本而爲之辭不可從故周之奪般也拾遺於庭使般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先慎曰乾道本道作

遺作道先慎案下能立道於往古即指道行而言明遺字形近而誤今據改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先慎曰御覽七百六能立道於

往古。○先慎曰：乾道本往下有名字，今據刪。顧廣圻云：今本無名字，今據刪。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盧文弨曰：其備足以必完，句凌本無必字，非法字疑衍。治世之臣

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

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先慎曰：此當有脫字。而願為賁育，守道者皆

懷金石之心。○先慎曰：趙本皆作出是。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賁育，中為金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中

金石即心懷金石也，此指上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而言。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會史俱廉，何以知之。

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赴谿而掇金五字，據道藏本趙本補。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

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先慎曰：已不能禁，賁育得而勝之，已不能守，盜跖得而取之，故能

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先慎曰：乾道本良下有平字，按平字涉下文

而衍，今從趙本刪。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

○先慎曰：乾道本禍作耳，顧廣圻云：今本耳作禍，誤按：不字衍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先慎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危有高義，文選：七命注引論語：鄭注：莊子：盜跖驚釋文引李注：並云：危高也，此言人

主雖於伯夷不妄取之高難法失人不能禁止臣下終何也○先慎曰乾道本何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

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

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

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先慎曰不失發乾道本作失廢顧廣圻云藏故千金不

亡邪人不壽○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壽作售誤而盜跖止○王先謙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

不著子胥不明夫差○王先謙曰此宰予謂齊簡公臣與田成爭權而死者蓋周世有二說或云闕止孫

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先慎曰拾補曠作曠盧文弨

者是莊子說劍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今而無扼腕聚脣嗟惜之禍

曰盧文弨服虎而不以桀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桀非所以

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

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特比

干之死節○先慎曰乾道本不下有獨字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之所能服○盧文弨曰特凌本作持

下有土字誤按依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先慎曰故

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盧文弨曰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

職通賁育之情。○順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貪。○王澗曰：惑字有誤。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先慎曰：不兼官也。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盧文弨曰：馬。凌本作矯。王先謙曰：凌本非也。馬服謂趙括。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先慎曰：乾道本爭下有訟字。盧文弨云：訟字秦本無。顧廣圻云：訟字衍。此涉下句而誤。先慎案：飭令篇亦無訟字。今據秦本刪。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彀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任心治。○先慎曰：各本無任字。御覽八百三十引：心上有任字。是下去規矩而妄意度。○先慎曰：御覽引：妄作委治。要無心治。相對為文明。此脫任字。今據補。堯不能正一國。去規

矩而妄意度。○先慎曰：御覽引：妄作委治。要無心治。相對為文明。此脫任字。今據補。堯不能正一國。去規

矩而妄意度。○先慎曰：御覽引：妄作委治。要無心治。相對為文明。此脫任字。今據補。堯不能正一國。去規

錯其劑。先慎曰：中音丁。仲反。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先慎曰：各本執作守。治要藝則萬不

失矣。○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矣作一。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先慎曰：治要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宋康王事安

危篇云。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剖背是也。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

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顧廣圻曰。鼓當作教。下以法教心。○顧廣圻曰。此教

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先慎曰。乾道本行下有之字。知之下無心字。顧廣圻云。今

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

而動。隨繩而斲。○先慎曰。安危篇云。一曰斲。削於繩之外是也。因攢而縫。○俞樾曰。攢字無義。當作警。荀子賦篇。警以

曰。因警而縫也。說文。金部。鑽。可以綴著物者。警。即鑽之暇字。亦或作攢。周易。豫。九四。朋盍。警。京。作。攢。是也。古本。韓子。當亦作攢。傳寫。因誤爲攢矣。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

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顧廣圻曰。藏本同。今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

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

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

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愉快。長

侮人偷取一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取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立。顧廣圻云：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譌。今據改。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

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肯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先慎曰：乾道本不奉行。今依趙本。則燕不用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見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

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小作而。誤。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

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

復生。羿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先慎曰：德極萬世矣。蔽當作被。

夫人主上。○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奉行。不塞隙穴。而勞力於楮墨。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

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

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

以救中國溺者。○先慎曰：見說林上。晉穆公條。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

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則下脫不字。凌本有先慎案。治要有不字。今據補。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先慎曰：各本進上有推字。案：推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谿。○先慎曰：乾道本下作則。千作二字。十張凌本作千。先慎案：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

意。林則作下。十作千。今據改。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

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鏹銖失船則沈。○先慎曰：白孔六帖十引兩船字。並作舟。非千鈞輕而鏹銖重也。○先

乾道本鈞作金。無而字。盧文弨云：金藏本作鈞。先慎案：上文作鈞。明鈞者。是而字脫。據藝文類聚七十一。白孔六帖。御覽七百六十八。引改補。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

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

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持而成。○盧文弨曰：尊主下。馮校添以尊二字。持。張

持字。御覽三百七十引作須。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

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引。右左互易。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

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先慎曰：乾道本無便字。顧廣圻云：易字當衍。此二文相對。顧氏以上易字為

衍。故下不應有便字。改從今本。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

不結。則名不稱實者也。○盧文弨曰：張凌本無者字。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

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顯廣圻云。藏本明作名。王渭云。文選解嘲注引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今據改。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名作功。誤。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盧文弨曰。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古之人。君大體者。先慎曰。治要御覽四百二十九引與本書同。選注誤。不可從。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

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先慎曰。御覽引智作欲。不以私累己。○先慎曰。治要私作心。寄治亂於法術。託是

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

之內。○先慎曰。用人篇云。隨繩而斲是也。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

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先慎曰。乾道本至上有致字。顯廣圻云。今本作無致字。先慎案。致即至字。誤而覆者。改從今本。法如朝露。純樸不散。

○先慎曰。乾道本樸作撲。今從趙本改。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道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

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

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鉤作鈎。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千將。而齊萬民。雖盡力

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

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

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盧文弨曰：少，凌本作無。顯廣。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先。慎。曰：乾。道。本。舉。作。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先。慎。曰：治。上。無。忿。怒。之。毒。先。慎。曰：治。要。毒。作。下。無。伏。怨。之。患。○先。慎。曰：治。要。注。志。注。云：志。作。毒。下。無。伏。怨。之。患。怨。舊。作。愆。改。之。上下交順。○先。慎。曰：乾。道。本。順。作。撲。盧。以。道。爲。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卷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先慎曰：卽七術。一曰衆端參觀。先慎曰：欲求衆直。必參驗而聽觀也。○或曰：端。引申之。則凡未紀緒。皆謂之端。禮記中庸執其兩端。詩載驅序箋。故猶端也。疏並云：端。二曰必罰。謂頭緒也。此謂頭緒衆多。則必參觀。否則誠不得聞。而爲臣壅塞矣。若訓爲直。則與下文不合。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下則人臣不明。○先慎曰：責下。謂詭使。疑危而制之。誦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先六曰挾知而問。○先慎曰：下文七曰倒言反事。或倒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肯。○先慎曰：聽有門戶。則臣壅塞。然則爲臣所塞。○先

慎曰拾補壅改壅。虛文昭云後凡壅。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竈公偏聽子瑕。○先慎曰乾道本無在字。顧字皆本作壅。先慎案趙本注其作各。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竈公偏聽子瑕。○先慎曰乾道本無在字。顧廣折云今本說下有在字。哀公之稱莫衆而迷。公言謀事無衆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故齊人見河伯。齊王專信一人故被。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之謀事有半。今皆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下衍有。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叔孫專聽豎牛。故身。而江乙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乞。下。中二字。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餓死而二子戰亡也。而江乙之說荆俗也。荆俗不言人惡。故白公得乞。下。也。先慎案策正作乙。今據改。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恐其所貴臣妾。攬己。故更貴臣妾。以敵也。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以備矢。則體不傷。而察一市之患。雖一市之人乎。○先慎曰乾道本。注。虎上行之字。今從趙本刪。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趙國。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故仲尼說隕霜。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而般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將行。○虛文昭曰。注。將行。一本有官名。柄故去之。而公孫鞅重輕罪。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先重。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幸。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之金。其罪幸。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而積澤之火不救。魯之積。而人不救。則以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虛文昭曰。成歡後作謹。荀子解。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太仁。知其必弱齊國。○虛文昭曰。成歡後作謹。荀子解。通禮記樂記。鼓擊之聲。謹注。或為歡。驩為馬名。本字孟。子驩如。荀子大略。篇。夫婦不得。不驩。皆以驩為。歡樂字。驩。歡。謹音義。並同。故通用。春秋文公六年。晉侯驩。公羊作驩。史記作歡。是其證。荀子。楊注。引成。驩為。

戴誤說 卜皮以慈惠亡魏王。卜皮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盧文弨曰：注見下。常嚴禁人之厚葬。嗣公知之故買胥靡。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謾欺也。○先慎曰：乾道本用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字先慎案無也。字是也。下不用與下輕死句法一律不當有也。字今據刪。賞譽厚而

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宮室。救火以驗人之用命。於

車轅。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故其斷。宋崇門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

之故式怒。畫。句踐知勳賞可以詔人。故式怒畫以求勇。○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

袴。○先慎曰：弊厚賞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是以效之。拾蠶握鱸而不憚者。利在故

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明之也。下文云：鱸似蛇。蠶似蠅。人見蛇則驚駭。見蠅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

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教之。舊注謂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此效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直聽一理。不反覆。責下則人臣不參。下之材能不一。責之。其說在索鄭。魏王以鄭本梁

之不思。梁水鄭地。鄭人亦索。與吹竽。混商吹竽。是不貴下也。故令得參。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

試。盧文弨曰：注申子為下脫趙字。先慎曰：趙紹韓沓國策作趙卓韓量。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河東

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盧文弨曰：注韓王欲下脫割字。而應侯謀弛上黨。皆一聽之患也。○先慎曰：注謀下脫弛字。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王之意，使人問他，則不鬻私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鬻其私矣。猶售，是以龐敬還公大夫。龐敬使市者不為姦，而戴謹詔視輜車者，更使視輜車。周主亡玉簪，求神明之譽也。商太宰論牛矢，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己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趙用賢曰：言挾己之智而問，則為顯也。乃與下事相合，注非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先慎曰：乾道本注於下，有伏字。今從趙本刪，見其說顯廣。圻曰：智讀為知，下同。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左爪，亡以誠，故必南門而三鄉得實。○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必有下者，皆得其情。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卜皮事庶子。先慎曰：事當作使，下文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伴愛之，以知御史陰情。正作使字，注作使庶子是也。○西門豹詳遺轄，謀遺其轄，欲取愛御史亦誤。卜皮使庶子伴愛御史之愛妾，非愛御史也。下說注同誤。○盧文弨曰：注詳譌作謀，顧廣圻曰：說詳作伴，詳伴同字。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故。陽山謾膠豎，偽設膠豎，知君疑也。○先慎曰：乾道本

今本穆作穆先慎案穆字是。淳齒爲秦使。許爲秦使。知君惡已。齊人欲爲亂。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下文亦作穆。此誤。今據改。子產離訟者。分離訟者。便得兩訟之情。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先慎曰。注

倒言七右經

一。○盧文弨曰。凌本。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先慎曰。雖四篇無專字。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

先慎曰。乾道本。踐作賤。盧文弨云。賤。後本作踐。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

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先慎曰。

下有人字。盧文弨云。凌本無下人字。先慎案。一人不能擁也。一人不能擁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

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

○先慎曰。乾道本。注也。作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先慎曰。注之煬當作煬之。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先

乾道本。無何字。順廣圻云。祿。孔子對曰。明主之間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

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是舉國既化爲一。則不得論其

安。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先慎曰。乾道本。猶下有之

涉上文而一曰。見於晏子春秋。其所曰者。如此。凡本書一曰。皆同例。晏嬰子聘魯。○盧文弨曰。哀公問

曰。○王涓曰。晏子春秋哀作昭。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先慎曰。注知字衍。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

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

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先慎曰。謂衆口同聲也。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先慎曰。御覽八百八十二引大作水。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為壇場大水

之上。○先慎曰。乾道本乃作遇。拾補作乃。虛文昭云。乃字脫。張本有。願廣折云。藏本遇作乃。今本無。俞樾

耳。藏本改下。遇字為乃。字屬下。讀趙本並刪。乃字均非其舊。先慎案。下遇字為乃。字之。譌乃與。遇同。爾雅

遇乃也。俗作遇。與遇字形相近。乾道本因譌作遇。趙本從而刪之。惟道藏本張本不誤。讀當於之字絕句。

壇場大水之上。上無遇字。則文氣不接。俞說非也。御覽引正作乃。今據改。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

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言。故有斯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

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

王言曰。○先慎曰。言字不當。有涉下文而衍。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

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先慎曰。乾道本不下有可字。願

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有疑然。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

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

先慎曰乾道本纂上有言字今依趙本刪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

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

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先慎曰乾道

本壬上無豎牛曰三字順廣折云今本有豎牛曰三字今依補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

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

為爾請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為二字作以字順廣折云藏本以上有為字今本作已為先慎案此與上文吾已為爾請之矣句法一律作已為者是也御覽五百七十五引正作已為今據改

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

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

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死作殺虛文

不上有因字今據增改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徒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先慎曰事見左昭四年傳彼言

事韓子傳聞故不相符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僂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為魏王使荆○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

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廣折曰藏本今本無庶字楚策云得無遂乎

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

衛嗣君○先慎曰：君當作公。嗣公衛平侯之子。秦貶其號為君。非此書未入秦作。必不從秦所。重如耳。愛

世姬○顧廣圻曰：荀子注引。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己也。引壅作雍。古字通。乃貴薄疑以敵如耳。慎曰：先

乾道本敵下有之字。虛文引亦無之字。今據刪。尊魏姬以耦世姬○先慎曰：荀子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

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先慎曰：此下必坐上也。○虛文引曰：凌本作

下偏上。但注不如此。先慎曰：必字衍文。賤議貴。下坐上。均承上。夫不使來坐。即商君告坐之法。不使下坐

上者。不使下與上告坐也。八說篇明君之道。賤得議貴。下必坐上。不待勢重之鈞也。此與八說相反。放云

不使賤議貴。下坐上。凌本不知必字之誤。而改必坐。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鈞。今兩受勢重。既

為偏得其意。而失其真矣。注不可讀。虛氏據之亦非。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鈞。今兩受勢重。既

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兩受共謀為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先慎曰：言

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於身以備一。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

足無不有鐵。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

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防疑。則

以字。虛文引。云注以字衍。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顧廣圻曰：魏策恭作惹。姚校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九十一。先慎曰：御覽二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八百二人言市有虎。王

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賦引見作入。事類

二董闕于為趙上地守。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又五十四。御覽卷六十九。又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

先慎曰。各本見深澗作澗。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聚御覽引無旁字。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深。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聚御覽引無旁字。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曰。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先慎曰。各本盲作變。今據文選永明九年策。對曰。無有。牛馬犬

豕嘗有入此者乎。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牛上重有字。案。有當為曰之。鵠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

先慎曰。拾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先慎曰。乾道本。法。王渭云。文選注。引作吾法無赦也。先慎案。藝文類聚。御

先慎曰。拾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先慎曰。各本句未有之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引。亦

先慎曰。拾子產相鄭。先慎曰。乾道本。連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

形懦。故人多溺。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盧文弼云。故字脫。藏本子必嚴子之刑。先慎曰。乾道本。刑作

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盧文弼云。故字脫。藏本刑案。當作刑下。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盧文弼游吉不忍行嚴刑。先慎曰。乾道本。游吉不肯嚴

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盧文弼云。故字脫。藏本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藿澤。盧文弼曰。今左傳作藿苻之澤。唐石經初刻。藿作藿。李義山詩。直

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盧文弼云。故字脫。藏本是藿為古文也。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

不悔至於此矣。

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謂不修春秋也。此所冬十二月。霽霜不殺菽。○顧廣圻曰。春秋經。僖公三

作草。下云。草木猶犯干之。承此而言。明菽為草之譌。周之十二月。即今之十月。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

不應有菽。且菽亦不得言可以殺也。前經注引正作草。明注所據之本。倘未誤。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梅。按春秋經云。李梅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

乎。○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虛。○文。昭曰。藏本人君作君。人倒。

般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先慎曰。初學記。二。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

掩人。○灰塵播揚。善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因鬪相殘也。此殘三族之道也。雖刑之

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先慎曰。即去其所易也。行猶去也。之猶其也。下。公孫鞅章。正作去其所易。離讀為隔。一曰。般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

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先慎曰。所惡。謂不入斷手之法也。善大傳。雖禽獸有聲。猶悉關於律。注。關。猶入也。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將。主行道之人。以為行位。○先慎曰。乾道

有字。今。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先慎曰。依上。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據刪。○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而利足以勸之。○顧廣圻曰。藏本

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之少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

○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字。而利足以勸之。○顧廣圻曰。藏本

○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字。而利足以勸之。○顧廣圻曰。藏本

○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字。而利足以勸之。○顧廣圻曰。藏本

○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字。而利足以勸之。○顧廣圻曰。藏本

彼之善者。我能以爲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能。誤。何故而不治。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先慎曰：乾道本無重罪二字。與下小過相對。今本有是也。今依增。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難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重罪輕。能無罪而。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俞樾曰：不至。當不生亂也。○生是輕者。不○生是輕者。不。是謂以刑去刑。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又設防禁。壅離其水也。○顧廣圻曰：離讀爲離。俞樾曰：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之中。流爲積尸壅。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之多也。據下文云：夫罪莫重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竝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遮擁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氏讀離爲離。此亦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先慎曰：俞樾是。采金之禁。句得謂獲其。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人也。而輒辜磔於市。而猶則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言犯罪者。不而免脫者。則人幸。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盧文弨曰：凌本則字作雖。予之三字。疑以誤倒耳。天下上奪有字。以文義釋之。如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先慎曰：乾道本趣作輒。火下有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文也。哀公實親在其間。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誤作輒。蓋以形似之故。又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輒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先慎

案趙本輒作趣藝文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

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先慎曰事急不及

賞也詩江有汜擊鼓桑柔儀禮鄉射禮大射儀箋注並云以猶與也藝文類聚御覽引賞作罰是不知以有與義而妄改下云請徒行罰則此何得謂事急不及以罰乎救火者盡賞之則國

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先慎曰乾道本謂徒行罰則此何得謂事急不及以罰乎哀公曰善於是仲尼

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先慎曰趙本令下未遍

學記引正作令下未遍成驩謂齊王曰顧廣圻曰荀子解蔽篇楊注引此成作戴云蓋為唐王太仁太不

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

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王潤曰安對曰王太仁於薛公

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先慎

多如是士喪禮筮宅辭曰無有後艱鄭注得無後將有艱難乎又卜葬日辭曰無有近悔鄭注得無近於

咎悔乎是其證韓子一書皆不欲大臣重於君故孤憤一篇則曰人主愈弊大臣愈重再則曰人主壅蔽

大臣專權權即重也說見說難篇又曰萬乘之患大臣太重此即其義注謂威不得重失其旨矣下

文云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者即八姦篇所謂為人臣者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則舉

兵以聚邊境而制敵於內薄者數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

內先慎曰趙此亡國之本也

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先慎曰趙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盧文弨曰：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

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

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先慎曰：上兩卜字，今局本均作十誤。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幣。○先慎曰：各本

百五十五，又六百四十一，八百二十引，並作幣，今據改。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

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

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先慎曰：君當從經作公，說見上。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魏襄王之后也。○顧廣圻曰：未

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

胥靡，可乎？○先慎曰：乾道本胥靡上無一字。盧文弨云：藏本有。○顧廣圻曰：王當從宋衛策作君。非子之所知也。夫治

無小而亂無大。○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

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徒獻，胥靡不取都金。○先慎曰：乾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若如○先慎曰：文而衍。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先慎曰。乾道本種上有文字。盧文弼云。凌本無文字。先慎案。吾欲伐吳。可乎。對曰。

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先慎曰。乾道本無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欲下。有知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有知字。今據補。何不試焚宮

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有知字。今據補。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先慎曰。死者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北作北降。誤倒。人之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

者。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據藝文類聚引增。盧文弼云。走。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君小亭能為田者害政。當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昭曰。甲兵藏本倒。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十六引倚作徒。賦而令之曰。有能

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先慎曰。各本遂作還。御覽二

途。今據改。俄又置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先慎曰。各本無於字。案與上文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法一律此脫於字。御覽引有今據補。而令之曰。有能徙

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先慎曰。各本令下有大夫二字。案此涉下文而衍。御覽二

十七引並無此。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先慎曰。各本宅上無上字。案上

田。上宅。句法一律。此不當省。御覽事類賦引並有上字。今據補。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先慎曰。藝文類聚五十引人作民。下同。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

的。所射質。先慎曰。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先慎曰。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

的。所射質。先慎曰。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疾讀為亟。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

的。所射質。先慎曰。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疾讀為亟。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

的。所射質。先慎曰。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疾讀為亟。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

之以人之善射也。○先慎曰：各本射上有戰字。顧廣圻云：戰射當作射戰。先慎案：戰字涉上文而誤衍。藝文類聚引無戰字。今據刪。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

親喪者爲愛之也。而尙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慮謀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讎。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

氣故也。○先慎曰：御覽九百四十九引氣作勇。誤下文正作氣。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光慎曰：趙本明年下無之字。由此觀之。譽之足

以殺人矣。譽於勇則人以頭獻。○先慎曰：乾道本譽作毀。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毀作譽。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先慎案：顧說非也。毀乃譽字之譌。注不誤。御覽四百三十七引正作譽。今

據一曰。○先慎曰：乾道本提行。今依趙本。越王句踐見怒讎而式之。御者曰：何爲式。王曰：讎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

聞之曰：讎有氣。王猶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虛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

者。剄割也。○先慎曰：此謂人有以自剄之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先慎曰：乾道本越作曰。吳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

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

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虛文昭曰：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之難。則

賞故也。○顧廣圻曰：助當作勸。虛文昭曰：注但下脫君字。先慎曰：注所下脫以字。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

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嘔一笑。必憂其不善。勸其能善。不妄爲也。嘔有爲嘔。而笑有爲笑。今夫袴

豈特嘔笑哉。嘔笑尙不妄爲。况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袴之與嘔笑相去遠矣。○先慎曰：各本無相去二字。今據御覽三百九十二、六百三十三引補。吾必待

有功者故藏之。未有子也。○先慎曰：各本故下有收字，御覽無。今據補。

鱧似蛇。○盧文弨曰：已見前說林下篇。此重鱧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鱧。

○先慎曰：說林握持。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賁諸。賁諸有利，故人握拾。皆有賁諸之勇。○先慎曰：乾道本為賁諸之誤。今依張榜本改御覽八百二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正作賁諸。又案張榜本依說林刪則忘其所惡五字不可從。

四魏王謂鄭王曰。○先慎曰：鄭即韓也。說見說林上。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

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鄭字。今據補。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

故魏。○先慎曰：張榜本魏作梁。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先慎曰：御覽五百八十一引粟食與三百人。

等北堂書鈔一百十引與此同。宣王死，湣王立。○先慎曰：御覽引潛作文。誤北堂書鈔引與此同。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

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先慎曰：御覽引嚴作嚴。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己外市也。○先慎曰：乾道本疑上有欲字。盧文弨云：下欲字。張本凌本皆無。今據刪。

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查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先慎曰：乾道本疑上有欲字。許不之貌必有變動。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為之請者，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不為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國至。韓王謂樓緩曰。○盧文弨曰：此見秦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云云。下公子汜作公子池。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

國至。韓王謂樓緩曰。○盧文弨曰：此見秦策。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云云。下公子汜作公子池。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

曰顧說是張本自三國以下均脫先慎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
論故曰講先慎曰策高注講成也案春秋時人謂之成戰國時人謂之講其義一也春秋對曰夫割河
時多背成與戰國時多反復皆事後變計不可謂講字本有是義說文講和解也注說非對曰夫割河
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
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
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顧廣圻曰策云三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
不獻三城之故也虛文昭曰下王字衍注三國下脫入字悔曰下脫吾字凌本皆有臣故曰王講亦悔
顧廣圻曰王當作之先慎曰虛說是玩注說則所見之本尙無王字注入字趙本亦脫言講事斷定○虛文昭
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作鈞吾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事斷定○虛文昭
策作無爲成陽而悔也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因梁鄭先慎曰梁鄭即魏韓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
已廢上黨棄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王拱而朝天下先慎曰
後者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拱拱手王曰必
弛易之矣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顧廣圻曰易字當衍弛即易也不容復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全誤

五廂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爲市立有閒先慎曰乾道本有作以顧廣圻云今
亦作有無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不
今據改無以詔之卒遣行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命復亦不信故

不敢為焉。○盧文弨曰：注復字，藏本作反。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韞車至李史門者，謹為

我伺之。○盧文弨曰：荀子解蔽篇注：使人報曰。荀注：人作者。不見韞車，見有奉筥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

史受筥。○盧文弨曰：荀子解蔽篇注：使人報曰。荀注：人作者。不見韞車，見有奉筥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閒。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不

於臣之事也。○先慎曰：乾道本知作之。顧廣圻曰：今本上之字作知。今據改。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

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顧廣圻曰：上文云：戴驩宋太宰。六微篇同。說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

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

女，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先慎曰：屎，經作矢，是也。御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

懼其所也。○先慎曰：悚懼其所，即悚懼其知也。下文吏以昭侯為明察，皆悚懼其所，即悚懼其明察也。所

疏言，不以道而侵民，求其所得，必須稱己所欲，不

用其養民之道，是句末所字，承上文為義之證。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先慎曰：御覽三百七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先慎曰：意林作

注與此同，是馬氏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割虛文。○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此字，之下有臣字，誠作

所見本已有異者。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割虛文。○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此字，之下有臣字，誠作

顯廣圻云：藏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割作誠，按誠不句絕，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所見本未倒也。下

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先慎案割字張榜本作誠是也上臣字藏本誤作誠耳臣字當衍虛顧誤從藏本故於下不誠二字未誤之張本而反訾之俞氏止知顧氏讀誠不之非而不審張本作不誠之是亦未見其能擇善而從也御覽引作以此察左右之不誠是其證今據刪改意林作以此察左右之虛實亦有此字虛實即不誠也明爲馬氏所改

韓昭侯使騎於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昭下有侯字今據改使者報昭侯問藏本有之字曰何見也對

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洩吾所問於女乃下

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案入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同字藏本作同趙本作國並誤而吏

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

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帖十四引王作王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

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以

君爲神明神明於所字下失之上文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又以韓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

所句法一例是其證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按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卜皮乃使少庶子伴愛之伴

愛御史亦無之妾二字是注本作愛御史也其誤已詳上經注下以如御史陰情○先慎曰此下疑有脫文上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先慎曰此下疑有脫文上

本此下說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己也乃偽謗膠豎以知之穆豎王之所愛令偽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己也○

衛按謂當作韓陽山當作山陽戰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為

證膠豎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雖一篇皆云韓宣王謂膠豎也今本輒改為衛謗甚

淖齒聞齊王之惡己也乃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盧文昭曰藏本齊下有文字或

本不重也字先慎案也字不當重今據刪張榜本此接前下不提行談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俞樾曰此本

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即令王知也可證舊本之無走字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

不誠信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顧廣圻曰藏本作誠信不接此當作誠不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

乃古字此亦當同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先慎曰愛林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盧文昭曰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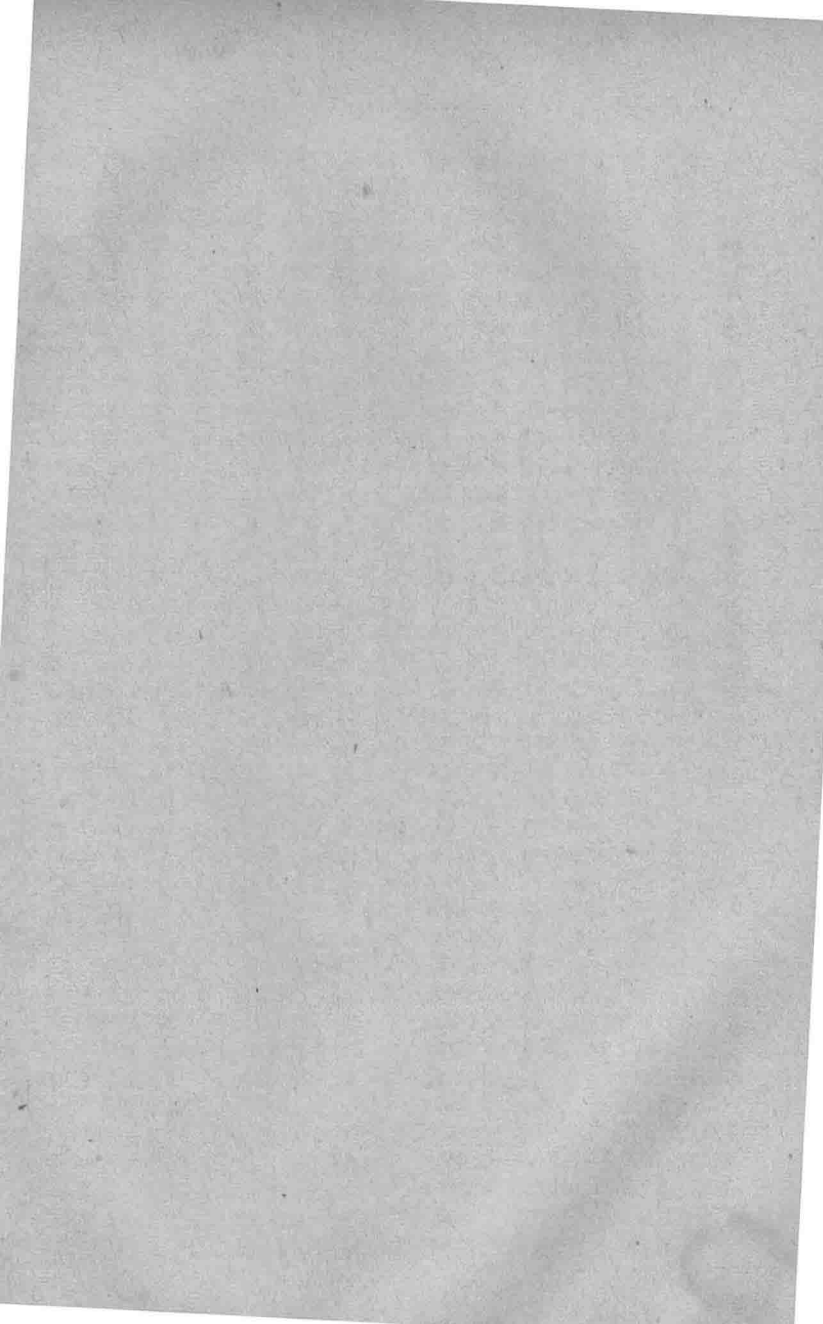
與關吏乃割截成文吏荀子王制注引作市後亦同顧廣圻曰因事關市以金與句絕關吏乃舍之五字

為一句王先謙曰因事關市句以金與關吏句蓋關吏之從者與吏有別以情事論苛難之事吏不

便自為之故知有別也此人偽事關市因緣得道關吏而與以金嗣公為關吏曰○先慎曰拾補為改

文自明顯後人失其讀耳先慎曰荀子注作賂之以金亦非元文嗣公為關吏曰謂顧廣圻云荀子注引

乃大恐御覽八百二十七引爲作謂吏作市而以嗣公爲明察道本藏本皆無後各卷同此說也非傳關市



韓非子集解

卷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內外為用四字顯廣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嚮懷刷。○先慎曰張榜本本云藏本今本重今據增此作久語未定孰是刷本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云祗夜語之見疑寧懷馭之足恃夜語當亦本此。顏賦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也蓋巾脫之屬可用以拭者俞樾云按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先慎曰乾道本諫作權願廣折云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按下文胥僮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長魚矯諫曰又諫曰諫字兩見作諫者是改從今本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立而主利滅。○先慎曰臣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願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先慎曰乾道本夫妻作妻夫盧文昭云夫妻舊倒今從張本與後文同先慎按張榜本亦作夫妻今據

改。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先慎曰：攻，張榜本誤作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顧廣圻曰：說黃作瑣，按黃瑣同字。太宰嚭

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盧文弨曰：韓策史記趙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俱作大成，午此牛字譌，後同。

後案徐廣史注云：戊一作成，與韓策及本書合則作。通志氏族略四謂大戊氏晉公子大戊之後，或謂殷大戊

並用。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先慎曰：呂倉規秦楚，作秦荆，本書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先慎曰：門人當作門者。濟陽自矯而

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先慎曰：乾道本無誅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

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明此脫誅字。今依補。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剝費無忌教郢宛而令尹誅。○先慎曰：忌下說作極。左昭

世家子胥傳：呂覽慎行篇：淮南人間訓：吳越春秋作忌。極忌聲近通用。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廩而中山罪。○先慎曰：殺老儒而濟

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先慎曰：乾道本尸作市。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先慎案：尸字

藏本今不改。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

相。黍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販茅而不僖侯譙其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文公髮繞炙而穰侯

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廩爭。而哀公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田恆。後人避諱改也。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先慎曰。淫。亂也。靡。非也。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先慎曰。此言人主不明。敵之所務。則敵得以廢置我之人。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干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先慎曰。乾道本宜下有王字。無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美下有入字。今據刪補。伴遺書而萇宏死。○先慎曰。趙本無宏字。盧文昭云。宏字脫。張本有。用雞獮而鄒桀盡。○先慎曰。桀一本作傑。盧文昭云。傑。張本作桀。後同。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先慎曰。說作席。

廟攻。○先慎曰。趙本作廟攻七。盧文昭云。此承上參疑廢置為言。故不在六微中。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先慎案。經既明言六微。則不應有七字。此接上文而來。並不應

另標廟
政二字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

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先慎曰：老子云：賞罰者文。弘云：凌本連上。是今據改。利器也。君操之以

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先慎曰：喻老驚國作邦。此作國。漢人改也。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顯廣折曰：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懷左右刷。則左右重。○先慎曰：本刷作尉。誤。久語。懷刷。小資也。猶以成富。○顯廣折曰：此下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先慎曰：一本不提。行。盧文弼云：本提行。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

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

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

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先慎曰：事見左成十八年傳。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燕人惑易。故浴狗矢。○先慎曰：乾道本。惑易作無惑。案無惑則不浴矣。下文公惑易。燕人其妻有私通於

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

○顧廣圻曰。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先慎曰。乾道本重好字。顧廣圻云。十七御覽三百九十五及四重好字。今據刪。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先慎曰。乾道本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至。按句有誤。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百九十五。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從今本。御覽四百九十九引。作李季至。三百九十五。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先慎曰。藝文類聚引。引作季忽歸。藝文類聚作季至。皆非元文。不足據。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伴不見也。○先慎曰。御覽引。公。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下有曰。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牲之矢。一云屎。○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趙本皆下有曰。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以矢。一曰。浴以蘭湯。○顧廣圻曰。此亦劉向校語。木卷上。文云。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赫。皆同例。始經後人刪去之耳。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顧廣圻曰。句絕。得百束布。○先慎曰。乾道本。束上有來字。顧廣來。即束字。形近誤衍。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先慎曰。藝文類五百二十九。八百二十引。並無來字。今據刪。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先慎曰。藝文類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顧廣圻曰。二句荆王之言。曰。子出者。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顧廣圻曰。此下。魯三桓公。偪。○顧廣圻曰。藏本此不當有先慎曰。魯三桓。偪四字。不成句。公偪當作偪公。當有一曰二字。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敕公謂公室也。乾道本藏本誤倒。今本不審而刪之。不可從。

之乎。叔孫氏之御者。○盧文弨曰：張凌本皆無者字。先慎曰：御者左昭二十五年傳作司馬。騫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

於我孰利。○先慎曰：乾道本脫上季字。趙本移季字於與。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下有季字。今據補。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

隅而入。○先慎曰：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先慎曰：遂當為遂。誤。之下當有齊字。

事見左傳

公孫相韓而有攻齊。○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攻作功。按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俞樾曰：爾雅釋詁。攻

於轉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為功。失之。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顧廣圻曰：藏本公叔因

內齊軍於鄭也。○先慎曰：鄭即韓。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盧文弨曰：璜藏本作黃。與前同。先翟璜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搆之。

以自重也。○先慎曰：搆講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

禍也。○先慎曰：今天當作今若。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遣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

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也。○先慎曰：殺謂殺其使。吳當作吾。文種自謂

故後語之謂種。種之見殺實基如此。

大成牛。○先慎曰：牛乃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先慎曰：以上當有子字。下白圭相魏王。午之誤。說見前。子以韓輔我於魏。語意正同。此脫子字。

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先慎曰。拾補。嘗改常是也。

呂倉。○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遣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先慎曰。乾道本軍。

作君。顧廣圻云。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文。宋石當作軍也。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

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先慎曰。乾道本魏下有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王字。今據刪。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

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盧文。昭曰。此即左定二年。邾莊公夷射姑事。而傳譌耳。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別跪請曰。○先

跪與危通。足也。說。詳外儲說左下篇。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顧廣圻曰。藏本。夷射叱曰。去。○先慎曰。乾道本叱曰。二字誤。倒從張榜本改。刑餘之

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別跪走退。及夷射去。別跪因捐水。郎門露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

溺於是。別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王先謙曰。誅責也。與

句一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己。王使人問濟陽君曰。○先慎曰。乾道本重

濟陽君三字。顧廣圻

云今本不重濟陽君。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先謙曰言不足按此當衍今據刪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至此故設為疑詞。王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先謙曰張榜本荆王以下至一曰並脫趙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

廣圻曰王字下至乃誅。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先謙曰為當作若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

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先謙曰王言

美女前。○王先謙曰此當近王甚數掩口。王悻然怒曰。○顧廣圻曰今本悻作勃誤刺之。御因揄刀而刺

美人。○先謙曰御一曰。魏王遣荆王美人。荆王甚悅之。○先謙曰藝文類聚十八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

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

以養親。○先謙曰子下當有之字此與下句文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妒也。因為新

人曰。○先謙曰為與譚古本通趙本及御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

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己知也。○盧文弨曰已字疑衍

知也。先謙曰。己即人已之己。不己知也。言我不知也。故王強問之。正女子進讒常態無不字。則與

下文王強問之句不合。策下作王曰。雖惡必言之。與此不同。兩書不能強合。當各依本書為是。王強問

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先謙曰張榜本惡聞王臭下用勃及王與鄭袖美女王怒曰。刺之。夫人先誡

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先慎曰：可當作亟。御者因揄刀而刺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先慎曰：左傳：邇無及也。及即極之誤。杜注：邇近也。陸氏釋文云：邇附近之近。邾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

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邾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

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盧文弨曰：殆當作

急。吳越春秋作王急去之。王謂平王。先慎曰：事見左昭二十七年傳。時平王已死。吳越春秋誤。作王殆，殆必也。君殆去之，謂君必去之也。呂覽自知云：座殆尙在於門。注殆，殆必也。盧說非。事未可知

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邾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先慎曰：爲猶相也。上文季陳需新入，不善犀首。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

亦一律。此云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顧廣圻曰：張壽，張旄也。踈

所云張旄，果令人要斬尙刺之爲一事。傳之不同也。王先謙曰：上言犀首走，此誅之，疑逐之之誤。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先慎曰：請下當有於字。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

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廄。○顧廣圻曰：廄當依上文作廄。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而不善濟陽君。○顧廣圻曰：今本無而字，誤也。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

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先慎曰：謂不察客固有私怨也。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先慎曰：乾

今據趙本改。顧廣圻云：少上有字當作之，非。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藜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

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黎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王先謙曰殺之上當有不字無則義不可通是將以濟陽

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先謙曰益字疑衍上文少庶子不見知欲入

愛於君是濟陽君初不親少庶子也刺老儒君還親之則親上不當有益字還音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先謙曰解和也本

書多用構字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先謙曰各本鈔有二字作甚據藝文類聚八十五引改謂民間鈔有黍種也昭侯令人覆廩廩吏果竊黍種而糶

之甚多○先謙曰各本不重廩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昭奚恤之用荆也有燒倉廩竄者○顧廣圻曰竄當作窳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王先謙

曰果燒下疑有者字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謂之曰若何為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

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

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人炙而髮繞之○先謙曰意林而下有有字文公召宰人而譙之○先謙曰藝文類聚十七引譙作謂下同曰女欲寡人之

哽邪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先謙曰各本無臣字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

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鬪。先慎曰：各本錐字作水而二。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

炭。肉盡赤紅。先慎曰：各本肉作火。今炙熟而髮不焦。先慎曰：各本炙上有而字。臣之罪三也。堂下得

微有疾臣者乎。先慎曰：乾道本得下有財無兩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王引之云：無字後

得微有事乎。莊子盜跖篇：得微往見跖耶。皆其證也。後人加無字於微字之上。而其義公曰：善。乃召其下

遂不可通矣。先慎案：王說是。藝文類聚引作堂下得微有嫉臣者乎。今據刪疾嫉古通。公曰：善。乃召其下

而譙之。先慎曰：各本下有堂字。按堂字衍。召其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

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先慎曰：御覽八百六平公曰：

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

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先慎曰：先

御覽引無翳字。蚤作枉。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顧廣圻曰：不當作乃。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先慎曰：患當作惡。遂立

奚齊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先慎曰：句絕。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顧廣圻云：本書雖三篇，朝作宰，

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即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先慎曰：此下當有以字。商臣爲太

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先慎曰：乾道本臣。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爲謂字通。奈何察之也。潘崇

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

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俞繼曰：爲字衍。文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

營之甲。○顧廣圻曰：左傳云：宮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廙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廙於朝。○先慎曰：即韓策。韓廙走君而抱之。先

慎曰：策作韓廙。走而抱哀公。遂刺韓廙而兼哀侯。○顧廣圻曰：說林上篇及韓策。廙作傀，同字。哀公即世家之烈侯。世

人也。非一人也。

田恆相齊，闕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恆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

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六文王資費仲而游於紂之旁。○先慎曰。喻老篇。資費仲以玉版。蓋穆天子傳道里悠遠山川諫之下。郭璞注也。今本乃改正文作問。注作問音諫殊誤。此書亦是以諫爲問。凌本遠改作問其誤亦同。令之諫紂而亂其心。○盧文弨曰。諫。凌本作問。案顏氏家訓音辭篇。穆天子傳音諫爲問。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

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王先謙曰。深知之。猶言深結之。先慎曰。陰當作陽。字之誤也。陽與伴通。荆以

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盧文弨曰。孫云。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鞞。顧廣圻曰。上文作黎。下文作鞞。鞞是也。今本皆作黎。

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

其意。○盧文弨曰。哀字譌。後漢書注引君何不遺魯君以女樂。此在定公時。云哀公皆誤。王渭曰。榮當作

足爲據。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盧文弨曰。後漢書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鞞且以女

樂二八遺哀公。○先慎曰。各本二八字作六字。盧文弨云。意林亦作六。疑皆二八兩字之譌。太平御覽五

六人太少。即非二八。亦是八人。方成舞列。下晉遺虞亦同。先慎案。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

之楚。○先慎曰。後漢注作遂去之。御覽四百七十八引正作二八。今據改。

楚王謂于象曰。○顧廣圻曰。史記甘茂傳作范娟。徐廣云。一作環。索隱云。戰國策一作嫁。字。今楚策作環。先慎曰。汲古閣文選過秦論李注引于象作于象。于字形相近而誤。吳鼐云。宋槧一卷

中前作于後作干查姓氏急就篇注楚有干象不誤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

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少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辨也

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先慎曰賢上相字衍干象曰前時王使

邵滑之越○顧廣圻曰徐廣云滑一作涓策無邵字先慎曰史記甘茂傳作召賈誼新書亦作召秦本紀作昭楚策作卓趙策作淖昭卓淖皆一聲之轉李善文選過秦論注引此亦作召召邵古通

五年而能亡越○先慎曰文選注引亡越作盛之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王先謙曰日字疑背脫其半今忘之秦不

亦太亟忘乎○先慎曰乾道本兩忘字作亡顧廣圻云當依策作忘先慎按張榜本作忘今據改王曰然則爲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

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貴卿被王衣○俞樾曰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

皆曰玉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本同作王後人不解而臆改耳舍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

策作公孫赫史記云向壽不同也吳攻荆○先慎曰乾道本改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

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先慎曰乾道本連欲伐虞虢○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盧文弨云一本脫虢字耳御覽三百五又四百七十

八五百六十八引作乃遣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二八以榮其意而亂其政○先慎曰各本二八字

欲伐虞虢今據補榮當

榮當

叔向之讒萇弘也。○王涓曰：困學紀聞謂此時叔向死已久。先慎曰：說苑為萇弘書。○先慎曰：乾道本作

為萇弘書。盧文弼云：為書曰萇弘拾補。作曰萇弘謨。今從凌本刪改。謂叔向曰：子為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

君之庭而急去行。○先慎曰：周以萇弘為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曰：而殺之三字。句例見前。凌本妄刪。

先慎曰：雜言篇云：萇宏分旆。

鄭桓公將欲襲郟。○顧廣圻曰：仲書郟又作檜會。先問郟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盧文弼曰：張本無與

顧廣圻曰：盡與說苑檜謀篇作書其俞。檜曰：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為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云：舉謂紀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為悉記錄其姓名矣。

擇郟之良田賂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先慎曰：乾道本埋作理。顧廣圻

今據改。豐之以雞，緹若盟狀。郟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郟，遂取之。

七。○先謙曰：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先慎曰：荆適有謀，侏儒常先

聞之以告惠文君。○先謙曰：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先慎曰：荆適有謀，侏儒常先

鄴令襄疵。○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侏儒後。當譌倒也。先慎曰：依經次不誤。顧說非。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

魏王魏王備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魏王二字。盧趙乃輒還。○王念孫曰：輒還當作輒行。言趙王知魏

不得其解，故改輒行為輒還。不知上言趙謀襲鄴，則兵尙未出，不得言還也。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縣令之左右。○先慎曰：各本脫縣字。縣令發薦而席弊甚。○先慎曰：各本令下，嗣公

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葍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卷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先慎曰案隱云外儲言明君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密作宓案說作宓宓密同字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

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透弘其行身也離世○王先謙曰弘與閱同透弘與下迂深閱大同義離世謂遠於事情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

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誤先慎當作知者明主謂藥酒忠言知者明主之所以獨知也下說良藥苦於口知者勸而飲之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是其證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先慎曰用為張榜本作為用誤此與下不以儀的為關相對為文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

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先慎曰儀準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

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王先謙曰以下當衍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顧廣圻曰李當作季良嘉施宋鉞墨翟也論有迂深

闕大非用也○先慎曰顧廣圻云今本有今據補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顧廣圻曰畏當作魏魏卒也聲近誤

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當作陳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顧廣圻曰言當當作慮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

陳駢也形近誤狀皆當作皆狀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顧廣圻曰言當當作慮瞻何莊子讓王篇釋文云瞻

曰務光下隨鮑焦介之推也墨翟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且虞慶誦匠也而屋壞○先慎曰也字衍文

不當有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先慎曰餉下說作饌字同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挾夫作夫挾。誤。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謀。○顧廣圻曰：謀當依說作譎。取庸作者進美羹。

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句踐之稱如皇也。○趙用賢曰：如皇臺名。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先

張榜本挾夫至此脫。下且字作夫。案實疑。士之聲近而誤。懷瘳士謂欲士之病愈也。且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皆播吾之迹。○顧廣圻曰：播藏本今

慎曰：張榜本作潘。云當作番。案播潘番古字通用。華山之博也。○王先謙曰：下然。然先王所期者利也。○先慎曰：張本無

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王先謙曰：目乃自之誤。言晉文自辭。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

今乎。如是不能更也。○先慎曰：如是以下。鄭縣人得車厄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厄作輓。案

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補。卜子妻爲弊袴也。○先慎曰：乾道本寫俱譌。後作象。今定爲象。爲即象字。

謂仿象也。顧廣圻云：卜當依說作乙。先慎案：而其少者也。○王先謙曰：語意不完。依

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先慎曰：乾道本小上無之字。顧廣圻云：藏

本無下說。至皆歸取度者也。記也。十四字。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先慎曰：信名

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顧廣圻曰：藏本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

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癢。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鍾。○先慎曰：乾道本託作託。顧廣圻

作託募俞樾云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本託下有募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之辭仕託募叔向者國之鍾矣此於託字絕句仕謂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募叔向者自為句後人不達託字之義誤以託募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募字耳又鍾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雲崔謨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申卒之民奔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鍾則不可通矣先慎案俞說是今從藏本此三十者中章晉己叔向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音竹仲反中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外繩墨之外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當是害之譌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即畏威長同字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之端已兆於此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王當作主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綏之以鄭簡宋襄○顧廣圻曰藏本綏作綏今本綏之作言鄭簡謂子產宋襄與楚人責之以尊厚耕戰○先慎曰疑當作青尊厚以耕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戰二條綏字未詳所當作人責之以尊厚耕戰○先慎曰疑當作青尊厚以耕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位下通顧廣圻曰親字句絕今本位作莖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顧讀非位下連上為句位泄古字且為下走睡臥○先慎曰乾道本無且為下走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食服戰雁行也民乃肯耕案張榜本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三十八字合下說而成非定本也走上當有且與去揜弊微服○顧廣圻曰為下三字今據補下走即下說景公釋車下走事睡臥即昭侯讀法睡臥事與去揜弊微服○顧廣圻曰去作夫按說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不見此事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信如曾子殺蕘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主下有表字按非也。此當有尊字。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護兩和也。○顧廣圻曰：尊字當衍上文所錯入也。

右經○先慎曰：乾道本無此二字。顧廣圻云：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按此當有今據補。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罷也？宓子曰：君不知不齊不肖。○先慎曰：乾道本不齊二字作賤，誤。今據張榜本改。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罷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罷，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王先謙曰：身體當作體身，誤倒。其言多不辯，何也？○先慎曰：各本多下有而字。顧廣圻云：而字當

衍。先慎案：御覽五百四十一引無今據刪。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先慎曰：御覽引無令晉二字。從文衣之，媵七十人。○先

慎曰：各本文衣作衣。據御覽乙。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

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先慎曰：各本作薰桂椒之櫃。今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輯以羽翠。○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均作緝以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

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

則恐人懷其文忘其○顧廣圻曰此當有用字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顧廣圻曰句絕蜚一日而敗○顧廣圻曰五字為一句下同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

○虛文昭曰張本有吾字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

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張榜曰蓋王偃時築以備齊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

又賢於癸○先慎曰稽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督下同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知築者知倦其謳

不勝如癸美何也○先慎曰張榜本無勝字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擗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虛文昭曰下當作已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

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先慎曰乘下當有之奉二字

右御冶工○先慎曰乾道本治作治趙本與下文合是也今據改言王曰○先慎曰言當作謂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

齋以觀無用之器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上無今字今據刪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

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又謂王曰○先慎曰各本又作人據御覽

九百五十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燕王徵巧術人○先慎曰乾道本作一曰好徵巧王

七引改

慎案張榜本一日作燕王無一日二字亦非微卽微字形近而誤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九百十引正作燕王徵巧術人是其證今據改御覽五百三十引作燕王欲攻衛白孔六帖八十三引作燕王好徵巧九十七引作燕王好徵巧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先慎曰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並誤然皆有燕王二字衛人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先慎曰乾道本請以作日能以三字藝文類聚御請爲以四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先慎曰乾道字亦誤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先慎曰乾道顧廣圻云今本句上有客曰二字○先慎案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有者是也據今本增藝文類聚引有曰字○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削字顧廣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據補諸微物必以削削之○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削字顧廣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虛文昭曰此下多脫文孫文選魏都賦注引王曰客爲棘刺之端何以理之理必客爲棘削之本是治字今此接削之二字誤當刪顧廣圻曰削當作刺之下當有母猴何以四字曰以削○先慎曰王曰昭云文選注有王曰二字今據補吾欲觀見之○虛文昭曰選注引吾欲觀見字衍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先慎曰乾道本兒作見顧廣圻云今本見作兒案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宋人善辯者也持○先慎曰顧視也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先慎曰藝文類聚九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先慎曰顧視也而賦不能辯也故籍之虛辭○先慎曰之字衍藝文類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夫新砥礪殺矢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

也。○先慎曰：張榜本。常作膏，下仍作常。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步當作百步。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先慎曰：問有常儀

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先慎曰：乾道本無逢字。顧廣圻云：今本羿

增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

妄言。○王先謙曰：也。字當在言下。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顧廣圻曰：句絕。而說其辯。○顧廣圻曰：不度以功。○顧廣圻

其行。○顧廣圻曰：句絕。而不入關。○顧廣圻曰：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譽上有而字。此

而說者所以長養也。○顧廣圻曰：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譽上有而字。此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

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

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先慎曰：乾道本無一人曰：吾與堯同年。八字。今據御覽四百九十六意。林引增。其一人曰：我與黃帝

之兄同年。○先慎曰：意林兄下有弟。字御覽引無我並作吾。訟此而不決。○盧文弨曰：藏本作訣。誤御覽作決。以後息者為勝耳。○先慎

息作罷案。此謂皆無情。○盧文弨曰：英譌。下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髡莢者同狀。○先慎曰：髡本作髮。玉篇：髡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盧文弨曰：策策同。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髡莢者同狀。○先慎曰：髡本作髮。玉篇：髡

千枚。注：徐廣云：髡，漆也。漢書：皇后傳：數上髡漆。師古云：以漆漆物謂之髡。今關東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策

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髡漆。捐即髡聲之轉。此謂所畫不辨黑白與漆筴同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策

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莢其上而觀。○先慎曰：加莢於牆牖之上。以觀其畫也。案此即西人光學之權輿。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綵筴同。○先慎畫也。此言畫筴之用。何異素綵。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先慎曰：各本無下最字。據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五十。林引補犬作狗。下同。

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盧文弨曰：詩大明。倪天之妹。韓詩作馨。是馨倪同義。說當爲朝夕見於前也。先慎曰：御覽引馨作覩。下同。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先慎曰：各本魅作神。案神當依上文作魅。藝文類聚意林御覽引正作魅。今據改。意林形下有像。

齊有居士田仲者。○盧文弨曰：陳仲子。宋人屈穀見之。○盧文弨曰：文選七命注引穀作穀。下有往字。見之下有謂之二字。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人而食。云：仰字疑衍。下選注引無今據刪。今穀有樹瓠之道。○先慎曰：選注引作穀。有巨瓠。案樹石厚而無竅。○盧文弨曰：選注此下不同。云而效之。先生田仲曰：堅如石。不可割而斲。厚而無竅。不可以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割以盛物。○顧廣圻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割以盛物。曰：剖字當衍。而任重如堅石。○顧廣圻曰：任重二字涉。則不可以剖而以掛。○顧廣圻曰：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棄之。○先慎曰：乾道本棄上有。今田仲不恃人而食。○先慎曰：各本特下有仰字。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類也。

類也。

虞慶為屋。○盧文弨曰：下三條宜連。顧廣圻曰：虞卿也。慶卿謂匠人曰：屋太尊。○盧文弨曰：嫌其太。匠人

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先慎曰：乾道本

重上。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然。五字在此宜卑下。誤。先慎案：今本是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正

申塗濡椽生之義，以撓椽任重。此宜卑。辨虞慶屋太尊之說，皆匠人之詞。宋本誤以虞慶曰：不然。五字於

夫濡塗重上。文義不可通。藏本沿其誤耳。今改從今本。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先慎曰：乾道

本無以直二字。今據補。今本無以直。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

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

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顧廣圻曰：范，唯也。且，唯同字。范，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槩三句而踏弦，一日犯機，是

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且張弓不然。○先慎曰：張榜本趙本作范且曰：不。伏槩一日而踏弦，

三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先慎曰：工窮，於詞依且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豔乎辯說文

麗之聲，是卻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者，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王先謙

能遠。○顧廣圻曰：連上十一字為一句。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

也。○顧廣圻曰：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

也。○顧廣圻曰：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

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工匠二字。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載。然至日晚必歸餽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慙。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先慎曰。趙本然而下有秦強。而三字。張本從夫慕至此均無。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先慎曰。子長而怨。曰。子盛壯成人。曰。其供養薄。曰。父母怒而謂之。○先慎曰。以。上。今皆失讀。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

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顧廣圻曰。調當作請。易。錢當作錢。易去聲。下同。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顧廣圻曰。熱

上當有且字。私當作云。此與下文錢布。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私字。誤甚。庸客致力而疾耘耨者。○顧廣圻曰。者。字衍。耕句絕。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畦作畦。案時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孫詒讓曰。畦當作埒。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云。畦埒也是其證。此畦埒二字蓋注文傳寫誤混入正文。遂復舛不可通耳。非愛主人

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盧文昭曰。調疑周。先慎文不周於爲己。即其證。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顧廣圻曰。公當說苑指武篇。先慎曰。經亦作文公。疑非文王伐崇事也。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淵泉之池。○先慎曰。各本淵作深。無泉之二字。據御覽一

二文相對。明深乃淵之誤。又脫泉之二字耳。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來字。盧文弼

補據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先

左傳作蔡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稽

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稽作規。誤。俞樾曰。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間獻王德傳。文約指明。注云。指

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作旨。孟子告子篇。願聞其旨是也。齊桓公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

請無以此為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即尚書呂刑篇。有稽無簡不聽之異

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為規。非是先慎曰。稽字不誤。史記樛里子甘茂傳。正義。漢書賈

誼傳。應劭注。司馬遷傳。顏注。荀子。王制。楊注。並云。稽計也。桓公之計在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

因遂滅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先慎曰。乾道本無為

字。張凌本有今據補。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先慎曰。乾道本連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母立而泣。○先慎

作傷者之母立泣。盧文弼云。立疑衍。俞樾云。立字不當有。蓋即泣字之誤。而衍者。先慎案上之字衍。盧俞說並誤。立下脫而字。今據藝文類聚五十九御覽四百七十七引改。人問曰。將軍於若

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先慎曰。下今字當

子吮其父之傷而殺之。涇水之上。今安知不殺是子乎。御覽引與藝文類聚略同。蓋所見本與今異。說苑復恩篇作吳子吮此子父之創而殺之於涇水之戰。戰不旋踵而死。今又吮之。安知是子何戰而死。是以哭之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王先謙曰播吾即番吾見史記趙世家六國表又作鄆吾漢常山郡有一統志以為即房山當即主父令工施鉤梯刻疎人迹其上。○盧文弨曰疎即疋之異文疋足也下人迹者也先慎曰播張榜本趙本作潘說見上。

即述字也。述繙文作述。此變作疎。亦猶述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疎其。上寫者依今字作述。而疎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疎也。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綦長八寸。○顧廣圻曰為博句絕箭長八尺句而勒之曰昭王

嘗與天神博於此矣。○先慎曰張榜本無矣字御覽三十九卷引亦無矣字。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盧文弨曰孫云文選鮑明遠東武吟注引令下有曰字可省豆藏本作笠下同先慎曰乾道本面作回薰下無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薰下有黑字

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先慎曰乾道本面作回薰下無黑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薰下有黑字

文作面目黧黑是其證今據改治要引正作面目黧黑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

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盧文弨曰選注引意下有者字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君捐之四字盧文弨云選注有先慎案

治要御覽引亦有而。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先慎曰乾道本棄作捐今據選注治要改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

○盧文弨曰選注有字盧文弨云選注有字盧文弨云選注有字而君後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有字盧文弨云選注無先慎案治要及御覽引並無今據刪且臣

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先慎曰：治要有乎字。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

擻而置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擻作攜。王渭曰：魏書古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

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乃解左驂而盟於河。○先慎曰：乾道本乃作誤。治要作乃。今據改。

鄭縣人卜子。○王先謙曰：此條依經當在衛人佐弋後。先慎曰：乾道本卜作乙。顧廣圻云：今本乙作卜。亦可證。先慎案：顧說非。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五引乙作卜。今據改。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先慎曰：乾道本無故字。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吾下有故字。案此不當有先慎案。御覽引作似吾。故袴。明乾道本脫故字。顧說非。北堂書鈔引正作象吾。故袴。今據補。妻因毀新令如故袴。○先慎曰：各字。北堂書鈔引無今據刪。御覽引作妻因鑿新袴為孔。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得一。○先慎曰：謂又得一車輓也。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烏至。因先以其襜靡之。烏驚而不射也。○先慎曰：方言：襜靡謂之襜。郭注：即靶幘也。

鄭縣人卜子。○先慎曰：各本卜作乙。御覽六十三又九百三十二引子下有毒字。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顧廣圻曰：此條不見於上先慎曰：御覽引亡其二字作失字。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先慎曰：自喜二字。疑效善之譌。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先慎曰：各本欲上有亦字。御覽八百四十五引無今據刪。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

之。○先慎曰：非下九字，御覽引作亦自飲而盡之六字。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書字，今據刪。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先慎曰：乾道本以下並連上。趙本於梁下提行，並誤。今依盧校改。上書字，當人之解記，若下不作記字，則經不分別言矣。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廣圻曰：曰固然，經言宋人之讀書與梁當作日人質切，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四引，白孔六帖御覽五百九十五引，鄧作鄭。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書舉燭。先慎曰：各本而上有云字，誤於書中。云白孔六帖引作而設書舉燭字，並非。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說之。○先慎曰：各本無國字，據白曰：舉燭者，尚明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尚作高。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

白王王大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王字，盧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先慎曰：下有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今據刪。

鄭人有欲買履者。○先慎曰：各本欲買作且置，御覽四百九十九六百九十七引，置均作買。今據改。欲御覽一作身。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

市。○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七引之，作入。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先慎曰：御覽引度下有數字。

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先慎曰：御覽引度下有數字。

四。○先慎曰：乾道本無四字。王登為中牟令。○顧廣圻曰：王當作王，呂氏春秋知度篇作任王，任同字。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

章胥已者。○盧文弨曰：中章二字，呂作瞻，先慎曰：中章胥已，二人名。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

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王先謙曰：為，疑奪以字。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盧文弨曰：呂

作非晉國之故，顧廣圻曰：臣當作國，意當作章。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

目人絕無已也。○盧文弨曰：絕，呂作終。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子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

者，邑之半。○先慎曰：乾道本無邑字，顧廣圻云：今本者，下有邑字，案依上文當有據，今本增。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

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鍾矣。○先慎曰：一本鍾作鍾，盧文弨云：鍾張本作鍾，與前同，語難解，顧

云：死傷者軍之乘，或此與彼同。先慎案：鍾，皆垂之誤。國之鍾，猶國之一牛也。說詳前。八說篇作乘，亦誤。又

案：御覽三百七十二引韓子曰：晉平公與唐彥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之，牛也。說詳前。八說篇作乘，亦誤。又

足痺而不敢伸，叔向不悅，公曰：子欲貴吾爵，子欲富吾祿，子夫唐先生無欲也，非正

坐吾無以養之。○腓，脹下唐彥一作唐亥，案即亥唐倒文。當為此條，一曰佚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先慎曰：上恐字，下當有己字，恐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

其君見好巖穴之士。○顧廣圻曰：見好，當依下文作好顯。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顧廣圻曰：中山以十數，禮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先慎曰：御覽二百九十一引仇作亢。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

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陳。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先慎曰：下士居朝。御覽引作下居士而朝之。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陳者。先慎案：依上文當有御覽引作陣陣。陣即陳字。今據補。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

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下有得字。先慎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八百十。四兩引有得字。今據補。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紫字。今據補。一國百姓好服

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紫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止之二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欲字。案欲下有脫文。先慎案：御覽三百八十九。引欲下有止之二字。是也。今據補。八百十四。引無欲何不試四字。節文也。今本不審。並刪欲字。不可從。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

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

民無衣紫者。先慎曰：乾道本。王字作欲。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欲字。作王。今據改。王請自解紫衣而朝。先慎曰：乾道本請作以。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以作請。案以上有脫文。先慎案：以乃請之誤。依今本改。王請自解紫衣。而朝。謂王朝時請先解己之紫衣也。此句並無脫文。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

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先慎曰：趙本。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下當有一曰。

韓非子集解 三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三十一

二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先慎曰。也字衍文。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顧廣圻曰。之下當有罪字。事上當

有脫字。未詳。先慎曰。治要引尸子治天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之陸於街者莫援也。先慎曰。舊本無之字。莫下有

有字。今據御覽九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引刪。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先慎曰。變字疑誤。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顧廣圻曰。與三傳不合。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曰。顧廣圻曰。未詳。趨而諫曰。

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曰。字藏本無。下不

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陳。而後鼓士進

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陳矣。公

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盧文弨曰。春秋襄公之卒。在次年五月。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先慎曰。自親二字。涉下文而行。夫必

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先慎曰。上當作食。上經下張本有此數句。蓋

不作上。正可以訂。正上爲食之誤。服戰。鷹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先慎曰。少海即渤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

煩且之乘。王渭曰。晏子春秋。煩且作繁。案此同字也。使騶子韓樞御之。先慎曰。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云。公行數百步。

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也。俞樾曰。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不盡卽不進也。張湛注。進當爲盡。是

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盡為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費。又作贖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失刪盡字遂並失其讀矣。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

韓樞之巧。○先慎曰乾道本無樞字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魏昭王欲與官事。○王先謙曰與去聲。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

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先慎曰宜字涉下文衍。睡不

亦宜乎。

孔子曰。○先慎曰乾道本連體也。全也。周也是。圍爲正字。御覽七百六十引二句互易。爲人君者猶孟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圍水圍。○先慎曰治要引尸子處道篇圍作圓。案說文圍天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纓甚貴。○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纓字。御覽三百八十九事類賦十二引並重。今據增。鄒君患之問左右。左

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

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先慎曰乾道本乃斷二字作長字。民上有先字。顧廣圻云今本是。先戮以莅民

也。作乃斷纓出以示民。案句有誤。先慎案今本語極明顯。今據改。

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今依拾補增。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

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先慎曰趙本日作曰。誤。申子

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顧廣圻曰：韓策云：又亡乎云云。此有脫文。申子辟舍請罪。

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先慎曰：僖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國語亦作三日。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

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

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

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俞樾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安信箕鄭，皆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

奪之，則文不備。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

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期返而食。○先慎曰：乾道本期返而食，作今返而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作令，誤。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期，反而

食今據改。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吳起至暮不食而待之。○先慎曰：各本作起不食而待，御覽四百七十五八百四十九引並作吳起至暮不

食而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先慎曰：御覽引方作乃。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多，不同。先慎曰：治要無天字。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

而失信，吾不為也。○先慎曰：治要可上無不字。風疾作疾風。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會子之妻之市。○顧廣圻曰：之妻二字當衍。先慎曰：治要無之字。其子隨之而泣。○先慎曰：治要無之字。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寃妻。

適市來。○先慎曰：乾道本無妻字。治要無之字。王會子欲捕寃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會子曰：嬰兒非與戲也。○王

先謙曰：非下疑有可字。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顧廣圻

要作今。今據改。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先慎曰：各本上母字作父。云：藏本同。今本令作今。先慎案：治

楚厲王有警鼓，與百姓爲戒。○先慎曰：各本警下有爲字，與上有以字，成作。飲酒醉過而擊。○先慎曰：各

也二字。據御覽事類賦刪。民大驚，使人止之。○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拾補增。盧文弨云：曰：吾醉而與左右戲而擊之也。

賦引作而。是過字。涉上文而誤。今據改。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赴下有也字。乃更令

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

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

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先慎曰：曰上矣三字，涉上而衍。此言左右和聞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

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自此子產離之，而毋使通辭。到至其言以告而知也。○先慎曰：至字衍。文

到即倒字。惠嗣公使人僞關市。○先慎曰：惠當作過。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

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卷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有先慎案，治要引有下字，今據補。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不怨也。胡危坐子臯，臯雖刑之，有不忍之心，明者懷恩報德。○顧廣圻曰：藏本同。

而誤先慎曰：危譴以功受賞，臣不德君，以為德故不。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襄王

為跪足也，詳下說。故昭卯五乘而履屨，卯西卻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屨

不知厚賞也，功當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屨，也。○先慎曰：張榜本趙本，屬作屬注同，說文：屬從履，翁，聲。是屬為

正字，屬均別，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主，真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己者，

字說作躡，古通，上如字，讀之先慎曰：失字衍，顧讀即臣將為少室周，亦不成文。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故東郭牙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懼不忠必危矣。

注：危必互倒。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梁玉繩曰：渾軒，即渾罕。

非子產者，古軒罕通，左傳：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而駁行不真，簡主

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主者，問孔子曰：變一足若何？曰：變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虛文，邪曰：注然所

以兔禍者，下當有信字，先慎曰：反戾，下說作忿戾。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

文王理解當作繫解王先謙曰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當莊燕當試今季孫一之故終

自履文不成義履上當有繫字試今三字張本試作舒朝下有堂字燕下無當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

為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齊侯不聽左右魏

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顧廣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璧上有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璧上有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

而拜據此是知左猶盜嬰兒之矜裘與阴危子榮衣盜者子不恥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阴者兒不恥

慎曰乾道本注阴以下子綽左右畫也左畫圍右畫方必不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去蟻驅蠅以

至喻溫言訓左右愈詔愈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與宣王之患臞馬也王不察掌馬者

韓宣子則作宣字是王當作主注亦誤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文昭曰觀張本作勸今據改龍光無節則臣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

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為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偏下○先慎曰孔子議晏嬰條今奪北堂書

粟一御覽妾作妻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故有糲餅以其而出入之容變陽虎

之言見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變作變，顧廣圻云：今本變作變，句有誤。未詳先慎案。變字是陽虎入齊。

也。顧氏不知古書倒文成義之法，而讀變字句絕，所以疑句有誤也。改從今本。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

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非之。

下云：非所以教國也。即承此失術言。注說非又案：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

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讐，虎言：而簡主以為枳棘，

非所以教國也。乾道本脫主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簡下有主字，今據補。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子之子好直言，武子曰：子

產忠諫，子國譙怒。夫忠諫者必離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先慎曰：乾道本自子產至父也。二十三字均

盧所見本，亦有此二十二字。惟注脫離字耳。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子產忠諫子國譙怒並注云：此藏

本所添，未必是也。先慎案：下說有此事，經必應有張榜本。趙本及盧所見本，不盡出於藏本。顧氏謂藏本

今據補也。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為鄴令，其姊犯法，趙本注：姊譌妹，下無矣字。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賢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右經脫，今依例補。本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所踣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先慎曰：張

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顧廣圻曰：從當作後，說苑至公篇：子臯走郭門，郭門閉，先

慎曰：從字不誤，出門當作後門。呂氏春秋云：戎夷違齊如魯。

天大寒而後門後門與說苑門閉合明出爲後之誤。閉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跗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

令而親阴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盧文昭曰藏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跗危曰吾斷

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先慎曰乾道本欲作獄。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

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愾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

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跗危曰注說非危乃跪之書文。古謂跗危者

其馬而反之。孫星衍云。跪足也。此說得之。先慎曰。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楊倞注。跪足也。韓子以則

足爲跗跪。據此是楊所見。韓子作跪也。跪訓爲足。又其一證。悅而德公也。張榜本重而字案。此下當接孔

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樂者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云云是也。今

錯簡在後。另爲一條。說苑此下接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云云是也。今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如此者。其駟八十乘。方以爲文

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徒字。顧廣圻云。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

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且字。盧文昭云。張臣薦樂羊而中山拔

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尙薄。○稱服也。○先慎曰。乾道本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顧廣圻曰。昭卯即孟卯也。顯學篇。魏任孟卯之辨。難三篇。孰與孟

卯之爲明卯。猶孟津之爲盟津。芒卯之爲明卯。猶民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

軍。疑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顧廣圻曰。五乘句絕。將軍二字當衍。涉下文而誤耳。舊注全譌。先慎曰。將

解也。外儲說左上。燕王悅之。養之以五乘之奉。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

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

躡。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屨也。○顧廣圻曰。羸勝當作羸騰。形相

躡。近也。舊注全譌。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九引。羸作羸。注同。躡作屬。案躡屬二字。古今文通用。說文履從

尸。古文作屬。云從足。莊子天下篇。以跛躡為服。釋

文。李云。麻曰屬。木曰展。展與躡同。屬與躡同。是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先慎曰。此乃錯簡。

當在孔子相衛後。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愨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子曰。

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先慎曰。張榜本代作伐。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

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

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顧廣圻曰。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

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

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顧廣圻曰。君當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

國柄焉。○盧文弨曰。張本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亦有。今據補。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

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先慎曰：餐，御覽八百五十一引作飧。四百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

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克而拔之。○先慎曰：乾道本原克作用，免顧廣折云：今本用免。

謂六途也。隱兌字通。《詳老子》周語云：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韋注云：隧，六也。《事亦見傳二十五年左傳杜預注以隧為王之葬禮與韋說異。》此文公攻原，即周襄王所賜之地。

於王國為都鄙不在六途而云攻周途者，戰國時已有文公請六途之說。展轉傳譌，遂以文公伐原為攻周之途地。先秦諸子解經已不免沿譌，悉心推校，可略得其蹤迹。今本作原，則明人不知而妄改，不足據也。

先慎按：孫說非用乃原之誤，免乃克之誤。御覽二百六十六引作舉兵攻原，克而拔之，是其證。今據改。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

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

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上無恃字。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

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

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

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

曰：審而是，固足矣。○先慎曰：乾道本而讀若如。一曰：提行，今從趙本。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

二引曰上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

有對字○先慎曰乾道本足作之顧廣圻云今本之作足按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篇作故曰夔一足王先謙云之作是也而字不可有有則不待釋而明矣改從今本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顧廣圻曰呂氏春秋不荀篇云武王至至鳳黃虛韞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

君與處皆其師上當有上字○顧廣圻曰君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王之臣故無可使也○先慎曰乾道本皆

王作皆一曰晉文公與楚人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在魯哀公問後另為一條楚下無人字顧

今據改方與經次相合據今本○先慎曰初學記履繫解曰乾道本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

乙人字據初學記二十六引增至黃鳳之陵○先慎曰初學記履繫解曰乾道本亦作繫係繫古通用初

學記引作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先慎曰以

字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故可敬順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虛文昭寡人雖不肖

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先慎曰治要引韓子文王伐崇至黃鳳壚而韞繫解左右顧無可令結係

聞上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師也○中君之所與處者盡其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

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也○御覽四百七十四引韓子曰文王伐崇與大夫謀穢係解

視左右而自結之六百九十七引穢作履無伐崇與大夫謀異文○左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先慎曰易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虛文昭曰此條當連上先慎曰賢謂此不著經文中不知此耳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即上之異文脫一曰二字耳

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侍坐於魯哀公○顧廣圻曰自此至寧使民詔上不見於上文先慎曰各本侍作御哀公賜之桃與

黍哀公曰○先慎曰各本無曰字虛文○昭云家語子路初見驚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先慎曰御

十六引啗作食○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亦有今據補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先慎曰御

十五又八十六引啗作啖○左右皆揜口而笑先慎曰○藝文類聚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先

慎曰雪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白果蓏有

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蓏之下是

從上雪下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五引作是侵上忽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先慎曰先

趙簡子謂左右曰○先慎曰各本無趙字曰字○子作主今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

之○先慎曰趙本屨屨作屨屨下注今車席如此大美○先慎曰藝文類聚吾將何屨以履之○屨所履席

無美屨以履之也○先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衣又當美累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妨

義之本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引本作道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馬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先慎曰乾道本無禍字搭補作

患○本有禍字今本有患字○今據藏本補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

昌○先慎曰乾道本伯作戎今據趙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不以其賢為其

主。○盧文弨曰上人字或改夫顧廣圻曰藏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去仁義者。上所以勸

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勝者必殺

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

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先慎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本害下有義字先又問儒者鼓

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先慎曰意林儒者以為害義。

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盧

四。鉅者。齊之居士。○先慎曰乾道本鉅作詎盧文弨云詎張本作鉅顧廣圻云藏本作鉅王渭云因學紀

本上文正作鉅。屏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愨。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

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請字顧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

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

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

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王涓曰。循當作脩。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

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節下。有儉字。誤。按節上常有私字。以絮私名。獻伯之儉。

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盧文弨曰。注亂譌。又何賀。子議晏嬰一事。說見上。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先慎曰。三歸。壻名。古藏貨財之所。故能富他書。以三歸為取三姓女。非曰。臣富矣。

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日。管

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孫叔敖相楚。○王先謙曰。上文言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則孫叔敖以下。棧車也。柴車。牝馬。糲飯。菜羹。○先

各本飯作餅。王念孫云。餅當為餅。餅與飯同。見玉篇。廣韻。糲飯。菜羹。猶言疏食。菜羹耳。餅與餅字形相似。

傳寫往往譌。濶。廣雅云。餅。食也。方言注云。飯。盛餅。筥也。爾雅釋言。釋文曰。餅字又作餅。今本餅字並譌。

作餅。初學記。器物部。引此。正作糲飯。先慎案。御覽八百四十四。引均作糲飯。今據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

大夫也。其儉偏下。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先慎曰。令尹二字誤。及虎抵罪於魯。皆

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

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粗梨。橘。柚者。食之則甘。○先慎曰。乾道本無

夫字。各本無粗梨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夫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

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魯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邢

伯子可御覽二百六十六引改公曰非子之讎也也猶邪古通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

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於其君另為一條虛文昭云趙下

凌本俱連上先慎案當連今從張凌本於其君三及武死各就賓位武之先慎曰御覽初學記引作及其無

私德若此也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管庫者六十家十四字與御覽略有增省皆此佚文曰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向曰武立如不勝衣先慎曰乾道本無向

文昭曰二字脫當有顧廣圻云新序雜事四云子黨於子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也數十人先慎曰

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云云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士也數十人先慎曰

百二引增皆令得其意難曉先慎曰乾道本無令字御覽有盧文昭云藏本有令字今據補而公家甚

賴之況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先慎曰各本況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虛文昭曰韓詩外傳九又云魏文侯並譌先慎曰說苑其讎以為且幸釋

己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迎而射之御覽四百二十九引並作迎今據改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

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虛文昭曰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

柳為上黨守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解下提行顧廣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

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先慎曰：白孔六帖四十四引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可為上黨守？曰：荆伯柳。王曰：非子之讐乎？曰：舉賢不避仇讐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道下有遠字，先慎案：今本有遠字，是今據補，此條不見上經，疑南面篇文。

錯簡在此。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先慎曰：夫當作曰。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趙用賢曰：介異，言介然異於人臣也。而獨忠於主，○先慎曰：乾道本無忠字，顧廣圻云：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

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己也，又且危父矣。○盧文弨曰：下矣字，張本無。

梁車為鄴令。○先慎曰：各本為上有新字，據白孔六帖云：前後俱無新字是也。其姊往看之，暮而後至，閉門。○先慎曰：各本無至字，閉門作門，據白

孔六帖增改，御覽四百九十二，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先慎曰：白孔六帖五百一十七引作暮而門閉，引免之令，作逐之。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顧廣圻曰：上文云：綺烏皆未詳邑。

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先慎曰：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

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先慎案：御覽引有今據補。

韓非子集解 三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四十九

卷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曰○顧廣圻合當作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之難一篇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雖二篇不出乎莫不然而道乎百無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篇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蠹篇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句例皆同王先謙曰道由也行如字義順不必讀去聲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顧廣圻曰遇當作遇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喬而臧獲不乘

驥嗣公知之故不駕鹿○先慎曰乾道本不作而顧廣圻云而薛公知之故與二繼博○盧文弨曰疑樂

樂子即蘭子也樂與蘭音近說文門部蘭妄入宮掖也讀若蘭即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云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即蘭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樂為之矣先慎曰說文樂從繼

聲學從繼聲二字聲同釋名釋宮室樂擊也其體上曲擊拳然也易中孚有孚擊如一本作擊是樂學二字義通故本書假樂為學蒼頡篇學一子也說文學一乳兩子也其言二樂者謂昆弟皆來博也則

樂為學假借仍當以雙生訓之俞以樂為蘭失其旨矣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先慎曰乾道本鳥作焉拾補作馬案焉馬二字皆

鳥字形近而譌說作鳥不誤今從張榜本作鳥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

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顧廣圻曰易患在國羊之請

變○先慎曰乾道本羊作年顧廣圻云今本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先慎曰與

年作羊說作羊先慎案作羊是改從今本

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先慎曰：乾道本茂作戊，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作茂，按戊當作茂，茂同字也。古人表作戊，先慎案：漢表用古文作戊，本書例用今文作茂。今從藏本說，正作茂。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也。○先慎曰：以字當在能字下，以用術，故每聽必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先慎曰：知貴，疑欲知之誤。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先慎曰：乾道本則下有其字，盧文弨云：一本無則字。王渭云：其字衍。先慎案：張榜本無其字。

今據刪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先慎曰：乾道本無始坐二字，盧文弨云：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據補。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王先謙曰：以下文例之，句末當有矣字。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先慎曰：師謂歸其舍未醒，承上酒酣言。寤寐思之，恍然有得，不待酒醒也。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

以賦衆貧。○先慎曰：乾道本粟作粟，誤。今據趙本改。散府餘財以賜孤寡。○俞樾曰：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庫粟相對。倉無陳

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嚮德惠施於民也。○先慎曰：惠施當作施惠。已與二弟爭民。乾道本無

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為以。盧文弨云：已字，張本作不先慎案，已以古通。顧讀是爭下無民字，則句義不完。今據今本補。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

尾走晉。○盧文弨曰：子尾無出亡事，其子高彊，昭十年奔魯，遂奔晉。先慎曰：左傳子夏作子雅，古雅夏通用。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

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

爵祿，行諸大臣。○先慎曰：二柄篇作行之羣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先慎曰：左昭三年傳，

斗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陳氏三量，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

皆登一焉，鐘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

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加貴於海。○先慎曰：乾道本蚌作蚌，君重斂而田

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顧廣

當作齊周遍也。謂遍齊國之人，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苟乎其往歸田成子乎。○盧文弨曰：孫貽穀云：史記田敬仲世

此疑有誤，俞樾曰：已當作苞，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園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文義相似。史記載詩曰：此歌正作苞，惟此本以謳苞為韻。苞子為韻，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韻矣。當以此為正。詩曰：雖無德於女，式歌且舞。○先慎曰：晏子春秋，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先慎曰：之歌故

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

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

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先慎曰。田成氏。御覽一百六十七引無成字。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

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

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先慎曰。誅字。衍。擅愛。即

擅愛之臣。與下文禁。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先慎曰。乾道本。民作名。顧廣圻云。天字。衍。藏本

侵陵之臣。句例正同。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先慎曰。乾道本。民作名。顧廣圻云。天字。衍。藏本

亦作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先慎曰。君之車。當作車之安。車之安。與馬。釋車而下走者也。先

今據改。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先慎曰。君之車。當作車之安。車之安。與馬。釋車而下走者也。先

御覽六百二十四引。車上有釋字。是此與外儲說左。上釋車而走。句例正合。今據增。或曰。景公不知用勢

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先慎曰。乾道本。師曠下有不知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先慎曰。拾補。無以字。

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

萌。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盧文弨曰。家語致思篇。作蒲宰。先慎說苑。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曰。各本

時作為據御覽八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先慎曰：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滄之。十二及一百九十五八百四十九引改。飲下覆其飯並作覆其飲。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為乃滄之。子路怫然

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

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滄民。其不可何也。○先慎曰：各本無其字。據御覽引補。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

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滄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

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

生使弟子止徒役而滄之。○先慎曰：各本止作令。據御覽引改。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鵠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

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以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

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顯

曰：論衡非韓篇。番作譎。荀子宥坐篇。楊倞注引此。士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

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先慎曰：乾道

之。盧文弨云：執下脫而字。荀子注引有。先慎案：荀子注引無吏字。御覽引作使執而殺之。今據改。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

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

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

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先慎曰。御覽引。御覽引。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喬。先慎曰。北堂書鈔。四十五引者下有名字。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喬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喬。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先慎曰。北堂書鈔。引無夫子二字。太公望曰。狂喬也。先慎曰。狂喬也。字衍文。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先慎曰。北堂書鈔。引議作義。二字古通。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先慎曰。乾道本託上有許字。以旋二字作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今據改。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三引無之。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者。何也。先慎曰。各本千字作一。無何也。二字據論。馬爲人用。而鹿字。衛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三引補。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先慎曰：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潘其作潘者。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先慎曰：令當作令其。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

季之子在門。○先慎曰：張榜本無之子二字。公佛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

○顧廣圻曰：季羽未詳。先慎曰：時字疑衍。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昭云。

張本有。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

騶私廩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

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先慎曰：乾道本私作斯。案私斯二字聲近而誤。張榜本趙本作私。是樂子兄弟見薛公遺季。因私相勸勉為薛公。

斯字誤。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者斷其下翎。○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

翎作領。下有焉。斷其下領五字。今據御覽九百二十事類賦十九引增刪。則必恃人而食。○先慎曰：事類賦恃作待。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

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先慎曰：惑字失韻。疑誤。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

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為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俞樾曰：知當作和字之。

誤也。和與下隨字相為韻。下文匿與意。賦與行皆相為韻。若作知則首句失其韻矣。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

意。女。女有志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鞫曰弋者何慎。○先慎曰乾道本。田有圈今從趙本。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

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先慎曰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云六國時先韓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事。曰田子方。廣折云今本有曰字。今據補。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曰田子方。廣折云今本有曰字。今據補。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有唐易子即此上文云鞫或其名。曰弋者奚貴。唐易

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其不謹廩也。○先慎曰乾道本。王作故。異作為拾補。本有今據補。張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異此廩。為作異。顧廣折云今本故作王下為字。據改。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其可以為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為德。○盧文弨曰。秦本作以。顧廣折曰。句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臥。因誤為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太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日。先告客以為德也。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顧廣折曰。齊策無威字。楚策云楚

昭魚曰云云。不同。○謂有十孺子皆貴於玉。十八引刪。又御覽注云。所窺者凡十人。當亦本書舊注。薛公

王后死。未立后也。謂

昭魚曰云云。不同。有十孺子皆貴於玉。十八引刪。又御覽注云。所窺者凡十人。當亦本書舊注。

薛公

薛公

薛公

薛公

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

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先慎曰乾道本勸下有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於之字先慎案北堂書鈔三十一引亦無之字今據刪

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先慎曰張榜本玉誤王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顧廣圻曰六字為一句言秦策作立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誤作而當依此訂先慎曰吳師道策補云韓非子道而作道穴以告甘茂○先慎曰乾道本以上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策無今據刪甘茂入

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

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

人臣也○先慎曰乾道本衍下有其字臣下有者字盧文弼云其字者字一本無今據刪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

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

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

聽之矣○先慎曰乾道本已作也據張榜本趙本改見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先慎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弼犀首為將於是日

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先慎曰乾道本月作日拾補作月盧文弼王召樗里疾曰是何

匈匈也何道出○先慎曰道由也言人匈匈謂兵秋起攻韓何由出此言也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

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先慎曰張榜本趙本逃下有

字入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無當。○先慎曰。乾道本而上有通字。虛文昭云。通字衍。先慎案。御覽八百五引無通字。今據刪。張榜本而誤有。可以盛

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

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先慎曰。乾道本。有下有乎字。盛水作乘水。虛文昭云。乎字。凌本無。乘。藏本作盛。今據刪改。則人執注漿哉。今為人

主而漏。其羣臣之語。○先慎曰。乾道本。主上有之字。虛文昭云。之字。衍。張本無。今據刪。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

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

曰。堂谿公見昭侯曰。○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三百九十三。七百六十一。引公作空。下同。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

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

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也。○先慎曰。各本無也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

泄於妻妾。

申子曰。○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顧廣圻曰。主當作王。與上文明聰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先慎曰。各本然而作著。然。虛文昭云。著。然。孫云。文選與

滿公瑛書注引作然。而先慎案。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二十八。引並作然。而今據改。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先慎曰。乾道本。閭作問。趙

字脫。選注有意。林同。顧廣圻云。當作問。韓詩外傳云。閭里人說苑晏子春秋同。倩曰。汝狗猛耶。曰。昭曰。下

曰字藏本張本皆無先慎引並有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而往酤而狗逐而齧

之也○先慎曰拾補齧下旁注齧字案說文無齧字齧齒也齧噬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先

也明此作齧是下文趙本亦誤作齧藝文類聚引逆作迎也○先慎曰拾補明作輔虛文昭云文選注引作輔顧

狗上有猛字引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先慎曰拾補明作輔虛文昭云文選注引作輔顧

也荀子外傳多言白其義皆同先慎案顧說是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

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

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

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問主之情以告

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先慎曰富當作輔聲之誤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顧廣圻曰不

秋云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說苑云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

有之案安同字察即案形近譌又案依二書此而上當脫腹字○先慎曰乾道本禁下有禦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

禦字先慎按禦字不當有下文無即其證今據顧校刪明為己者必利而不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

大臣為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問主之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情下有矣字誤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

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

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

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無一曰二字桓下提行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桓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

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譏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顧廣圻曰：危當作安。說見於民。入則比周譏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上安據連文失其證者改之耳。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先慎曰：說本晏子春秋內篇。問上桓公管仲作景公晏子。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顧廣圻曰：依下句當衍殺字。先慎曰：下句誅字乃流字之誤。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不得據以爲例。誅殺謂罪而殺之也。殺字非衍文。兵而流共公於幽州之都。○先慎曰：各本流作誅。據御覽六。百四十五引改尚書孟子並作流。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孫詒讓曰：茅門下作荊門。說苑至公篇與此略同。亦作茅案。茅門即雉門也。說文經之雉門兩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外。朝在雉門外。茅門之法。廷理掌之。即周禮秋官司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也。天子諸侯三朝皆有廷。士理字通。先慎曰：孫說茅即弟之誤是也。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正作弟。可證。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朝。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雷。廷理斬其朝。戮其御。太子怒。○先慎曰：怒廷理之執法也。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

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校也。○盧文弨曰：尙校說苑至公篇作下校。上先慎曰：此當作下校尙傳寫誤倒耳。下校尙謂下亢上也。國策秦策足以校於秦矣。高誘注：校猶亢也。校尙誤倒說苑乘作棄。校作陵。皆劉向所易。未可據。臣乘君則主

失威。下尙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日。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荊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荊門。○孫

曰說苑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荊門之外廷理曰。○顧廣圻曰說苑云少師慶車不得至荊門。非法也。○先慎曰至荊門三字當重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荊門。廷理曰。非法也。

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先慎曰北堂書鈔三十六引老主作先王說苑作老君後有儲主而不屬於

矣。○虛文昭曰說苑作少君在後而不豫下矜矣二字衍凌本無先慎曰北堂書鈔引有矜矣二字矜與賢聲相近古通假文子上仁篇矜與賢韻矜矣猶賢矣此楚王贊美廷理也書大禹謨傳自賢曰矜朱

駭聲說文通訓定聲矜下云矜借為賢亦通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六引二作三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

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窺也。○先慎曰窺與篠同荀子賦論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

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顧廣圻曰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

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窺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

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

者。繩之外也。○先慎曰繩謂繩墨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顧廣繩之外與法之內。雖也。不

相受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有如是則疑不得長臣矣九字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嫗也在中。請歸與

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曰。○顧廣圻曰。藏本重薄媼二字。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以當作已。

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先慎曰。乾道本無愛字。顧廣圻云。藏本無愛字。今本有。依下文當補。今據增。媼曰。不如吾

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先慎曰。乾道本無更字。盧文

昭云。張本有。今據補。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顧廣圻曰。反當作及。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

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顧廣圻曰。謂當作為。先慎曰。為謂古通用。不必改作。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

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先慎曰。乾道本吾作五。據趙本改。北堂書鈔三十六引正作吾。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先

乾道本無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索下有入字。先慎案。北堂書鈔引亦有。今據補。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

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先慎曰。毋幾索入。謂毋望索入也。史記晉世家。毋幾為君。呂不章傳。則子無幾得與長子乘。懸云。幾猶望也。此文語意正與相同。其妻

之弟又重於衛君。○先慎曰。又讀為有。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

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先慎曰。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

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而歸。○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衣

又八百十九八百二十六引並有而字。今據補。北堂書鈔三十六引無而字。陳禹謨據誤本改之也。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先慎曰壺當作甕生肉不布○先

左昭十六年傳注布陳也殺一牛徧於國中○先慎曰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功謂女功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

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

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

民之從公也為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孫詒讓曰慎讀為順產與生義同字通迎殺

事迎殺者言戰為逆而殺之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

以日中為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先慎曰不行

則失貴重之臣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

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盧文弨

下有伐衛東其畝○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呂氏春秋簡選篇亦云東衛之畝先慎曰商君書賞耳篇取

五鹿攻陽勝虢○顧廣圻曰陽勝虢未詳伐曹南園鄭反之陣○王渭曰呂氏春秋反鄭之陣高注反覆覆鄭之

女垣與呂覽注異國語此注上引賈侍中唐尚書說蓋此注亦本前儒雖未罷宋園還與荆人戰城濮大

明其人較反覆之義為長本書之字亦疑其之誤商君書與呂氏春秋同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衝雍之義○先慎曰乾道本成作城盧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

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遂成衝雍之義○先慎曰乾道本成作城盧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

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頤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顧廣圻曰如當作知下同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

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先慎曰乾道本無國字今據補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

亂臣者○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亂臣二字顧廣圻云今本其下有國字今據補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

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以作猶誤按此當重以解

左髀說右髀七字先慎曰趙本作以不誤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卷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下字今據補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至羸趙飲遂不能制○

子罕為出處○琴行罰一國畏之因墓田恒為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

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

仁下作不仁○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則誅罰生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

而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先慎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正法故不仁下欲爵祿則必

按上脫而字此脫非字並改從今本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正法故不仁下欲爵祿則必

而上下有非字按依上文而當作非先慎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先慎曰上欲治強則必正法故不仁下欲爵祿則必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人主鑒於上也○盧文弨曰

顧廣圻曰藏本上作土按此當作下先慎曰上字不誤上謂上古也蘇代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

情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顧廣圻曰衣於當於衣舊注未譌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

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先謙曰注下奪觀字先慎曰趙本注平陽君之目目譌自如周行人之卻

衛侯也衛侯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號故不令朝君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是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仁作人謀今據

張榜本趙本改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

搖木本則萬本動引網綱則萬目張吏正故失火之畜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

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牽馬

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顧廣圻曰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先慎曰張榜牽馬

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顧廣圻曰：此十九字舊注誤入正文。是以說在不復出，此當衍其一也。樵

鍛平夷，榜繫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先慎曰：敗當作則。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

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

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

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先慎曰：注乾道本得上有後字，今從趙本刪。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

出處，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處也。威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駟駕，轡策不用

而擇欲於馬。○先慎曰：此下當更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駟馬敗者。○顧廣圻曰：馬當作駕。非芻水之利

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

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孫詒讓曰：革，勒古字。通說文，勒，馬頭絡銜也。詩小雅，蓼蕭，筆革，沖沖傳，革，轡首也。革，即筆革，亦即勒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

琴者也。○先慎曰：依上文，善上有之字。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擲下引作擲，顧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擲。先慎按說文，擊一

指按也。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共字，顧廣圻云：當依選注引作擲。先慎按說文，擊一

今據改。而

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先慎曰：依上文，琴上當脫鼓字。人主又安能與

其臣共勢以成功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拾補有。盧文昭云：脫今據補。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效駕服習之，故成也。

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處伏溝中。○先慎曰：乾道本無

處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處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先慎曰：與當作子，說文與黨與也。子推子也，義別下文。作子二柄篇亦作子不誤。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

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

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處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處用威懼焉。盧文昭曰：注用威懼馬，馬譌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先慎曰：經無成字，成乃其諡。此作恆，復呂氏春秋恆勢篇淮南子人

間訓同。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盧文昭曰：注猶張本作由與，上注同。一

曰：造父爲齊王駙馬，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先謙曰：下服成二字當衍。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

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先慎曰：說文驛，馬突也。字亦作駢。雖造父不

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

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手當爲毛之誤。馬欲馳，其毛先豎，至今猶然。察毛吻

此言毛色動則吻不至於傷，是其所駕之馬，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處逸

本欲馳也。故下云：且發矣。於期因拊而發之。

出於竇中。先慎曰：逸當作突，寶溝寶也。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止也。先慎曰：乾道本止作正，盧文昭云：正，秦本作止，今據改。

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先慎曰：乾道本賞作賀，張榜本作賞，御覽四百九十四、六百三十三引並作賞，今據改。君自行

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

制於子罕也。先慎曰：御覽引殺作死。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處，而田成

常為圃池也。先慎曰：常，拾補作恆，按常字。漢人避諱，改趙本池作地，誤。令王良造父共車。先慎曰：趙本令上衍今字。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闔

必敗，而道不至也。先慎曰：入當作出。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先慎曰：下文無家字。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

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先慎曰：注意謂毀其人，而罰以甲也。是一訾國語齊語，訾相其質，高注：列子說符財貨無訾，張湛注：並云：訾，量也。量財貨曰訾，量民之貧富亦曰訾之。猶其也。人謂里人計里買牛之力量之可以出二甲，非里中人人二甲也。下文屯二甲，即其義。夫非

令而擅禱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

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先慎曰：塞，賽義同。史記封禪書：冬賽案，隱賽。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謂報神福也。漢書：賽並作塞。

郎中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

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

韓非子集解 三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六十九

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先慎曰：屯無罰義。一切經音義一引字。書云：屯亦邨也。一邨之中，或里正或伍老量出二甲。閻遏公孫衍媿不

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

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

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

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先慎曰：乾道本釋勢作適勢。顧廣圻云：吾適勢句絕。與民相收者是句絕。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爲

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俞樾云：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

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

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途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絕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

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先慎按。俞說是。改從藏本。釋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俞樾曰：著字衍文。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

草木著地而生。殊爲曲說。先慎曰：俞說是。藝文類聚八十七御覽四百八十六九百六十四九蔬菜橡果

百六十五事類賦二十六初學記二十八並引無著字。草作果。無下果字。因誤衍已久。姑存之。蔬菜橡果

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先慎曰：先慎曰

作草拾補作果。盧文弨云：張本作草。顧廣圻云：今本草作果。按下文云：不如棄棗蔬而治。互異未詳。先慎

按：作果者是也。下文：蔬棗栗。蔬草屬棗栗果屬。故此婚文云：蔬果若作草字，則偏而不備。下云：棗栗

蔬而治。卽其例。經注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人。蔬果二字。本此是。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

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

使民有功與無功互爭取也。○先慎曰：各本使作用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先慎曰：白

下無互字。據藝文類聚改。

十九引韓子。秦飢，應侯曰：「秦王五苑之棗栗，足以活人，請主發與之。」惠王依之，疑一曰：「以下脫文，惠當爲昭之誤。」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曰：『御覽八百二十八。』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曰：『自恃無恃人。』」先慎曰：『各本無字。』據御覽引補。

公儀休相魯。百八十九九百三十五事類賦二十九引並作公儀休。淮南子道應訓作公儀子。高注：『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先慎曰：『御覽事類賦引國作邦。』公儀子不受，其弟諫。先慎曰：『韓詩外傳與曰：』

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虛文引曰：『自給二字，張本無。』顧廣圻曰：『自當作日。』先慎本作致我，校者識於其下。刊時失刪，遂致兩有。顧氏不考而改自爲日，終不可讀。張榜本無能自給三字，亦非。』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三。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先慎曰：『乾道本無管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管字。』今據補。桓公被髮而

御婦人日游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王渭曰：『之字衍。』戰國策無。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賈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

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

韓非子集解 三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七十一

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亡作任。誤。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

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

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顧廣圻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云：一作厝毛。王不如

以國讓子之，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

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先慎

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子字。先慎按：乾道本脫是字。此當各依本書。今據今本增。子之太重。一曰潘壽闕者。○先慎

闕作隱。盧文弨云：藏本張本作闕。顧廣圻云：今本闕作隱。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先慎曰：問

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

印，為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為作置。誤。按：為下當有吏字。先慎曰：顧說非為字下屬讀于媮反。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

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太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

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先慎曰：乾道本羽翼作淺媮。拾補作

今本作羽翼。先慎按：漢書張良傳：太子相四皓，高帝曰：羽翼已成，則巖穴之士。真人主之羽翼淺媮二字不辭。改從今本。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

褫之資在子之也。○先慎曰：乾道本褫作號。顧廣圻云：號藏本作號。今本作褫。按：此未詳。先慎按：作褫是

本譌作号。旁藏本又譌為足。旁因去。虎上厂以成字耳。改從今本。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

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子之二字。盧文昭云：舊不重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今據補。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先慎曰：據經服衣也。不與同族者共家。○顧廣圻曰：不上當有居字。先慎曰：張榜本脫不字。而

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

愛也。○先慎曰：佯愛人。今依張榜本趙本提行。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

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之。輟而觀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之虎二字。張榜本趙本之虎二字作

慎按：御覽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輟下有之虎二字。虎字屬下讀。今據增。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渭曰：盼當作盼。先慎曰：事

二字形與盼近而誤。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先慎曰：事類賦注引本書見此未有

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衛君天子之號。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僞。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諸侯燬。兩諸字皆涉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句而誤。諸當作衛。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

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先慎曰：乾道本不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八字。據御覽八百三十四引。增張榜本上句。

不字作者。據誤本而改也。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

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

造父方耨。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時。誤。按得上有脫文。俞樾曰：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粵。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並其證也。趙本改得為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脫文。亦失之。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

子推車。先慎曰：父下衍子字。請造父助我推車。顧廣圻曰：推車二字當衍。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先慎曰：輟而二字倒。援其子之

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驚作驚。先慎曰：驚字不誤。轡當作又。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

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令使身佚。先慎曰：乾道本今本。身使作使。身二字倒。顧廣圻曰：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

雖下。有使字。虛文。昭云：張本有。

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

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盧文昭曰：致藏本作制。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槩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槩。故身死爲戮。而

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

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

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顧

曰：下文無斗參作升石。按此未詳孫詒讓曰：商子定分篇。主法令之吏。謹其右券。木押以室藏之。封以法令之長印。此押券卽右券。木押押與押通。說文。木部。檢押也。參升二字疑衍。王自聽計。計

不勝聽。罷食。後復坐。○顧廣圻曰：罷食。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

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孫詒讓曰：升

石。斗升隸書形近而誤。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

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

力至死。○先慎曰：拾補。至作致。盧文昭云：張本作至。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至作致。誤。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

故也。

趙簡主出稅。○先慎曰：乾道本稅下有者字。今據御覽六百二十七引刪。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

民。吏無私利而正矣。○先慎曰：辭意未完，當有脫文。

薄疑謂趙簡主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

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備未及反。○先慎曰：乾道本無及字。趙本有御覽五百四十一引亦有今據補。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管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先慎案。御覽引亦重管仲二字。今據補。

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先慎曰：乾道本論作論。據御改。引下令於民曰：○盧文弨曰：曰張本作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曰作也。誤。先慎曰：御覽引亦作曰：丈夫二十而室。引二十作三十。婦人十五而

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

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

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

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注云：馬有翟之文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尚書顧命篇：王

乃挑頰水，鄭讀挑為濯。詩大東篇：挑挑公子。韓詩挑作嬾，爾雅釋魚：蜃小者挑。衆家本挑作濯，並其例也。

舊注不知挑卽濯之假字，而訓為雕飾，誤矣。先慎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挑拾。

舊注不知挑卽濯之假字，而訓為雕飾，誤矣。先慎曰：俞說是。御覽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挑作挑拾。

補作桃。盧文昭以挑字爲。鈎飾在前。約鈎使錯鑿在後。鑿，揪也。以金飾之。○先慎曰：馬欲進，則鈎飾禁之，欲退，則錯鑿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類賦引民中立作猶人處急世法，卽字趙本作則。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鑿。○先慎曰：乾道本脫，下有有字，依上文當補。今據增進，則引之。○先慎曰：乾道本進上有筴字，顧廣圻曰：筴字衍，藏本今本無進字，此誤。刪先合。惟此條不。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腳，造父見之而泣。○先慎曰：而字，拾補有。盧文昭云：脫。張本有。今據補。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筴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鑿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卷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先慎曰：乾道本下行有難三第三十八六字。顧廣圻云：子目衍，當刪。今依顧校。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

信。禮繁縛故曰繁禮。唯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諂詐不能制勝。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

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荀且取多獸。後必無獸。慎曰先

乾道本無取字。必上有不字。顧廣圻云。今本偷下有取字。無不字。先慎案此皆四字句。有取字無不字是也。改從今本。呂氏春秋孝行覽義當作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以詐遇民。偷取

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先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

敗之。先慎曰。呂氏春秋云。文公用晉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

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君當作若。君當作若。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

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先慎曰。乾道本下因字作問。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有當

作在十字爲一句。先慎按。顧說非。問字涉上文而誤。因大小緩急而對。謂因其問之大小緩急而對也。正承上凡對問者有因而言。若作問字。則文氣不屬。改從今本。所問高大而對以卑

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

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

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與顧廣圻曰。拔拂同字。或當衍其一也。先慎曰。拔今日之死不及。與孟子救死猶恐不暇語意正同。拂即拔之複字。或一本作拔。一

本作拂。校者旁注於下而失刪耳。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先慎曰。詐詐敵萬世之利也。文昭云。而字藏本張本無。已字張本作也。今據刪改。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

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先慎曰：乾道本下謂字作請。顧廣圻謂詐其敵。非謂詐其民也。請乃謂字形近而譌。改從今本。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虛文。昭云：此二句乃述仲尼之語也。字脫。藏本有今據補。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其年畎畝正。○相謙故正也。○先慎曰：藝文類聚十一引作莽年而耕者讓畔。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舜往漁焉。其年而讓長。○先慎曰：藝文類聚。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其年而器牢。○先慎曰：引器下。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先慎曰：趙而有以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藉作耕。按藉借同字。先慎曰：顧說是。上文耕漁。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為惡。仲尼謂堯為作三改。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王渭曰：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舜從趙本。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

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物莫能陷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吾字，物字，顯廣圻云：藏本

按：下文吾矛之利，與此吾楯之堅，語正相對，下以子之矛陷子之楯，兩子字與兩吾字，文又相照。乾道本

脫吾字耳。難勢篇作譽其楯之堅，文法不同，不得緣以為比。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十三引

並有吾字，物字，今據補。難勢篇亦有物字。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

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其年已一

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顯廣圻曰：上有盡二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先

乾道本以字在已者上，拾補無者字。虛文昭云：已者張本作有，已藏本作以，已顯廣圻云：以已當作已，以

已字句絕以下屬者字，當衍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以字在有字上，是也。謂天下之過不止耕漁陶三者，以

舜壽之有盡而治無已之過，則所止者寡矣。因以字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

誤移於上，而虛顯並去者字，非也。今依張趙本改。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先慎曰：言使乃躬親，不亦

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顯廣圻曰：藏本同

作矯，外儲說右。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管仲有病，○先慎曰：乾道本連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

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為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先慎曰：乾道本無味，君

有味，君主三字，今本有味，君二字，先慎按：藏本衍主字，乾道本脫味，唯人肉耳。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首，趙本作首

子說見十過。及二柄兩篇。夫人情莫不愛其子。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惟字，今據刪。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

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先慎曰：乾道本開上有聞

字。先慎按：開即開字。之誤而衍。今據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先慎曰：趙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

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俞樾曰：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為願君去此三子者。

也。管仲卒死。○先慎曰：卒字衍。而桓公弗行。○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顧廣圻曰：尸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先慎曰：度所以去豎刁易牙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去

有去字。先慎按：有者是也。下管仲非明此於桓公。也。使去三子。即承此而言。明此脫去字。今據補。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

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管仲將弗用也。○盧文弨曰：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欲君去忠

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欲字。拾補。且有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

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

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雖有豎

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先慎曰：乾道本脫君市二字。顧廣圻云：今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

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

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王先謙曰：數字疑衍。上云：非有度者之言。使去豎刁。○先慎一豎刁

又至。○先慎曰：句。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

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賞罰不弊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顧廣圻曰：弊讀為蔽。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先慎曰：御覽六百三十三引五人作四人。高赫為賞首。○顧廣圻曰：赫他書作敫。先

復思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赫。惟呂氏春秋孝行覽作敫。案敫即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為賞

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家字。誤。先慎曰：御覽引無家字。呂氏春秋亦無。不必有家字。者是無家字者。非也。

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先慎曰：各本赫下有子字。按子字有御覽引無。今據刪。呂覽作而不失。君臣

之禮者。惟赫亦無子字。是其證。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矣。○王渭曰：此困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

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

也。知氏灌之。曰：竈生畫。○先慎曰：乾道本作曰。竈生龜。拾補曰：作穴。虛文昭云：穴藏本作白。憲藏本作龜。

顧廣圻云：今本曰作穴。龜作畫。按此當依趙策作白。竈生畫。說苑權謀篇同。太元

經窮上九亦云白龜生靈蓋本於彼也先慎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

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失字顧廣折云藏本今木子下有失字今據補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

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

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

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是非君

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盧文弨曰除當作塗淮南齊俗訓作欲塗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先慎曰淮南子此下有孔子

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先慎曰淮南子此下有孔子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而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

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

人臣之禮也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先慎曰此去此人臣之禮義也○先慎曰

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顧廣折曰夫

六十一字當衍乃舊注之錯入者耳先慎曰顧說非此六十一字專指臣下言夫為人臣者至此人臣之

禮也申上人臣之禮師曠非平公之過至此大逆之術也申上逆上下之位又以嚴父不加於子反譬而

喻之尤足見周秦間之文法非舊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先慎

注所能及且注家亦無此例也

此及下不可明也。兩明字並作行。盧文昭云：藏本張本作明。下同。馮云：行宜作明。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顧廣圻曰：此為兩過。謂誤先慎曰：顧說非為謂同字。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

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先慎曰：乾道本虜上無為字。顧廣圻云：以中國為亂，句絕。下

今據補道由也。道為虜于穆公。由為虜于穆公。難二篇伊尹自為宰。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

干湯百里奚自為虜于穆公。自亦由也。是其證于即干之誤。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顧廣圻曰：藏本欲作。而小臣不行見。

慎曰：行當作得。小臣之忘民也。○先慎曰：小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

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

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為臣用，故宜刑也。○

圻云：今本有宜刑二字，依下文當補。蓋注未譌。今據增。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

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代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

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

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可

可二字耳。顧則字亦非。乾道本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

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

之矣。而郤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顧廣圻曰：藏本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

之謗，而又生徇之謗。徇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子字，誤。夫郤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

下文云：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何，按句有誤。俞樾曰：此當

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先慎曰：俞說是。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助

爲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且望郤子之得之也。○望郤子正，今郤子俱弗得，則民

絕望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先慎曰：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

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先慎曰：望絕當

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先慎

說左下。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顧廣圻貴作尊。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顧廣圻曰未詳。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國○王渭曰：當作貴。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貧。以便治也。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

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宦官之卑者也。○先慎曰：之

下微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微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

雖大吏誦乎民萌。令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

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樓也。○顧廣

也。事見魏策。舊注誤甚。先慎曰：說林上樓翟作犀首。張儀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鄰

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

潛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先慎曰：乾道本身作手。盧文弨云：手字譌。先慎按：盧說是。下則必有

身死。滅食之患。身死即指潛王而言。明手為身之誤。拾補作身。今從之。主

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主下有誠字，誤。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先慎曰：乾道本重爭字。慮文昭云：凌本不重。今據刪。一則專制而劫弑。○顧廣圻曰：一。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鄆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先慎曰：有當作爲。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合。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先慎曰：且當作臣。待

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先

慎曰：踴即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顧廣圻曰：造讀爲鑿，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

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且不止。

○顧廣圻曰：藏本且作北。今本且北兩有，皆誤。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

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盧文弨曰：非字。意林無。先慎曰：意林

八百四十五事類賦。十七引並有非字。公胡不雪之以政。○先慎曰：乾道本胡下有其字。據公曰善。○先慎曰：乾道本善上

藝文類聚十九御覽事類賦。引並無胡其二字。今據刪。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公乎，胡不復遺

其冠乎。先慎曰：各本無其字，及上乎公乎三字，據藝文類聚御覽引補，意林冠上亦有其字。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據張趙本提行。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先慎曰：小人以遺冠為恥，君子以遺義為恥，使

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圜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

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盧文弨曰：非字衍，顧廣圻曰：行當作遺，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非也，二字不知上文行為遺之誤而刪之也。是雖雪遺冠之恥

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字，誤亦下當有生字。且夫發倉困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

圜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

亂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豐。先慎曰：各本孟作孟，豐作鄭，王引之云：孟為孟字之誤也。竹書紀年：帝辛三十四年，用師取書及邾，書大傳：文王受命二年伐邾。史記：周本紀：文王敗書國。

明年伐邾，作孟者借字，顧廣圻云：克今本作堯，誤。鄭他書又作豐，先慎案：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孟為孟之誤，堯為克之誤。御覽八十四引：正作侵孟，克莒，舉豐，今據改。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

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烙之刑。先慎曰：各本以下有請字，案：此承上請入洛西之地而

請字，今據藝文類聚十二引刪。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

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

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己又輕地以收人心，

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羗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君之力也。四字。盧文昭云。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臣之力邪。君之力邪。此脫四字。顧廣圻云。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讓爲邪。新序四作乎。先慎案。張榜本有君之力也。四字。今據補。御覽六百二十引作君之力。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隕朋善純緣。願廣圻曰。新序二人。事互易。衣成。君舉而

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

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也。字。盧文昭云也。字。脫。張本有今據補。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

叔處干而干亡。○先慎曰。拾補。干作孟。盧文昭云。藏本張本同。或改作虞。顧廣圻云。今本干作于。下同。按

此未詳。俞樾云。干即虞也。莊子刻意篇。夫有于越之劍。釋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注。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干越生葛絺。高誘注。亦云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云。譜云。虞姬姓也。武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爲西吳。蓋以別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北。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是虞即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也。蹇叔處干。即處虞也。處秦而秦霸。○先慎曰。乾道先慎按。俞說是。今本作于。形近而誤。或作虞者。不知干即虞而改爲虞也。

折云今本有處字依上文當有今據補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盧文弨曰與或改而向曰臣之力

也。不然矣。昔者桓宮中二市婦閭也。里門二百○先慎曰周策作宮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百長失

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口不葬。○先慎曰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

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先慎曰乾道本忘亡盧文弨云亡張咎犯極諫故使得

反晉國。○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盧文弨云得字脫一本有今據補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先慎曰乾道本文公下無以

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

向師曠之對皆偏僻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皆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

父。優併優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

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俞樾曰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爲宰以干湯由爲虜以干穆公也難一驚

此一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先慎曰乾

律順廣折云藏本今本道作逆誤先慎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

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先慎曰乾道本脫以

字順廣折云藏本今本

有以字。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顧廣圻曰：以字當衍。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

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

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先慎曰：乾道本無得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得字。依下文當有今據補。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

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

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下有難字。誤。必

不肯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

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張榜

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其賢與不賢。未可知也。盧文弼曰：未字衍。先慎曰：張說是。未上當有脫文。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先慎

本不重。湯武二字。顧廣圻云：今本重。按：依下文當重。今據補。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

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

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且下然爲湯武與田常。未

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先慎曰：下之字。張榜本無。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先

趙本遺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先慎曰：雖當爲

此承上起下之詞。謂桓公任仲。知不欺已。則桓公能皆知不欺已之臣。乃惟管仲之不欺已。因謂今桓公

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王先謙曰今字無義疑令之譌 蟲流出尸而不葬。○先慎曰尸當作戶。乾道本不作作虛文。昭云而字衍。顧廣圻云今本作作不 誤。按當作後先慎按作不字是上。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闞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苟且也。○顧廣圻曰：語言辨句絕說諱為悅孫詒讓

曰：蒲阪云李兌合作李克。與治中山已見外儲說左下。語言下文作言語辨聽通。聽合作聰。魏都賦注引李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案蒲阪圓據劉逵引李克書校正此文。鄧瑒御覽一百六十一引史記亦以此為李克事。今史記無此文。又案此難諸篇皆雜舉古書之文而難之。李克書即漢書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之佚文。劉逵所引未全。此可以補之。惟寃言膠言義兩通。廣雅釋詁云：膠欺也。方言云：膠詐也。此李克書膠字之義。當各從本。書昭二十一年左傳云：小者不寃。杜注云：寃細不滿。呂氏春秋適音篇高注義同。蓋寃本為空虛不充滿之言。引申之凡虛假不實者通。苟且蓋讀為佛愉。字於義未切。先慎曰：聽字不誤。選注作聽形近而誤。玩下文自知。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先慎曰：乾道本子作之。今據張榜本趙本改。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下有則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辨非說者也。六字按此不當有。 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寃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多也。雖倍入將奈何。 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

○先慎曰。乾道本私上有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和字。先慎案私和二字。形近而誤。衍此與上不以小功妨大務句相對成文。不應此多一字。據藏本刪。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

織紆。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

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張本功作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窶

貨者。無術之言也。○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害作言。今據改。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先慎曰。郭郭同義。郭當作附。呂氏春秋貴直。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不及。簡子

爲脅櫓而自臥之。櫓。櫓類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弨云。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篤作犀。蔽屏

櫓所下脫不字。注脅字疑作楯。又臥字譌。先慎按。盧說是。今依拾補。增不字。犀堅也。說見姦劫。弑臣。篤。屏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先慎曰。張榜本烏作鳴。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先慎曰。偽子華子去趙。篤。免

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先慎曰。張榜本無上之耳。○先慎曰。乾道本脫士字。顧廣圻云。藏

五十一引。呂氏春秋。士何。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先慎曰。呂氏春。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

弊之有。今呂書亦脫士字。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先慎曰。呂氏春秋。作秦人襲我。邈去絳

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先慎曰。張榜本玉作王。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先慎曰。呂氏春秋。作秦人襲我。邈去絳

七。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先慎曰。乾道本受作授。顧廣圻云。授圍衛取鄆。○顧廣圻曰。呂城

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先慎曰。乾道本無士字。先慎按。呂氏春秋

亦無士字此涉下文而衍今據刪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

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

聞。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先慎曰：乾道本楯櫓作脅。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脅作楯。先慎按上云：嚴親在

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

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

而行孝哉，是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百族之子下有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

矣。顧廣圻曰：人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失字。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顧

曰：藏本同。今本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先慎曰：乾

拾補作一。盧文弨云：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

云：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

云：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

云：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

云：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

云：失字譌。今依改。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用字。顧廣圻云。

韓非子集解

卷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糶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顧廣圻曰。糶氏論衡非韓篇作糶。是。按。氏是同。字。糶當依論衡作糶。糶字。書無糶字。史記酷吏傳云。

濟南糶氏。漢書音義云。音小兒。糶病也。卽此姓。龐當是其里也。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顧廣圻曰。糶本今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爲是。觀示。

也。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糶氏子。○顧廣圻云。糶本今本無問字。先慎按。論衡亦有問字。今據補。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顧廣圻曰。之當依論衡作曾。自是之後。君貴子。

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

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

○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力。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力作及。先慎按。作及是。今據改。下此宜毀罰之所及也。正作及。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

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

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顧廣圻曰。王當作主。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

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先慎曰：獻公一本作獻子，誤。披斬其祛。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賚，不得

也。○顧廣圻曰：惠賚，當依左傳作涓濱。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賚之難，君令三宿而汝

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先慎曰：乾道本無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惟字，先慎按：左傳亦有今據補。蒲人翟

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盧文弨曰：注無臣之分，之馮改主。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

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

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先慎曰：字在臣字下，顧廣圻云：今本以字在不字上，先慎按：此當乙，今據改。君不知，則有燕操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

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也。○顧廣圻曰：藏本同。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

無後嗣，不亦可乎？○王先謙曰：韓子此言殆為楚魏相張儀之類而發。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誠言也。○先慎曰：趙本注誠作識，誤。君令而不貳者，則

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為貞。○亦皆死而後為貞。○先慎曰：乾道本下後字作復，拾補上後字後按：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先慎按：今本復作後，是也。此言君死後，臣生不愧，如荀息立奚齊，立卓

子之類，而後為貞。若君朝卒而讐立，遂臣事之非貞也。此與下文語意相承，極為明顯。乾道本藏本誤後

為復，其義遂晦耳。上後字不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先慎曰：乾道本連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先慎曰：乾道本射作對，盧

文弨云：對藏本作射，今據改。

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虛文，昭云：世，張本。而恃不去國，○顧廣圻云：藏本同。

今本悖作徒，按悖當作恃。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

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先慎曰：六微篇，見上。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顧廣圻曰：州，讀為周，見六微篇。分而為

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先慎曰：乾道本，耄老作大臣，誤改從趙本，庶孽卑句，寵無藉，謂所

寵之人，無借以權勢也。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

侵害已。○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虛文。昭云：使字脫，張本有，今據補。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先慎曰：二后，猶並后也。二

字。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隅作偶，按隅當作愚，先慎曰：隅，偶

者，此隅當作偶，顧說非。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

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

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

而以愚其君。○先慎曰。趙本其作於。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

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為寢也。○先慎曰。注。世趙本。盧文弼云。業也。當作菜地。又寢也。當作寢者。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先慎曰。乾道本葉作恐。盧文弼云。恐。張本作葉。今據改。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先慎曰。乾道本說上有。

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誠字。今據刪。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

○先慎曰。乾道本無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增。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

公之明。○盧文弼曰。紹。凌本作告。顧廣圻曰。句有誤。孫詒讓曰。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紹當作詔。謂詔告之。以尙明之義。紹詔形聲並相近。

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天下二字。誤甚。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誤甚。

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特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

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

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顧廣圻曰。得當作德。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

起於身也。○顧廣圻曰。割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先慎曰。拾補疾作習。盧文弼云。張本。疾作習。誤。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

有之。○顧廣圻曰。智讀為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盧文弼曰。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張本無民字。

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喻也。選其心之

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其心之所謂賢。故三

子得任事。燕子噲○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顧廣圻曰。孫卿。苟卿也。其事未詳。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

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

○顧廣圻曰。不自賢。上當脫選字。賢。功自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

羣臣公正而無私。○先慎曰。乾道本正。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

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先慎曰。以享厚樂。乾道本作使智。空。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

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

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

者。謂之貧。○先慎曰。依上文。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開聞者。必賞。汙穢

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方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方字。

云。故猶則也。忠臣盡忠於上。與民士竭力於家。按句有誤。先慎按方字衍。然故。卽然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

百官精剋於上。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修。非國之患也。○先慎。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

也。曰。乾道本注。但作伊。據趙本改。○先慎。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

下之謂也。知下明。○顧廣圻曰。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

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禁於微。按此當更有今據補。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

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王潤曰：精沐二字疑。孫詒讓曰：精沐疑當為精悉。說文：悉，詳盡也。悉或變作

採又譌作怵與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形近因而致誤。

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爲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先慎曰：趙本無此注文。盧文昭云：張本有。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先慎曰：東閭作宮。先慎按：張榜本趙本並作東。今據改。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

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顧廣圻曰：論衡絞作殺。下異日作翼日。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

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先慎曰：乾道本姦必作必

作姦。必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先慎曰：論衡成作城。乾道本注因作其。據趙本改。不察參伍之政。○先

論衡政作正。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先慎曰：乾道本盡作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

二字古通。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

此訂正。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先慎曰：論

因鳳以治羽鳥也。○先慎曰：乾道本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則字。俞樾云：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則

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屢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

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先慎曰：以天

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

乾道本不重羿字。盧文昭云：凌本重羿字。今據刪。○先慎曰：以天

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

○盧文曰。常張本。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

○顧廣圻曰。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先慎曰。說苑敬慎篇亦有疑此脫。左右對曰。甚然。中期伏瑟而對家云。中旗瑟琴。索隱云。按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

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索隱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曰。王之料天下

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伐趙。今據御覽改說苑亦作又率。灌以晉水。城

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

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

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先慎曰。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

之也。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速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

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本。○先慎曰。乾道

文。昭云。脫。凌本重。今據補。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先慎曰。下自字。

趙本作曰。盧文昭

云曰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顯廣。夫不能自恃，○先慎曰：乾道本夫不能而問其

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

水灌滅其國。○先慎曰：其拾補作人，盧文弨云：其字譌，先慎案：盧說非，其指韓、魏言，即上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也。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

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未作畏也，作乎。盧文弨云：凌本秦

按畏未聲近而譌，未有水人之患，與安有肘足之事，文法一律，今據改。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

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旗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憚昭

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盧文弨曰：四字句，則諛也。申子曰：治

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旗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

○先慎曰：乾道本證上有說字，顯廣。折云：藏本今本無下說字，先慎按說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

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侵也。○先慎曰：侵，趙本作慢，古字通用。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顯

曰：藏本同。今本行作得諛。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

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先
慎曰。張榜本衆作重。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顧廣圻曰。藏字。按當依左傳云。孫子必亡。爲臣而君。衍不後二字。先慎曰。按此相傳當日之語。不同。應各依本書爲是。亡臣。卽下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亡臣之亡。讀若忘。孫子自忘己尙爲臣。故與魯君並行而不違。下文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正申亡臣而不後君之說。顧氏依左傳。改本書。失本書旨矣。不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顧廣圻曰。伐當作代。代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先慎曰。依上文。孫子君於衛。曰句絕。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

○王先謙曰。臣之君。謂臣變而爲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顧廣圻曰。慎曰。命與言通。書大禹謨。成聽朕命。墨子兼愛篇。下作威聽朕言。禹謨即本墨子。改言爲命。可。見古人命言二字相通。此謂穆子不言衛君有失之當亡。而言衛臣有得之必亡。是謂不明。魯不得誅。

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臣字。誤。按臣當為巨。詎巨同字。其所以亡。

其失所以得君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亡句絕。下七字為一句。先慎曰：其所以亡謂亡其為臣也。其失所以得君謂失其為臣之禮。故得為其君也。

或曰。○先慎曰：前三篇皆一難。此篇先立一義以難。古人又立一義以自難。前說其文皆出於韓子。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躋也。故非其分

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先慎曰：乾道

本離作謂。顧廣圻云：今本謂作離。今據改。湯身易名之。○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路史桀殺關龍逢。湯聞而歎。使人哭。武身受鬻。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以下文受鬻例之。當即此事。

○顧廣圻曰：而海內服。趙咺走山。宣子未出山而復。是其事也。田外僕。○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田下有見論老篇。

齊走而之燕。賈傳隨助夷。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子皮事也。見說林上篇。

處之也。○趙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也。以分所當得而後自處於君位也。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

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奔齊。景公禮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齊字。誤。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

於季孫。○先慎曰：伐下衍於字。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選。今從趙本。提行。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

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

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

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顧廣圻曰：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不知齊之巧臣。其證也。是鮑文子之

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先

乾道本：赦上有赦字，拾補無。盧文弨云：救字衍，今據刪。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

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先慎曰：桓上當有三字。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

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先慎曰：誅知趙本作

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先慎曰：乾道本：赦上有救字，據拾補刪。則誅陽虎，所以

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

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盧文

左傳：桓十七年，傳作：應疑。此因形近而譌。下：公子圍傳作：達亦然。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

怒。有怒不行，且舉。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則人主危。故

靈臺之飲。○顧廣圻曰：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褚作楮，據趙本改。食寵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

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先慎曰：乾

拍補有。盧文昭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故下有曰字。按：當有舉字。先慎按：有曰字是。今據補。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

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先慎

當作高伯昭公含怒未發，不得言昭公之報惡。此即難公子圍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之語。今本皆誤。高伯為昭公文義不可通矣。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報字。顧廣獄之患，故非

在所以誅也。○顧廣圻曰：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患句絕以當作已。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卻，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

起禍。○顧廣圻曰：未詳。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報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報字。今據補。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患句絕以當作已。

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先慎曰：乾道本之其虛。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

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先慎曰：乾道本齊下有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故。君行之臣。曰：四字為

一猶有後患，况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先慎

乎下有哉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衛靈公之時。○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今據補。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

夢踐矣。○先慎曰：乾道本踐作淺。拾補公曰：奚夥。○先慎曰：此下當依夢見寵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

作踐。今據改。七衛篇作賤。亦誤。公曰：奚夥。○先慎曰：此下當依

見人主者夢見日。○先慎曰：乾道本闕下無見字，拾補有。七術篇有。今據補拾補夢下刪見字。非。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

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

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顧廣圻曰：雍，趙策作雍，近通借。公篇作雍，唯皆音近通借。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

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顧廣圻曰：未詳。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

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誅而使賢者煬已。○先慎曰：乾道本已上有主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已字。誤。按依下文當衍主字。先慎按：拾

補有已字。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非。今據刪。則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今據改。

或曰：屈到嗜芟，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顧廣圻曰：未詳。燕噲賢

子之，非正士也。○先慎曰：乾道本重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不更有之字。是也。今據刪。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無下賢字。誤。與愛而用之同。○顧廣圻曰：賢誠賢而舉之。六字爲一句。與用所愛異狀。○顧廣圻曰：狀字衍。故楚莊舉叔

孫而霸。○王涓曰：叔孫當作孫。叔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

然哉。○先慎曰：拾補奚下有獨字。距作詎。盧昭云：則侏儒之未見也。○先慎曰：乾道本見上有可字。盧

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顧廣圻曰：日不加知。○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日作誤而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先慎曰初學記二御覽十五事類賦三引霽作散而龍蛇與蟻蝮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

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盧文弨曰張本賢上有故字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

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

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

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盧文弨曰缶疑正之譌正古正字墨子往往用此顧廣圻曰句有

賢人乃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即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先慎曰前說是張榜本亦改作任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

○先慎曰乾道本釋作擇拾補擇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盧

作釋顧廣圻云當作釋今據改曰下之字凌本無王先謙曰此與下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釀而蝮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醞霧之勢而

不能乘游者蟻蝮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

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以也。二字按：其勢二字屬下讀。先何以異。桀

之勢也。亂天下者也。○盧文弨曰：一本無者字。顧廣圻曰：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

也。○顧廣圻曰：兩已字當有誤。未詳。俞樾曰：兩已字當作人已之已。即以勢而言勢者，賢者用之，則天下

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

天下者多矣。○盧文弨曰：一本無矣字。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

邑，擇人而食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飛上有將字。按之字。夫乘不肖人於勢，是

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也。○顧廣圻曰：句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二

此隨舉二人暴虐之事，非必有四。桀紂得乘四行者。○顧廣圻曰：藏本乘作成一。其證也。先慎曰：乘下脫勢字。四

當作肆。肆行即指盡民。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先慎曰：言匹夫

亂刑戮隨之也。顧氏以一對四言，非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先慎曰：乾道本暴下有風字。顧廣圻云：今本

此謂桀紂得有天下之勢以爲。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顧廣圻曰：而語專言勢之

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

非異也。或至于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巧字。顧廣圻云：藏本

車。○先慎曰：治要無位字。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先慎曰：治要。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

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

一而變無數者也。」○先慎曰：有自然之勢，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

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舜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今

本趙本補三十二字。夫堯舜生而在上位。○先慎曰：乾道本堯作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聖作堯，非也。舜上當有脫

堯不當作聖，御覽六百二十四初學記九引並作堯與藏本今本合是其證。今據改初學記引夫上有今字，藝文類聚五十二引無舜字，有堯字，蓋堯下脫舜字，然亦足見聖為堯之誤。雖有十桀紂

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

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

所得勢也而已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顧廣圻云：謂人之所得，下有

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今據增上。吾字乃客之誤，當作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

得勢也而已矣。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正承上非人之所得設也而來。語極明晰，客誤為吾遂不可讀。乾

道本因刪去。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十一字耳。顧氏知有缺文而失於考校。俞氏又強為之說而不

加參訂。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先慎曰：難一篇，矛楯互易，譽其楯之堅，物莫

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慎曰：白孔六帖引陷子之楯，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

何如作擊子之楯如之何。

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勢。此矛盾之說也。夫賢

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先慎曰：是世之治者不絕於中。上當有反字。

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

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先慎曰：驥駟並千里。夫棄隱括之

法。○先慎曰：張榜本趙本括作括。公羊何休序云：隱括使就繩墨是也。字當作括。說去度量之數使奚仲

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

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不字。今據增。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曰御覽

八百六十三引活作育。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

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虛文昭曰：海字疑衍。先慎曰：海卽游字。誤而覆者。以救中國

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先慎曰：上矣字當衍。善上當有雖字。說林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

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先慎曰：張榜本脫馬字。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

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

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先慎曰：乾道本菜作菜。顧廣圻云：今本菜作菜。今據改。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

兩未之議也。○盧文弨曰：未，張凌本。作末。顧廣圻云：句有誤。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語意明顯。顧

說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

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

以訟。○先慎曰：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而民以文學非

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先慎曰：依上文。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趙用賢曰：此世之

所以多文學也。○先慎曰：張榜本所下脫以字。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

秋毫也。○先慎曰：殺矢，用諸田獵之。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慎

說左上篇同按。十步當作百步。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先慎曰：當下脫儀的二字。外儲說有。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先

慎曰：張榜本趙本巧作功，誤。巧與下文拙正相對。待外儲說作巧，是其證。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穀。○先

慎曰：張榜本趙本功作公，誤。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

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

之論。○先慎曰：張榜本無。故夫至此十七字。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先慎曰：傳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天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需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渠明將也。○先慎曰：乾道本今

昭云：令字。非今據改。而措於毛伯。○顧廣圻曰：毛當作屯，外諸說右篤云：屯二甲義同。先慎曰：顧說毛當作屯。公孫

宜回聖相也。○顧廣圻曰：文心雕龍書記。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

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軻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

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先慎曰：乾道

拾補改。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顧

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先慎曰：乾道本無趙本改。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

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

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顧

王之教。○王謂曰王當作生下同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闔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闔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爲也。○先慎曰。乾道本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作知明而不當。作知明夫利而不見民萌之資。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盧文昭云。夫字身字。凌本無。顧廣圻云。此利者。乾道本身。作科。譌今據改。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俞樾曰。先王當作先生。即謂堂谿公也。非諷韓子。舍全途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與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先慎曰。乾道本責作貴。誤。據張榜本。趙本改。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盧文昭曰。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先慎曰。問。張榜本作或。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

姦多。○先慎曰不一其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先慎曰道讓為導與下使昭

不害則使昭侯用故法前令其利在新法後令則使昭後用新法後利在故新相反。○盧文昭曰前後相

悖。○先慎曰乾道本悖作勃顧廣折云今本勃作悖誤先慎案說文諄下云亂也或從心作悖則申不害

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先慎曰張榜本用誤利故託万乘之勁韓榜本趙本作萬七十年而不

至於霸王者。○顧廣折曰七十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

實。○先慎曰相字淺人所加此與下連什伍而同其異對文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

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

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顧廣折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甘上當有而字武王死昭

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先慎曰御覽一百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先慎曰各本一尺乃

成其陶邑之封。○先慎曰各本成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成作城誤上

御覽此亦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先

張榜本主作其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

官。○盧文昭曰不當改雖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顧廣折曰當云申子未盡於法也脫去六字申

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弗字。治不踰官。謂

之守職也。○可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可也。可作知而弗言。是謂過也。○先慎曰：乾道本是有不字。虛文。張本有也。邪同。顧廣圻

云：今本無不字。按句有誤。先慎按：不字衍文。下知而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

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即是謂過也。意今據改。○先慎曰：商君之法曰：日據張榜本趙本改。斬一首者。爵一級。

聽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先慎曰：商君之法曰：日據張榜本趙本改。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

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先慎曰：乾道本爵二級作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

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病不至者。齊十三字。空十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

有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十三字。空十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

能。今治官者。智能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顧廣圻云：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

○先慎曰：乾道本無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不空。合計屋不成。下缺五字。智下缺二

字。正符七字之數。足見今本之字。非臆撰也。今據今本補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而治智能之官。○先

乾道本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者字。此未詳。先慎按者。字衍。今據刪。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

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顧廣圻曰：疑當讀為擬。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先慎曰：乾道本率下無之字。非所謂明也。
○顧廣圻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有今據補。非所謂明也。
○顧廣圻曰：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有今據補。非所謂明也。

其人句。方任於人者也。句。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

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

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

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

成駒。桀有侯侈。○顧光圻曰。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於千辛推侈。又明鬼篇云。推侈大戲。主別兜虎。古今

侈侈移皆同字耳。王念孫曰。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隸書從佳從侯之字。往往譌潤。說見墨子非命篇

爲舌下。《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作推侈。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通作推

也。其爲佳字無疑。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

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禪與擅通。莊子。人閒世釋文。

其主無毫髮之可問也。亂之以其所好。○先慎曰。投其所禪。本亦作擅。是也。說文。擅專也。精微。猶精細也。言平日擅專

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先慎曰。趙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

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顧廣圻曰。此晉伯陽。○顧廣圻曰。晉字

四。秦顛頤。衛僑如。○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顛頤。晉人而係之。秦僑如。晉人而係之。衛僑如。晉人亦

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不

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顛頤。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上文。又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狐不

稽。○顧廣圻曰。莊子。大宗師。狐不重明。○顧廣圻董不識友。○顧廣圻曰。此七友在第五。按齊策云。舜有七

靈甫古今人表上下有維陶續身柏陽東不營秦不慮顏師古曰維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

皆彼之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萃作卑先慎曰萃字不誤說文萃讀若瘁瘁即頓字頓頓則不樂食穀之利夫

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先慎曰乾

道本無民字云凌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

道本無民字云凌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

道本無民字云凌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

道本無民字云凌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

道本無民字云凌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

道本無民字云凌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

道本無民字云凌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

道本無民字云凌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

道本無民字云凌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

道本無民字云凌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

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先慎曰乾道本下作襄拾補作衰范蠡

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為其臣也○虛文昭曰為其疑倒下同先慎曰者下脫之字上文此九人

脫之字讀當以十字為句○虛氏疑為其倒非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

取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先慎曰立事上當有脫字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

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黼洧之卑○顧廣圻曰黼洧未詳王先謙曰爾雅釋文黼古釜字釜洧即釜鏡

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是其證也洧可讀為復則亦可讀為洧方言釜自關而西

或讀之釜或謂之復明釜復連文此黼洧即釜復之通假字矣黼洧四旁高而中央卑與壑谷地形之卑

相類故並以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主得美名而

為身卑之喻○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主得美名而而義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顧廣圻曰

不同○顧廣圻曰依下文此鄭子陽所用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顧廣圻曰

威王所用也今無可考鄭王孫申也○顧廣圻曰依下文此鄭子陽所用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顧廣圻曰

慎曰趙本字作芋隨少師越種干干○顧廣圻曰種吳王孫頌頌維同字也他書頌作駘晉陽成泄圻曰依

虛文昭云芋誤隨少師越種干干○顧廣圻曰種吳王孫頌頌維同字也他書頌作駘晉陽成泄圻曰依

下文智伯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臣也○顧廣圻曰按上文但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

良以陰闡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其欲苟得一說於主○先慎曰雖破國殺衆不難

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

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先慎曰周威公河南桓公揭之子桓公自封少子班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先

慎曰其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

○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

越。智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

主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并

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

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王先謙曰而下所字當衍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顧

曰藏本同今本法下有圯字誤。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虛文弼曰縲當作縲顧

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差其卑賤也。○顧廣圻曰藏本然下有以其能為可以明法。○顧廣

本今本無為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必以其衆人之口。斷

之衆之所譽。從而說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為人臣者。破家殘賸。○趙用賢曰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

為譽。○先慎曰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顧廣圻曰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顧廣圻曰

作且按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先慎曰衆歸而民留之。

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為賢。彼又使諂詐之士。外假為諸侯之寵使。○顧廣圻

以與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侯下有而字。

誤按句有誤先慎曰侯字衍使諸淫說

其主。外假為諸侯之寵使。曰句絕。假之

其主謂使誦許之士誦說於主前也。微挾私而公議。所謂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先慎曰：如蘇代為齊使燕而使子之重權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虛文昭曰：之二字或刪去。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主者。○先慎曰：乾道本者上有君字。顧廣圻云：聖君明王句絕。君者上當有脫字。各本奪曰上者字。連寫於王下。增君字以補其缺耳。而說之。即謂姦臣之黨與。故下文姦臣聞此。豎然舉耳以為是也。顧氏不知君字為曰字上者字之誤。因讀聖君明王句絕。則疑君者上有脫文宜矣。豈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顧廣圻曰：幼弱二字當衍其上一也。字當作世九字為一句。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弑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顧廣圻曰：人字衍。度其行三字為一句。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呂氏春秋先譏覽衛公子啓方以書開方始降衛歸罪於易牙。故云然。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俞樾曰：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先慎曰：此與上不相承。姦臣聞此。歷然舉耳以為是也。故內搆黨六當作八。人下當有者字。與上此四王者文法一例。餘說非。姦臣聞此。歷然舉耳以為是也。故內搆黨與外搆巷族。○虛文昭曰：搆張本作搆。先慎曰：搆並誤。當依上文作接。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先慎曰：乾道本搆矯作權。顧廣圻云：隱正道。圻云：今本敦適作正道。未詳。先慎按：今本權驕作權。矯按：今本是也。改從今本。

作正道是也。正道謂法度與下私曲對文。上云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行私曲。飭邪黨。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並作正道。即其證。改從今本。

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曰。乾道

本君上有其字。取上無而字。盧文昭云。而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今本無下其字。今據改。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

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顧廣圻曰。今本無身字。傳作傳按。句當有誤。未詳。俞

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尚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晉諱公齊康公之類。是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為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最其

病也。爲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主。顧廣圻曰。今本主作臣。按。依上下文。當作臣。今據改。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羸弋馳騁。○盧文昭曰。撞

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

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羸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筯灌其口。進退

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先

慎曰。史世家。敬侯即位十二年卒。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

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先慎曰。趙本。邵作召。古字通。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

內不涇汗池臺榭。○先慎曰。此句衍一字。外不羸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猷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

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

何故也。○先慎曰。何故二字倒。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二。據趙本改。有

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顧廣圻曰。疑讀爲擬。下同。又本篇二字互見。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談立二字。疑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先慎曰。乾道本政。誣作譟。今據改。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先慎曰。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先慎曰。無孽適子。謂無以適子爲孽也。无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先慎曰。君不道。疑物以闕其臣。臣不誣情以談說。是謂上無意。下無怪。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先慎曰。拾補與上。秦本有疑。當作常。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先慎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慎曰：先

乾道本無世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按依上下文當有今據補。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並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

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慎曰：顧廣圻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

勇夫。慎曰：顧廣圻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

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

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怯言，則謂之窳。慎曰：乾道本則作時

當為少欲之誤。因少欲二字錯簡在寬惠行德句上。乾道本遂涉下文之字而誤增。藏本以意改為壹者，張趙本改為一者，並非。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

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慎曰：乾道本聽上有吏字

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慎曰：乾道

本寬上有少欲二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少欲二字。先慎按：少欲二字，當在上用心下誤衍於此。據今本刪上下文皆四字句，無脫文。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

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慎曰：乾道本損仁逐利，謂之疾。慎曰：顧廣圻險躁佻反覆，謂之智。慎曰：顧廣圻

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譎諛者，任先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曰慎曰：顧廣圻

慎曰：佛字衍文。險躁反覆四字為句。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

不便也。慎曰：顧廣圻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慎曰：乾道本迹作迹，顧廣又從而尊之，是教下

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今據補。今有私行義者尊，下行字當衍。社稷之

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譟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

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儉下有也字。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

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顧廣圻曰：池當作地，而懣

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即成字之誤，而衍者。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顧廣圻曰：藏本同，而優笑酒徒

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孤，蟲爲順辭

於前者日賜。○俞樾曰：蟲乃蠱之誤，春秋蠱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

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先慎曰：廣雅釋詁，御進也。數音

常進見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

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俞樾

即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臬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壯，檀弓先

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臧爲之。臧莊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作臧矣。王先

謙曰：狀即伏字。形近而誤。伏匿二字見史記。范睢傳，兪說迂曲。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也。○先慎曰：乾道本厲，戰士作戰士卒。而斷

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原下有曠無宅容身死田畝。○顧廣圻曰：今本重身

奪按：旬有誤。先慎曰：乾道本不誤。今本作身死田奪，非無宅容身。則其田不待身死而奪也。藏本畝作敏，形近而誤。死田畝，即孟子死溝壑之意。生既無宅，故死於外也。而女妹有色，大臣左

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以善削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拾補善制作擅。制虛文。昭云：以字脫。張本有制。藏本作制。

顧廣圻云：制制字同。所下當有以字。今據張本補。而戰介之士不得職。○顧廣圻曰：戰當作耿。昭云：危字脫。秦本有今據補。而閒居之士尊顯。○先慎曰：乾道本居作官。顧廣圻云：今本官作居。今

據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危字。盧文必下之不從法

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虛文曰：無字衍。顧廣圻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

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先慎曰：乾道本上下有世字。今據刪。所以屬下也。○王念孫曰：屬乃屬今

士大夫不差汗泥醜辱而宦。○先慎曰：句絕。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先慎賞賜所以為重也。○先慎曰：乾

之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之字。誤。先慎按：顧氏句讀誤耳。此與下誠信所以通威也。句法一律不當有之字。從今本刪。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

○先慎曰：領上而字衍。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

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雖五字。按：句有誤。未詳。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

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窳路。○顧廣圻曰：藏本託伏深慮大者非

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顧廣圻曰：又從而尊之五字為一句。上下文及此化之以實是

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盧文昭曰：以求

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

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措作令接句有誤。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卷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有遠字。按句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按：有遠字是難。讀爲患難之難。與下雖犯軍旅之難同。禮記曲禮：臨難無苟免。遠難即免難之義。畏死遠難。有倖生之心。用以當敵。必不恥降。北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

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顧廣圻曰：牟字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淮南時則訓：高注：牟多

也。知讀曰智。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顧廣圻曰：本書亡微篇。有暴傲即此。未知孰是先慎曰：作傲是說。詳亡

篇。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先慎曰：說文：礪，厲石也。凡稜利之義。即此字之轉注。經傳皆以廉爲之。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

之士。○盧文弨曰：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先慎曰：依上下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

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

厚純粹。整穀之民也。○王先謙曰：正穀善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懦之

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先慎曰：明上。謂奉揚法令。而世少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

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棄髮之費○先慎曰趙本重愛字盧文弼云下愛字藏本不重顧廣圻云必為之句絕今本重愛字誤先

慎案必為之謂不以損髮而不沐八說篇沐者有棄髮云云與此意同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顧廣圻曰自此至末皆當連各本多提行皆非是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先慎曰依下文子父當作父子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郤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

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王謂計之長利也故父母

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

道○王先謙曰如孟子說世主不言利而以仁為先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今從拾補增盧文弼云於字馮校增此不熟於論

恩詐而誣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恩作思誤盧文弼曰思張本作恩故明主不受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顧廣圻云聖人之

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顧廣圻曰句絕法依下文當作治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顧廣圻官官治○顧

曰當作民用官治四字則國富國富則兵強○盧文弼曰下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

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

之業成矣。○盧文弼曰：致張本作至。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先

大臣盡力從事，雖行危至死無怨。○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顧廣圻曰：不字當衍，外儲說右篇云：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此其證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先

○張榜曰：本而作其，誤。守者衆，以防於未發，罪者重，以杜其效。尤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盧文弼曰：一作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誤。先慎按：上十母，萬父母並句絕。父母積愛與吏用威嚴相對成文，不當省父母二字。顧說非，改從今本。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先慎曰：乾道本無用字，盧文弼補。嚴愛之

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盧文弼曰：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

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顧廣圻曰：有誤當脫一字。子多敗，推愛也。推行父薄愛教答

○顧廣圻曰：子多善，用嚴也。至用嚴大小二十四字。今家人之治產也。○顧廣圻曰：藏本相忍以飢寒

○先慎曰：虛文，拾補出飢字。云：饑張本作飢，按：下饑。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先慎曰：僅天饑作飢，非先慎按：下二飢字。張榜本作饑，不誤。榜本改：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顧

慎曰者字涉上下文而衍。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先慎曰。能止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先慎曰。乾道本蒙作加。盧文無者字。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先慎曰。依上文。民慕其利而傲其罪。○先慎曰。傲其罪。謂輕易其刑。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先慎曰。淮南子人閒訓堯成。躓作躓。垤。山者大。故人順之。順讀爲慎。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先慎曰。民字不當有此言。輕罪之道。非欲亂國。卽爲民設陷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先慎曰。頌語猶美語也。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下云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愛與怨文正相對。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王潛曰。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先慎曰。乾道本厚上有後字。據趙本刪。言上雖足民於財用而夫富家之愛子。道本富作當。拾補當作富。盧文昭。財貨足用。○盧文昭曰。財貨足用則輕用。道本作貨財。據趙本乙。輕用則修泰。云當字譌。今據改。財貨足用。則輕用。道本作貨財。據趙本乙。輕用則修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顧廣圻曰。藏則誤按。雖當作唯。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拾補有。盧文昭云。舊倒。依下文改。先慎按。趙本不誤。

今據改。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儒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已字。盧文弨云：已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先慎曰：此與下相對。當作而民。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先慎曰：此與下相對。富有四海之內而

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先慎曰：乾道本為下有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君字。今據刪。而桀未必以天子為足也。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君字。今據刪。而桀未必以天子為足也。

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

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先慎曰：張榜本必下有以字誤。先慎按：今本以為兩有非也。張本為作以是。今據改。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先慎曰：盲暗混於寐嘿之中，人莫能辨。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

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

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顧廣圻曰：俎

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

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先慎曰：乾道本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

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

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

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

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先慎曰：謂不遺故舊。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

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先慎曰：剛材者在下。而與上爭。故不行其令。行惠取衆。謂之得民。

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

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

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

也。○先慎曰：任人則必使其人有勢。可憑藉。智士者。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

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先慎曰：為當作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

以愚人之所信。○先慎曰：所字當衍。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為

其字是。今據補。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先慎曰：承上文言。不當有此無術

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下必坐上。作得議。形近之誤。七術篇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主

壅塞。即此文之證。下必坐上者。商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讀。輒加改易。謬甚。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下

必坐上決誠以七字亦非（七）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術篇不當有必字說見彼

者得故愚者不任事上故智者不得詐欺文一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先慎曰不任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先慎曰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能字○顧廣

文當有○顧廣折不可以為法○顧廣折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

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枯也華角赴河○顧廣折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

士○先慎曰乾道本無賢字○顧廣折云故人主之所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拾補有盧

焉○顧廣折曰藏本同○今本士下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先慎曰乾道本下有能字○盧文

本無下能字○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先慎曰趙

此衍○今據刪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先慎曰趙

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

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先慎曰而

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王先謙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大貴文學以疑

法尊行修以武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措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鉅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措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鉅不相稱適也○顧

才方形近因而致誤○墨子備水篇云斤二十人人擅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盧文昭曰○荀子議兵

會矛今本亦譌作有方與此正同○詳墨子閒話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盧文昭曰○荀子議兵

百里顧廣圻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王先謙曰干城距衝○先無衡字按衝即衝字顧廣圻云

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即其義先慎按荀子注引作平強不若堙穴伏囊○王渭曰強國篇楊注引囊作藥按藥

國篇楊注拾補云內穴古多通用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

囊囊互易疑此囊字是與韻協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

故有挑挑而推車者○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從顧廣圻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子之教也亦當作推又鹽鐵論遵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推車則作推字不誤可證先慎曰推字不誤管子

禁藏篇云推引銚耨以當劍戟即此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

所本推車謂推引其車虛顧說非○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法正同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義見上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今本非下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有也字誤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字顧廣圻云藏本○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今本有今據補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也○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死傷者軍之乘○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先慎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匿鹽鐵論非鞅云推車之蟬揆負

是無術之事也。○先慎曰：事當作士。當作士。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

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易作益誤。人之

不事衡石者，○盧文昭曰：當提行。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

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先慎曰：乾道本私下有和字。案利即私之誤而覆者，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二文相對不當多一字。御覽八百三十引正無利字。今

據刪貨賂不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下。有者字誤。先慎曰：御覽引亦有。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

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俞樾曰：愛不可為前，猶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非是。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

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

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

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先慎曰：乾

顧廣圻云：今本於作則。今據改。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顧廣圻曰：暴當作

以仁暴對言。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即暴之實迹。若義則無憎心，妄殺之事。下暴人在位，與仁人在位比勘，尤其證。此意謂仁人之亡人國，無異於暴者之亡人國也。慈惠則不忍，

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

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

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虛文昭曰：為能
本下亦當同。先慎曰：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人。依上文誤加。淺不為能富民者也。○先慎曰：乾道
乾道本作爲能不誤。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
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顧廣圻曰：簡當作萌。在訟字上。萌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

必詳事。○先慎曰：乾道本詳下有盡字。顧廣圻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

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顧廣圻曰：藏本以責智者之所難。○顧廣圻曰：故智慮不用而

國治也。○先慎曰：乾道本慮下有有力勞二字。虛文昭云：力勞二字凌本故智慮不用而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虛文昭曰：張本下兩句皆無於字。此亦

非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

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接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驥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

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先慎曰：而猶則也。而有土之君。○先慎曰：趙本土誤作上。盧說人不能利惡人

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孫詒讓曰：驕當作橋。謂橋君

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橋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

之輔。卽此所謂人臣輕上曰橋。此俠與橋皆美名。亂與暴皆惡名。故云下以受譽。上以受譽。得非若君安國則不

於君義亦同。先慎曰五蠹。篇專詆俠驕之無益。人主而爲邦之蠹。則韓非不以俠驕爲美名可知。此下以

受譽指時人而言。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先慎曰：張榜本自有明主之國。

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先慎曰：乾道本者上無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重臣者言

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此言凡遷官襲級必因其功

故有貴臣言不度行。○先慎曰：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先慎曰：趙本無下八字。盧文昭云：十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

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

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顧廣圻曰：藏本

天測不可。其用人也鬼陰密。天則不非。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

用也。○先慎曰：乾道本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

注。雖誤作誰。據趙本改。

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顧廣圻曰句絕禁誅於私家○顧廣圻曰儲說右篇云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皆可證不害○先不害○即功罪賞罰必知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功作公按句有誤先慎曰不害二字當連上為句功不害屬下為句故疑有誤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先慎曰此謂一人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字衍○又不知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在作有先慎曰下君當作不如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先慎曰乾道本人下無之字顧曰在當作任形近而誤今本以臆改也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顧廣圻曰句絕自取一聽則毋墮壑之累○先慎曰乾道本無聽字毋下有道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聽字無道字按自取一聽句上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兩見此言君能自取一聽即不為故使之諷諷定而怒○顧廣圻曰臣下所動自毋墮入臣下谿壑之憂乾道本銷誤不可讀改從藏本今本故使之諷諷定而怒○顧廣圻曰今本而下有不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筴籍○先慎曰乾道本重成敗二字是今據改曰諷諷也諷定而怒○顧廣圻曰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先慎曰謀當成敗有徵顧廣圻云今本不重今據刪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况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况於懸乎○顧廣圻曰

至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君神二字顧廣上其用人也鬼義取其不可測○先慎曰則下盡下則臣上○先慎曰則不○先慎曰則因君而主道畢矣○先慎曰則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先慎曰趙本以下有異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

之地姦乃無所乘○先慎曰下審字衍公私之分利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

稱制后姬子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先慎曰弟兄任吏責

倒下文兄弟不侵明此當作兄弟○先慎曰此謂以法任吏以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

臣主母不放○先慎曰此謂以法任吏以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

也○先慎曰此謂以法任吏以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

文○先慎曰此謂以法任吏以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

慎○先慎曰此謂以法任吏以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

以亂字○先慎曰此謂以法任吏以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

屬上非外曰畏外謂敵國內謂近習○先慎曰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

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顧廣圻曰藏本無結字今本結誅作誅其皆誤按帑讀為拏下同孫詒讓曰

往有之結誅謂詰其罪而誅之王先謙曰結誅是帑不則外不籍矣○先慎曰籍爵祿循功請者俱罪

誤重帑謂厚幣敵所親暱重路為反問者則詰而誅之○先慎曰乾道本充作充顧廣圻云今本充作充先慎按作充

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先慎曰乾道本充作充顧廣圻云今本充作充先慎按作充

因則姦宄之途閉後人誤以塞為充滿故改宄為充○先慎曰乾道本充作充顧廣圻云今本充作充先慎按作充

以就其義非也改從今本孫詒讓云充疑作兌亦誤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智者以

三節持之。○王先謙曰：夔節猶上言夔級節級。義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

貴帑固也。○以謀多揆任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即其義。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

不制則下上。○顧廣圻曰：藏本下上作上。今本作下。失皆誤。先慎曰：當作小不除則大誅。○王先謙曰：將尋斧

柯意。○而名實當則徑之。○顧廣圻曰：而上當更有誅字。徑者謂顯誅也。下文乃隱誅之。生者不誅也。害

不然而不行飲食也。○而與其贊者以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翳曰：詭詭

曰易見功而貴見罪而罰而詭乃止。○先慎曰：乾道本駢作警。見功作易功。拾補駢字下旁注繫字。易功

作易功亦譌。○俞樾云：駢者蔽也。下文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矣。見功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

見罰是不驕也。○不驕而詭乃止可證駢曰詭之義。先慎按：俞說是改從拾補。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

不用。○王先謙曰：不為臣下所輕易。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僂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

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王先謙曰：若齊曰卷禍。○孫

論讓曰：卷當作養。謂養其患。家隆切殺之難作。○孫詒讓曰：隆讀為闕。呂氏春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

成禍亂也。○養卷形近誤。其患家隆切殺之難作。○吳之邊邑吳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

隆大隆即大闕也。○孟子云：鄒與魯闕。孫爽音義引劉熙注云：闕構也。構兵以闕也。○說文：門部云：闕，闕也。

此云家隆即家闕亦謂私家構兵爭鬪也。○隆與闕古音相近得相通借。古文苑：揚雄宗正箴云：昔在夏時

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隆降與隆聲類亦脫易不自神曰彈威。○王先謙曰：彈疑彈。形近而誤。脫易

同古字通用。彼家隆與此家隆事異而義同。脫易不自神曰彈威。不自神則威竭盡於外。彈威無義。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切殺之事。○先慎曰：主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顧

皆當自內主之。由人主權其利害則無不治。生於外則亂。○先慎曰：外謂敵國也。上文外曰畏。是以明主

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王先謙曰：論功於朝廷，取利於敵國。故其國治而敵亂。○先謙曰：乾道本故其作，其故虛文。昭曰：張本作故，其願廣折云。今本其

作是按，句有誤。先慎按：作即亂之道。○安就危也。先慎曰：按句有誤。王先謙曰：即就也。即亂猶左傳言即死，謂去

故其語已明顯。今據改。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王先謙曰：不當惜而憎，則亂臣起外。若楚伍員之類，不當愛而愛

疾。

起亂 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王先謙曰：多猶勝也。賢也。故行參以謀，行參必折。三人從二，不

用者必折抑之。先慎曰：乾道本折作拆，虛文。昭云：藏本張本作折，下同。今據改。下同。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和同，非

折之微，足以知多寡。按句有誤。先慎曰：乾道本微作微，拾補作微。虛文。昭云：微張本作微。願廣折云：今本微作微。

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王先謙曰：折怒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曰：臣下比周則賞在立異，誅毋謁

而罪同。○願廣折曰：今本毋謁作罰，誤。先慎曰：毋字衍。誅謁即上文爵祿循功請者俱罪意。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

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也。○先慎曰：改當作考，形近而誤。澤讀為擇，謂擇守

擇守禮記射義。澤者所以擇士也。澤有擇義。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先慎曰：乾

其字又相通。曲禮上鄭注澤或為擇，是其證。疏置以知其外。○俞樾曰：疏置當作

願廣折云：藏本今本官作言。今據改。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俞樾曰：疏置當作

王先謙云：重其禁令，則遠使知體。論反以得陰姦。○俞樾曰：疏置當作

不對矣。握明以問所聞，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先慎曰：詭使倒言，並見七術篇。

與倒言相對。設諫以綱獨爲。○王涇曰：諫讀爲閒。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詔宣開以傳寫，誤也。通未見，作鬪以散朋黨。○王先謙曰：爲讀爲僞。深一以警衆心。○王先謙曰：深藏於一心，則衆莫測喜怒。先慎改。今據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先慎曰：知辟罪以止威。○顧廣圻曰：陰遣使循視敵國，省其衰敝之聲。漸更以離通比。○王誤。先慎曰：辟即避字。既知避罪，則上可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顧廣圻曰：陰遣使循視敵國，省其衰敝之聲。漸更以離通比。○王曰：慮我使與外國通比，又逐漸更易以離。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其交故下申之云。言通事泄則術不行。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虛文弼曰：令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顧廣圻曰：怒見則威分。○虛文弼曰：則藏本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先慎曰：上二字互誤。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先慎曰：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顧廣圻曰：句有誤。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先慎曰不督其用徒聽其言言之為物也以多信王
先謙曰言以多而易不然而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信即三人成市虎義
人言之愈不能決至於千人之言則已以為不然者亦已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為然矣此足上文言之為物也以多信義願以為誤非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心無不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信矣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主不壓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十四字而以大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而誇為句非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說大而誇則窮端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故姦得而怒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為誣誣而罪臣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事所阻而功不當其言為誣誣則罪其臣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上聞張榜本聞作文非博論以內一人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下納同一人謂君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主不智則姦得資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搆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虛實聞許言而怒必察其所搆之是非又於日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有故字顧廣圻云今本
無故字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衆諫敗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今據刪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疑令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語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曰今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當作令語字衍言能符於後則為誠不符則為謾符猶合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關也。上關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先

乾道本不重奉重無前四字。顯廣圻云。今本重。今據增。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王先謙曰。亂功無義。功字當衍。明主之道。取於任

能任事。賢於官。能守官。則贊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

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王先謙曰。民皆力耕。故勢苦不為官擾。故輕官。任事者毋重。○先慎曰。乾

順廣圻曰。今本也。作者按。依下文當作者。今據改。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

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先慎曰。官輕則民重。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

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

行。○先慎曰。非誹字同。此即蒙上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句。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王潤曰。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

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盧文弨曰。很。凌本作狠。而榮於輕

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隸紋之政。務為貨賕。○顯廣圻曰。紋字有誤。未詳所當作。

下同。孫詒讓曰。紋當作納。篆文納作紋。二形相近。而誤納。謂納貨財子女也。國語。鄭語。說襄似云。茲人有獄。而以為入。入納義同。是以法令墜。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

紋以疑法。○先慎曰法下當有令字。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顧廣圻曰主當作生王先謙曰謗主與亂治對文句義本通不煩改字。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先慎曰乾道本盡下有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民字接不當。據刪。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先慎曰此下當有脫文。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主威○先慎曰乾道本脫此二字今依拾補增盧文弼曰末一行脫主威二字。

卷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先慎曰御覽七十八引衆作多蟲蛇作蝮虺。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先慎曰各本號下無之字。御覽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先慎曰舜下脫鯀字湯武禹。

當作禹。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可。顧廣圻曰：藏本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慎曰：湯武耕下有田字。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四百九十九及八。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未而

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笑上有所字。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下似當分段。古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先慎曰：張榜本不

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

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

於亂，堯之王天下也。當云：堯之有天下也。李斯列傳可證。先慎案：有字係後人用史記校記于王下，失刪

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御覽八茅茨不斲，采椽不斲。先慎曰：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斲作刮。案：李斯傳

十初學記九引並無有字。今據刪茅茨不斲，采椽不斲。淮南主術訓亦作斲。此下李斯傳有雖逆旅之宿

不勤於此矣。似非韓子元文。此下云：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麇裘

臣虜之勞，不言逆旅之宿。明韓子無此十字。餘亦煩省不同。當各依本書。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麇裘

九先慎曰：御覽二十七又八十又六百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先慎曰：御覽八十引虧

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二引耒耜作木耜。股無胫。先慎曰：乾道本

改李斯傳亦作胫。御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榜本作又誤。夫古之讓天子者，是

覽引作股無完胫。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是不足多也。先慎曰：古張榜本。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

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

臆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先慎曰：說文：臆，楚俗以二月祭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

寶也。○先慎曰：庸，張榜本作備。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先慎曰：意林：御穰歲之

秋，疏客必食。○先慎曰：乾道本：饑，涉上文而誤。據拾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客字。

字按：疏下當有客字。先慎按：顧說非。疏骨肉，御覽意林引同。無多少之心異也。○先慎曰：乾道本：心

下愛過客也。四字改從今本。愛過客，蒙上疏客必食言。過客即疏客。多少之心異也。○先慎曰：乾道本：心

實作心。先慎按：御覽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先慎曰：乾道本：文昭曰：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

高也。勢薄也。重爭士。○先慎曰：乾道本：無重字。顧圻云：今本爭上有重字。按：未詳。先慎按：爭上有重

南修務說林：項託漢書董仲舒傳孟康注：項囊是梁託通用之證。士囊即仕託。○先慎曰：乾道本：外諸說：左上篇

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又云：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彼云：辭仕託。此云：爭仕託。可見仕託之

義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

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先慎曰：乾道本：文作大。據拾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

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先慎曰：論衡：非荆文王恐其害己也。

舉兵伐徐，遂滅之。○先慎曰：徐偃王當周穆王時，與楚文王相去遠。諱周據此以駁史失之不考。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

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鉞短者及乎敵。○先慎曰：乾道本：短作

短。顧廣圻云：今本短作短。誤。案當作短。今據改。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

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先慎曰。淮南汜論。訓高注。驛馬。突馬也。此不知

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先慎曰。乾道本無稱字。顧廣圻云。今本皆下有稱字。按。句有誤。先

舜此即儒墨皆稱。先王兼愛之證。則視民如父母。○先慎曰。拾補。視民作民。視君三字。虛文。昭云。民視二字。舊倒。君字脫也。君字不當有。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之如父母。此即指先王之民而言。張本增君字。非也。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

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

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無君字。愛下

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先慎曰。乾道本下有未字。王渭云。當有今據補。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

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

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

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

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先慎曰。拾補。而下有爲字。盧文昭云。張本無。顧廣

圻云。藏本同。今本而下有爲字。誤。按一人仲尼也。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

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誠上有勢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勢字是也。今據補。固服於

勢。句文義屬上。勢誠易以服人。句文義屬下。

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

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

○先慎曰：乾道本務上有勝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勝

字。按句有誤。先慎按：勝字衍。今據刪。務行仁義四字當重。

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先慎曰：乾道本

世作勢。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按：勢上當脫服字。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

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顧廣圻曰：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

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

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先慎曰：八

曰常。論衡非韓篇釋誤擇。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顧廣圻曰：藏本同。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

必害手，則不掇百溢。○顧廣圻曰：藏本同。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

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先慎曰：乾道本固作故。盧文弨云：故張本作固。二字古通。顧廣圻云：今本

謂一而固也。作固是。改從今本。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

然其有功也爵之。○盧文弨曰：然下當有以字與下同。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

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先慎曰：乾道本禁下無也字。盧文弨云：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也。字脫。張凌本有與上二句同。今據補。

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先

慎曰：乾道本無被字。顧廣圻云：今本友下有被字。誤。先慎按：知友被辱句與上兄弟被侵相對為文。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

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先慎曰：禮記：儒行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

功而尊，則謂之賢。○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誤。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

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先慎曰：乾道本無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先慎曰：賢能之行十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儒以文亂法。曰：儒下似

作弱。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下弱字作荒。今據改。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功字。今據刪。儒以文亂法。曰：儒下似

當分。使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雖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先慎曰：乾道本生作

有取字。盧文弨云：王張本作生。顧廣圻云：王當作生。今本學下有取字。依下文當有先慎按：盧顯說是。今據改。張榜本諸誤。誅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

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

所譽。○王澗曰：為一句。下文非所。工文學者非所用。○先慎曰：乾道本文上無工字。句有誤。未詳。先慎按：有工字是。上文行仁義者非所譽與。工文學者非所用。句法一律。明此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

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

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

韓非子集解 四 五蠹第四十九 五十七

也。○先慎曰：兩父字皆當作母。涉上文而誤。御覽四百九十六引尸子：魯人有孝者，三為母。北魯人稱之。汪繼培云：此即下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新序義勇篇並云：養母與尸子同。韓子以為養父，非也。故

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先慎曰：乾道本兼

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字先慎按此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私謂之公。○盧文弨曰：說文引作自營為人，營環本通用。私當作人，下同。顧廣圻曰：說文又云：公从八从

哉。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

文學。○先慎曰：行當作仁。上文云：行仁義。工文學。此云：修仁義。習文學。仁義文學篇內對舉。明行為仁之誤。下同。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

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先慎曰：乾道本有上有為字。盧文弨云：為字凌本無。先

慎按：為字衍。今依凌本刪。顧廣圻謂有字衍。非。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

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

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

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先慎曰：乾道本游上有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於字。今據刪。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

謂賢者，○盧文弨曰：且似當分殿。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

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先慎曰：梁當作梁。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先慎

八百五十四引飽作厭。務作待。肉下有而飽二字。待作須。繡下有而好二字。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

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顧曰良字當衍上文云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必將貴不欺之士○先慎曰張榜本將作待貴不欺之士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貴字顧廣亦無不欺之術也○顧廣圻曰不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先慎曰張榜本無所字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先慎曰乾道本無焉字顧廣今據補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先慎曰乾道本無愈字有愈字○先慎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言耕者衆○先慎曰乾道本言作民顧廣圻云今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先慎曰乾道本必作伐○顧廣圻云今本伐作必按句有誤先慎按無用即上不周於用故明主必禁之乾道本作伐誤改從今本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先慎曰舊本無爲字藝文類聚五十五御覽六百七引並有爲字而

則起兵而敵大矣。○俞樾曰：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有疏。昭曰：有字似不必增。王涓曰：交當作敵。先

慎曰：顧王說是。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

以外權士官於內。○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土作市。誤。上文云：而卑其士官也。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顧廣圻曰：四字爲一句。封土

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

其臣。○先慎曰：乾道本作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盧文昭云：之下於其二字說下也。字皆衍。凌本無。今據刪。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

之士孰不爲用。增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

私之利。○盧文昭曰：平。張本作於。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

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先慎曰：內政之有也。○顧廣圻曰：藏

本同。今本有作脩。誤。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

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

必智，用於燕者必愚。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顧廣圻曰：句絕。衛離魏爲衡。五字爲一句。半

歲而亡。○先慎曰：秦拔魏，朝歌衛從。漢陽徙野王。衛故屬魏，或因衡而不救。此韓子當時事。聞見有真，當不謬也。是

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先慎曰：乾道本無嚴字。顧廣圻云：今

字是。今據增。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

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

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顧廣圻曰內外當互上文云而事智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

安利如辟危窮○先慎曰拾補政作故如下旁注皆字盧文弼云故張本作政皆張本作如與而同當分段顧廣圻云今本政作故按句有誤先慎按趙本改如為皆非也政當作自今為

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

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

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顧廣圻曰解解同字也俞樾曰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戰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當衍此三字也求得

則私利乃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

當作安利之所在上文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相對先慎曰解

舍完三字不當有應增一者字下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正有者字此不當少一字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

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先慎曰拾補趨作外盧文弼云趨譌舊人改先慎按張榜本作減較舊義為近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

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先慎曰張榜本無也字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

過耕戰之士○盧文弼曰致辱過三字舊作不貴今從張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不貴誤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

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顧廣圻曰古當作

談上文云言談者為勢於外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

五官之禁○先慎曰五官謂司徒司馬其患御者○盧文弼曰患疑是串字爾雅串習也此猶言近習俞司寇典司五衆者樾曰患讀為串詩皇矣篇串夷載路毛傳串習也釋文

云。串本作患。是其證也。先慎曰。虛俞說是。張榜本趙本改作近非。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非作沸。誤。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顧廣圻曰。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盧文弨曰。良。張本作梁。顧廣圻曰。藏本良作梁。按梁良同字也。有孫氏之儒。○顧廣圻曰。孫卿也。雖三篇云。燕子瞻賢之子。而非孫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先慎曰。意林夫。阪圓引山仲實云。相夫。一本作祖夫。案廣韻二十陌。伯字注云。韓子有伯夫氏。墨家流。則古本相或作伯山氏。所見本作祖夫。疑即伯夫之誤。○相或當為柏之誤。古柏伯聲同字通。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先慎曰。相反不同。語意重複。蓋一本作相。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孔墨二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更有孔墨二字。今據增。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後。字。據張榜本趙本補。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先慎曰。乾道本反下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之字。按當有。今據增。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盧文弨曰：墨子公孟篇作三日。淮南齊俗篇與此同。先慎曰：北堂書鈔九十二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此作三日。服作執。世主以為儉而禮之。

慎曰：乾道本世下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脫。據下儒者破家而葬。先慎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有實子而償四字。服喪三年。先慎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有主字。今據補。

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

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先慎曰：上有漆雕之儒。此別一人。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達於戚

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顧廣圻曰：荀子正論篇云：子宋子曰：見侮人之

志。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先慎曰：莊子逍遙遊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釋文：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宋榮即宋鈞榮。鈞偏旁相通。月令：腐草為螢。呂覽淮南作蚺榮之為鈞猶螢之為蚺也。設不鬪爭。先慎曰：取不隨仇。不差囹圄。見侮不辱。世主

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

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顧廣圻曰：義誤。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

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盧文弨曰：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

人相若也。○先慎曰：乾道本若作善。下同。俞樾云：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

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先慎曰：拾補改。獨以貧

窮者。非侈則惰也。○先慎曰：乾道本惰作墮。張榜本作惰。下同。今據改。

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

窮者。非侈則惰也。○先慎曰：乾道本惰作墮。張榜本作惰。下同。今據改。

家是奮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

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

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先慎曰：乾道本宅作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澤作宅。先慎按：作宅是。今據改。內諸說上篇云：賜之上田。上宅是其證。今上尊貴輕物

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

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

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民作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

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

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顧廣圻曰：藏

之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先慎曰：官而張榜。本趙本作而官。誤倒。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

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盧文弨曰：君

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盧文弨曰：人字。藏本無下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

處而智不充其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

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

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先慎曰：華下即華陽。事在秦。武王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四年。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先

一本平

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顧廣圻曰：區，他書又作歐。先慎曰：區，歐古通。周禮司桓氏職文云：凡金

多錫則刃白。考工記：六齊視錫之品數，以爲上下。故治劍必鍛以錫，然色之青黃，仍不能決其劍之利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

也。○王先謙曰：按五字不成句，形容在外不待發也。吻下當有二字，與視鍛錫句相配，而今奪之。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

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

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

治，王之道也。磬石千里，○盧文弨曰：不可謂富，象人百萬。○盧文弨曰：象人，或作俑，言韓詩外傳四作愚

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作象人是。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先慎曰：數當作象，人二字上下文可證。而不可謂富，強者磬不生粟

○顧廣圻曰：磬，下常有石字。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磬石一貫也。儒俠毋軍

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王先謙曰：顯，而當作而顯。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磬石象人，○顧廣圻曰：禍知當作知禍，此

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盧文弨曰：故，下似當分段。雖說吾義，吾

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

家無悍虜，○顧廣圻曰：列傳引悍作格。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

人之治國，○盧文弨曰：夫下當分段。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

得爲非，○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顧廣圻曰：爲治者用衆而舍寡。○顧廣圻曰：藏本

折云：今本得下有爲字，今據補。一國可使齊，五字爲一句。

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特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先慎曰：意林御覽九百五十二引特作待，下同。特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盧文弼曰：世張本作義，先慎曰：意林御覽引亦作義，因學紀聞引仍作世，與此合。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

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先慎曰：括張榜本趙本。雖有不特隱括，有二字衍。而有自直之箭，

自圓之木。○先慎曰：有當作恃。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特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釋作飾。顧廣圻云。藏本今

本釋作飾。今本優下有者字。按句有誤。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

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郊特牲云。或諸遠人乎。儀禮士虞禮注。引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廣雅釋言

謂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即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少儀篇

申之面拖諸帶。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

體者。與諸並猶之也。顧氏以者為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今下當分段。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

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獨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

腹適。首病不治。則加痛也。先慎曰。腹乃復字之譌。素問瘧論。病極則復。復不搨瘞則寢益。謂瘞也。搨威

也。先慎曰。搨字不見於古書。下作搨。亦後起之字。注作搨。是也。說文。副判也。周禮曰。副。率祭。繒文作副

今周禮副亦作副。副。同。古本韓子作副。或改作副。寫者又誤。加手旁。校者又於下文去刀旁。展轉譌誤

遂不成字。幸注文猶存真。又案注。威字當為瘞。剔首搨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

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

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顧廣圻云。今

文皆有乾道本。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者。八說篇云。此其臣有姦者。必知又云。而務必知之術也。是其義

介當作分。分而無私者。制分篇云。宜務分利。賞為急。又云。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

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不悅也。并注云。謂民不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

澹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士者。至治也。七十六字。顧百五十五事。類賦二十五引。並有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二句。是宋本不盡脫也。今據藏本補。趙本而民聚瓦石下。并有注云：有以擊禹也。五字。張榜本末句。可與作可以。

卷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先慎曰：一本弑作亂。盧文昭云：亂藏本作弑。有曲父。○先慎曰：乾道本父上有於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於字。誤。先慎案：弑君曲父相對於字。不當有據。今本刪下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即承曲父言。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先慎曰：此爲燕子之事而發。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昭云：爲字脫。藏本有。今據補。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

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王先謙曰：常，上文所謂常道也。逆道也。

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

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惑貌也。○先謙曰：造，與蹇通。見孟子萬章篇。孔子曰：當是

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先謙曰：臣，韓非自謂。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

之道也。○先謙曰：拾補本下旁注末。字，盧文弼云：末張凌本作未。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退不得為父子耶。○先謙曰：乾道本兩

文弼云：得字脫。張凌本有先慎按：有得字是今據補。臣主當作主。臣言進不得為主之臣，退不得為父之子也。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

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

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焉哉？○盧文弼曰：焉哉二字，舊倒。張本作焉哉。顧廣圻曰：藏本

同。今本焉哉作焉，誤。先慎曰：趙本無焉字，據誤本而刪。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

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為君，退不為家，是

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為君，退不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

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殺之。○先謙曰：依上文。殺，上當有舜字。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

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

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

肉施於土地。○先慎曰：施陳也。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

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衆獨行。○王涓曰：雖當作離，四字為一句。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

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先慎曰：乾道本教作數，虛文。○孫詒讓曰：爾雅釋詁，密靜

是也。今據改。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顧廣圻曰：藏本數作教，案依上文

曰：之人當作人生，屬下讀。上文人生必事君，養親，此作人生必必以言論忠信法術。○先慎曰：依上文

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

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

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

據補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先慎曰：乾道

本無此字，今據刪。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

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懷密蠢愚。○先慎曰：詞音朽，政反，聞也。見漢書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

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儼詞智慧。○先慎曰：詞音朽，政反，聞也。見漢書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

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

○先慎曰：乾道本無罰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有罰字，按依上文當補。今據增。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

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先慎曰：拾補二字下旁注三字，盧文弨云：三藏本

作二蓋唯指許由盜跖言，先慎按：趙本譌作三，下仍作二，不誤。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

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先慎曰：乾道本，土上無之字，依下文常有。據藏本，今本增顧廣圻云：平當作上，見下文。不可以賞勸也。天下

太平之士，○顧廣圻曰：平當作下，見下文。不可以刑禁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爲字，盧文弨云：以爲字，當衍。今據刪。然爲太上士不設

賞，爲天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侯○顧廣圻曰：字當衍。

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

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顧廣圻曰：句絕。而止五霸不待從橫。○顧廣圻曰：句絕。止

而覆誤耳。先慎曰：趙本止作正，橫下有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顧廣圻曰：字當衍，即王之形近。字句讀亦異。蓋趙用賢改增以成其義也。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先慎曰：拾補威下旁注威字，盧文弨云：威張本作威，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威作威，誤。所謂貴者，

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

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

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

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先慎曰：趙本當作而，盧文弨云：而張本作當，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當作而，誤。今勢重

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
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
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
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先慎曰。環讀爲營。說文引本書自營爲私。五蠹篇作自環爲私。與此同。即其證。左右近習。朋黨
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
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
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先慎曰。趙本主作王。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
能之士進。○先慎曰。乾道本賢下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用字。今據刪。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
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先慎曰。疾下當有於字。此與下務於清潔。文正相對。遊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
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先慎曰。知讀爲智。
與下或有所賢句相對。孤憤篇正作智。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
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
賢士程行於不肖。○先慎曰。程量也。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先慎曰。乾道本而作以。改從趙本。昔關龍逢說桀
而傷其四肢。○盧文昭曰。張本作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

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危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蔽下有於字。今據補。今人主非肯用法律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盧文弨曰：飭，張本作飾。古通用。顧廣圻曰：此篇皆商子斬令篇文。先慎曰：秦本商子作飭，與此同。

飭令則法不遷。○先慎曰：商子法不遷，作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先慎曰：售當作害，形近。而誤。商子作害，是其證。然後斷定其

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顧廣圻曰：曲當作由。以五里斷者，王罪如此者，王也。○先慎曰：此謂行法之速也。五里斷，九里斷者強，亦能斷，則其國必強。舊注并王而言，誤。商子九作十，宿治者

削。○宿置也。若委置，以刑治，以賞戰。○顧廣圻曰：三字厚祿以周術。○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周作用按。國無

姦民。○先慎曰：乾道本作行都之過。顧廣圻云：今本作則都無姦布。○先慎曰：市物多末衆。○先慎曰：乾

國無姦民，先慎按：商子正作國無姦民，今據改。則都無姦布。○先慎曰：市物多末衆。○先慎曰：乾

案依商子，是也。今據改。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顧廣圻曰：震

先慎曰：上爵字當重商。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先慎曰：意林毋授官

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顧廣圻曰：成讀為盛。商子斬令篇作盛

去強解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顧廣圻曰：見字當衍。有當此謂以治去治，以

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顧廣圻

富見商子。朝廷之事。小者不毀。○先慎曰：商子小作少。下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先慎曰：善言也。商子辟作辯。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王謂曰：此以下皆當依本書用人篇改正。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顧廣圻曰：道莫負乘宮之責於君。○顧廣圻曰：乘宮用人云兼官。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顧廣圻曰：用人云：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顧廣圻曰：言此謂易攻。字涉上文而衍。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上愛民。即下以刑。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今本民下有字。按此當有改從今本。利出一空者。曰空。讀爲去刑義。○先慎曰：乾道本民下無不字。顧廣圻云：利出一空者。曰空。讀爲孔。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王先謙曰：平日臨事又大爲。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至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案。商子亦不重。今據刪。重者不來。此謂禁制以使之。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至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案。商子亦不重。今據刪。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先慎曰：此下當有其國必削對文。罪重而刑輕。二字。張本倒。下同。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民利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顧廣圻曰：喜其亂。藏本同。今本無其字。誤。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

道於不可亂之術。先慎按敵。即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先慎曰。飭令篇辟言。不得以相干。即其義。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先慎曰。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顧廣圻曰。夫當作大。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顧廣圻曰。天字當衍。是以君人

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制祿作祿制。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

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顧廣圻曰。藏本同。而好惡者上之所

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先慎曰。乾道本掌作賞。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賞作掌。今據改。事實不宜失矣。○王先

宜乃宜。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

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異以為分

○先慎曰。乾道本異以作以異。盧文昭云。異以二字。舊倒。今從張本。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

不敢胥賞。○先慎曰。胥與須。古今字須俟也。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是何也。○先

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

今本何下有也。字今據補。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

孫詒讓曰。此當云。然則微姦之法奈何。此篇首以法重發端。以下至篇末。法字凡十五見。此去亦即法之

云謹微察之亦以微為體與此正同微姦之法謂司察姦人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盧文弨曰規張
之法也之非衍字藏本今本道字固後人臆增顧校亦未允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本作闕顧廣圻曰
規讀為闕與下文互易其情者也句有誤先慎曰微姦之法務令人彼此闕則使相關奈何上當有然字
察其隱情也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十字為一句顧氏句讀未明故疑誤則使相關奈何上當有然字
此與上然則微姦之法奈何句法一律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關顧廣圻曰惟恐不得

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己而闕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王

先謙曰誅則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顧廣圻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

必刑則連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顧廣圻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

先慎曰乾道本注故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過先慎曰乾道本過

曰作人則改從今本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過先慎曰乾道本過

形相近乾道本因誤為適趙用賢改則毋過三字為得人之情談顧廣圻謂適敵同字亦未見作過之本

從而為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

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崎功之循約者難知王先謙曰崎功謂偏崎不管理者如讓奪增級之

慎曰乾道本難作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雖作難先慎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盧文弨曰刑舊是以刑

按難字是下文所謂循約難知即承此而言今據改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盧文弨曰刑舊是以刑

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王先謙曰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
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
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盧文弨曰實故舊倒藏
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惑乎貳今本實故作實按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句有誤王先謙曰睿其二字當衍故實是也至字誤

○先慎曰。法定。當作釋法。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而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顧廣圻曰。不分當作分不。先慎曰。顧說非。白下脫黑字。用人篇。如黑白矣。皆有黑字。是其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三版

(34119)

國學基
本叢書
韓非子集解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集註者 王先慎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